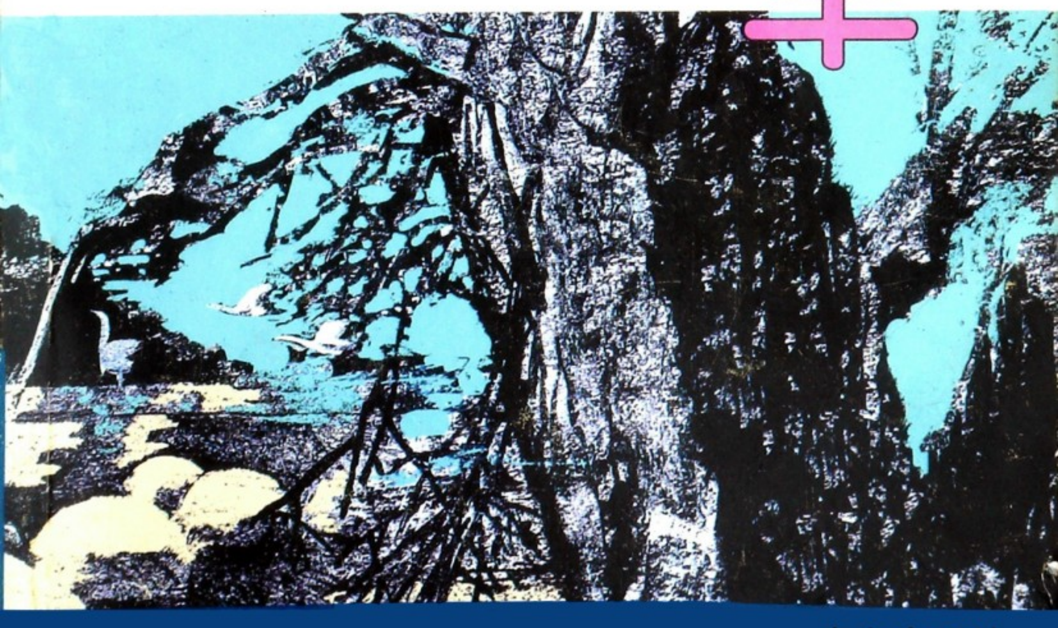
白桦林译丛

天鹅列车

天然诊疗所
好狗莱依
冒险与好奇心
林中之谜
动物与音乐

王汶 编译



青岛出版社



王汶　祖籍江苏，1922 年生于北京。资深翻译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俄文、英文翻译工作，译作中许多是给小朋友读的，包括童话、科幻、科普、故事、小说等数百万字。她的译著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她的人格受到广大读者的崇仰。



天鹅列车

青岛出版社

王汶 编译



内 容 提 要

本书向读者讲述了动物王国里千奇百怪的趣事。有野猪的泥疗诊所、蚂蚁医院、长翅膀的外科医生等；有描述动物的惊人耐力的故事；有讲述好狗莱依如何忠实于主人，冒着生命危险与狗熊傅斗，与强盗搏斗，既当保姆，又当卫士的动人故事。读了动物气象员，你可以知道动物预测自然灾害的本领，假如你有幸到大森林去旅行，可别忘记通过这些动物的习性来判别未来的危险及早预防呀。动物们没有忘记提醒人类时刻注意自己的绅士风度，它们不仅有冒险和好奇心，还会悠闲地欣赏音乐，关键时刻，它们也会和人类一样肝胆相照。

目录

白桦林译丛

天然诊疗所……(1)

惊人的耐力……(19)

好狗莱依……(45)

惊慌万状……(73)

动物气象员……(103)

冒险与好奇心……(181)

林中之谜……(203)

动物绅士……(217)

动物与音乐……(256)

肝胆相照……(268)

天然诊疗所

受罪的治疗

春天早已来到，连最后一批候鸟——杜鹃和夜莺都飞来了。但是，野猪还时常跑到宽敞的林边草地上来。冬天，猎人卡拉钦格尔总在那儿放食物喂它们。

那天早上，两只公野猪在草地上大战一场，长达好几分钟，尖叫声、呻吟声，响得惊天动地。是它们分食不均？——是为了最后一根玉米穗，还是为了最后几颗大麦粒？得去瞧瞧！

看脚印子，两只大公野猪是从对面的丛林里过来的。它们先在草地上东一处、西一处掘了一会儿，慢慢地彼此越走越近。它们都没有找到玉米，情绪坏透了。后来，也许一只公野猪找到几颗剩下的麦粒，它津津有味地大声吧嗒着嘴，把另一只公野猪刺激得忍无可忍。

两只公野猪恶战一场后，钻进芦苇丛里去了，

在草地上留下几滴鲜红的血。这场架，打得可真够厉害！为了一点玉米穗或大麦粒，值得这样拼命吗？何况眼下正是春天，周围的食物多着呢！

真想知道，这两只爱打架的公野猪是上什么地方去？

它们穿过芦苇丛，虽然彼此离得很远，但是却朝同一个方向走。

走了大约 3 公里，足迹通向咸水湖——丘什卡—阿拉尔湖的岸边。冬天，野猪总在这儿洗咸水澡；它们打完架后，用盐医治伤口。猎人们知道野猪的这种“泥疗诊所”在什么地方。一个“泥疗诊所”在湖右岸上的一棵大香柳树下。经常有几只喜鹊落在那棵大树上，喳喳地叫着。它们在议论野猪洗盐水浴治疗伤口的方法。野猪发出的痛苦尖叫声，隔得老远都能听见！

在湖的另一头，也有喜鹊在喳喳乱叫。那边有好几个“泥疗诊所”。看来，另一只爱打架的野猪，是上那儿泥疗去了。

现在，一只苍蝇也不敢落到涂了盐的伤口上去产卵了。这个好办法是谁教给野猪的？

千百年来，野猪逐渐学会了用盐医治伤口的本领。最初，那完全是偶然的巧合。后来，少数观察力极强的野猪祖先注意到，盐对伤口有很好的医疗效果，于是它们每次受伤后，就开始有意识地使用这个治疗方法了。就这样，那些最聪明的野猪活了下来，并且把自己治伤的经验，作为遗传的记忆，留给后代。

蚂蚁医院

天气热得要命，很久没有下雨了，这哪里是采蘑菇的天气！但是，一个喜欢采蘑菇的人赶上公休日，在家里又怎能待得住呢？也许在森林的小宽谷里还会有潮湿的地方，有潮湿的地方就有蘑菇！于是，我提了一只空篮子，在森林里遛了整整两个钟头。亮光从前面的树木间透过来。一条宽宽的林间通道，把松树林分为两半。我走到通道上去，在这里经常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事物。我蹑手蹑脚地躲到一棵粗大的松树后面，朝外张望着。果然，我看到了一件极有趣的事。它使我得到了补偿——我提着空篮子白遛一天都值得！离我不远，地上有个蚂蚁窝。

一只乌鸦伏在蚂蚁洞上，一个劲儿扑腾。起初，我还以为这只乌鸦是受伤后摔在蚂蚁窝上了。我担心：蚂蚁群会不会把它活活咬死、吃掉？我再定睛仔细一瞧，才惊讶地发现，乌鸦完全是自觉自愿地趴在蚂蚁窝上扑腾——它一会儿朝左侧躺，一会儿朝右侧躺，像母鸡洗沙浴时那样扑翅膀。它身上爬满了蚂蚁，看来，蚂蚁正在毫不客气地从四面八方咬它，但是它心甘情愿地默默忍受着，不仅如此，它还不时用嘴衔起一些蚂蚁，塞到自己的翅膀底下。

原来这只乌鸦在治病！

乌鸦在蚂蚁洞上趴了几分钟后，飞到树上，把身子抖搂干净，就飞走了。

乌鸦是利用蚂蚁来清除自己身上的寄生昆虫。松鸦、椋鸟、鸫鸟以及许多别种鸟，都把蚂蚁窝当做医院。

有翅膀的外科医生

在太梅尔半岛上（太梅尔半岛在前苏联西伯利亚境内——译者），6 月初，一天 24 小时都有太阳。刚到那里去的人会感到奇怪，心想：太阳怎么啦？太

阳当空的时候就躺下睡觉，那多不习惯！

冻原上，生活沸腾起来：云莓开花了；牧草、羊胡子草和其它北方植物。都在急着让种子赶紧成熟。鸟类匆匆忙忙地孵雏鸟。它们必须在短短的两个月里做完这些事情。雌沙鸡早已换上了灰色的夏装。可是雪白的雄沙鸡隔得老远还挺显眼。在矮小的桦树和柳树的背景上，看上去好像有一堆没有化尽的雪，但是上面翘起一根深褐色的脖子，脖子上有个小小的鸟头。雪鹀在唱，鹬鸟在尖叫，湖里有无数野鸭、大雁和天鹅。这是哈唐加河左岸最热闹的时期。

大批的海鸥和贼鸥，像白茫茫的暴风雪似的在一个地方盘旋，它们一会儿落下，一会儿又飞起。原来有一大群野生的北方鹿，密密麻麻地聚集在那里，低着头。海鸥和贼鸥飞到北方鹿的背上，走来走去，从它们的背上和身体两侧啄下一撮一撮的毛。海鸥和贼鸥使劲地啄。这可不像蚊子叮！但是北方鹿却温温顺顺地、安安静静地站在那儿，这真叫人奇怪！使用倍数极大的望远镜，才能看清其中的道理：原来海鸥和贼鸥在给北方鹿治病！北方鹿在耐

心地忍受海鸥和贼鸥这些外科医生给它们动手术。牛虻幼虫从北方鹿的皮下钻出的日子到了。它们在北方鹿的皮上打个洞，钻出来，掉在地上。几千年来，海鸥和贼鸥已经掌握了准确的时间——知道什么时候最容易将牛虻的幼虫从北方鹿的皮下面啄出来。把又肥又硬的幼虫从皮下掏出来时，北方鹿会感到很疼的。因为做这种“手术”对，既不打麻药针，也不用冷冻法。但是北方鹿乖乖地忍受着，只在有翅膀的外科医生从它们的皮下拉出幼虫的那一瞬间，才打个哆嗦。北方鹿密密匝匝地聚在一起，鸟医生们不需要在冻原上到处去找它们。

聪明的黑额伯劳

一年夏天，我跟着一位老爷爷和他的孙子一起去捕鱼。半道上，我们在外伊犁山脉（外伊犁山脉在前苏联中亚细亚——译者）一条很深的峡谷里过夜。早晨，真不想从睡袋里出来！可是，还得往河边走啊！低低的朝阳把岩石染成各种奇怪的色调。地衣的颜色也不同：生长在朝南山坡岩石上的地衣是鲜橙色的，活像大火的反光；而生长在峡谷朝北一

面岩石上的地衣却是银灰色的，宛如月光下的风景画。在峡谷底部的泉水两旁，长满了茂盛的青草。

“爷爷，我找到一个鸟窝！”少年喊了起来。

老爷爷走过去，把鸟窝拿在手里摆弄着，断定这是黑额伯劳的窝。

“你从哪儿找到的？”爷爷问道。

“就在那棵野苹果树上。窝是空的，雏鸟已经飞出去了。”

当时，老爷爷什么也没再说。但是当篝火冒出缕缕轻烟，我们坐在火旁喝热气腾腾的茶时，老爷爷却嘟嘟囔囔地自言自语道：

“真聪明！”

“谁真聪明？”

“那只鸟窝的主人呗！”

“黑额伯劳？”

“说的就是它。你瞧它多聪明——它的窝整个是用艾蒿编成的。任何一只吃绒毛的昆虫，也不敢去打扰窝里的雏鸟。因为所有的小昆虫，都怕艾蒿，就像蛀虫怕臭樟脑一样！”

这件事也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发现，在一棵繁

茂的带刺野蔷薇的灌木丛里，有一个赤背伯劳的窝。窝里的雏鸟也已经飞出去了。我把那个鸟窝取下来瞧了瞧，窝里竟连一根艾蒿也没有。两种不同的伯劳，住得这么近，可是做窝的方法不一样。伯劳的种类很多，除了黑额伯劳之外，还有红头伯劳用艾蒿做窝。其余的伯劳还“没有学会”这样做。

椋鸟除虫

今年冬大，爷爷在菜园旁边的一棵大杨树上，挂了一个椋鸟巢。他告诉我们说：

“一对椋鸟，在喂雏鸟期间，能消灭掉 1200 平方米大的菜园里的害虫。我们的菜园正好有这么大。我计算过了。”

爷爷的椋鸟巢刚挂上，麻雀就钻进去住下了。它们还衔进去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垫窝。椋鸟飞来后，马上将麻雀轰了出去，把不受欢迎的房客衔进去的铺垫物也一起扔了出去。但是，在椋鸟巢的墙缝里，留下一些寄生昆虫。麻雀很不爱干净，所以寄生昆虫就在麻雀的邋里邋遢的窝里住下了。

一天早上，奶奶两手叉腰，对爷爷大嚷大叫：

“你干嘛把椋鸟招引到我们菜园里来了？你还给那捣乱鬼挂上小房了。你瞧瞧：你的椋鸟闹得太不像话了！”

从窗口可以看到，椋鸟从菜畦上拔出一棵一棵的西红柿秧苗，衔进椋鸟巢里去。

“老头子，你看见了吧！我把木箱放在窗台上，培育西红柿秧苗，忙活了一个春天。可是它们一个早上，就拔掉这么多棵！你听见了吗？”奶奶大发雷霆。

“真奇怪！想不到它们会干出这种事情！”爷爷感到很不好意思，喃喃地说，“算了，你别生气了。日后椋鸟一定能将功赎罪。星期日，我到集市上去，买几棵西红柿秧苗赔你，给你补种上，再给你挡好，不让淘气的椋鸟再去捣乱。”

其实西红柿秧苗也不需要再遮挡了，因为椋鸟不再拔了。过了一天一夜，那些衔进椋鸟巢里去的西红柿秧苗，也都被它们从窝里扔出来了，只是已经变得又枯又蔫。原来，蔫了的西红柿秧苗发出的香精油味，把住在椋鸟巢墙缝里的所有昆虫都给熏跑了。现在掠鸟从早到晚都在忙着往巢里衔稻草和

羽毛垫窝哩。

治病的盐土

夏季，在准噶尔阿拉套山系的山坡上，到处飘溢着鲜花、绿叶和潮湿泥土的芳香。蜜蜂在花朵上面嗡嗡地飞，螽（zhōng）斯在草丛里唧唧地叫。

一匹高大的老马鹿，像座雕像似的呆立在光秃秃的斜坡上。已经是凉爽的傍晚，该填饱肚子了。但是，这匹老马鹿还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只偶尔战栗一下——它从头到脚的样子都说明它生病了。它生病的原因，是因为夏天青草里的盐分太少。

南方的黄昏来临了。夜的黑暗从树木底下爬了出来，也从狭窄陡峭的峡谷里爬了出来。传来了蚊母鸟连续不断的啼啭声。过了一会儿，它好像拍手似的啪啪地扑起翅膀。山坡上石头缝里的蟋蟀唱起歌来。

马鹿从麻木中清醒过来，高高地仰起头，竖起耳朵，一面使劲地嗅着周围的气味，一面朝下走去。

天很快就黑下来了，马鹿在峡谷底快步奔跑着。月亮出来了，月光照亮了林边草地。马鹿到了

林边草地上，跑得更快了，等跑进云杉林的阴影中后，才放慢脚步。从山上吹来凉习习的风，不知有个什么重要的原因，促使马鹿一改平时的习惯，顶着风走去。

马鹿走到云杉林的尽头时，停了片刻，小心翼翼地兜了个圈子，走进旁边的一条小峡谷。前面的小峡谷里，有危险没有？那儿只有一只角鸮，隔一会儿发出一阵单调的叫声，还有几只蝙蝠的黑影悄没声儿地掠过来，掠过去。野苹果树在夜风里抖动着枝叶，像披着破碎的披巾似的，发出轻轻的沙沙声。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马鹿把腿高高抬起，又垂直地放下，悄悄地顺着峡谷往上走。看上去，这只高大的动物不像在走路，而好像是在云中飘浮。

马鹿走到林中空地上的一棵大云杉树下，站住了，张大鼻孔嗅着。它朝前一扑，弯起两条前腿，跪在地上，又啃又舔那盐土地。这块地周围的青草，已经被其他的鹿和狍子踏平了。

神秘的羽毛

哪个猎人不认识尖嘴的凤头䴙䴘（pì tí）呢！它的两条腿长在尾巴旁边，它不会像别的鸟那样在地上走，只能游水和潜水。凤头䴙䴘的窝漂在水上，它在那里孵出雏鸟。然后将雏鸟背在背上游来游去，甚至还背着雏鸟潜水。

在凤头䴙䴘的胃里，经常可以找到它吞进去的羽毛。但是，要知道，凤头䴙䴘只吃鱼和植物。那么，它们胃里的羽毛是从那儿采的呢？从上一世纪开始，鸟类学家们就在文章中提到过这种现象，但是谁也解释不清楚其中的道理。

8 月里一个晴朗的傍晚，湖上到处响起枪声，打猎的季节来到了。我坐在一条小船上，躲在芦苇丛中，手里端着猎枪。旁边的广阔水面上，浮着几只橡皮做的假鸭子。两只野鸭上了当，落在假鸭子旁边。我的枪加入了猎枪大合唱，发出很响亮的“砰”的一声。

过了一个多小时，没有野鸭再飞过来。夕阳低低地悬挂在芦苇丛上面。几只大蜻蜓在空中飞翔，

有绿的，有蓝的，还有棕色的。猎枪立在船头，被太阳晒得热乎乎的。蜻蜓不时落在猎枪杆上，透明的大眼睛映照出湖上的景致。

忽然，一只大凤头鸊鷉从假鸭子当中的水里钻了出来。它把带凤头的脑袋转来转去。显然这几只纹丝不动的橡皮鸭子使它感到莫名其妙了。它的脖子很细，两颊上有棕黄色的“络腮胡子”；只有脑袋、脖子和一小块弓起的背露在水外。凤头鸊鷉警觉地转悠了一会儿，往水里一钻，就不见了，在镜子般的水面上荡起一圈圈的涟漪。涟漪消失后，没有什么东西会再令人想起这只凤头鸊鷉了。

这时，一阵微风把我刚才打死的两只野鸭吹到芦苇丛旁去了。忽然，刚才那只凤头鸊鷉像个影子似的竟悄没声儿地从两只死野鸭当中钻了出来。它开始用嘴拔野鸭胸脯上的羽毛和绒毛，然后啄食羽毛下面的肉……原来如此！凤头鸊鷉不仅吃鱼和植物，而且还吃禽肉！肉在胃里消化了，羽毛却留下来。猛禽会吐出骨头和一团一团的羽毛，凤头鸊鷉却不会。也说不定凤头鸊鷉吞进肚里去的羽毛，能

像石子、砂粒和其它硬东西一样?

那天晚上，我没有再放枪，带着一只打死的野鸭回家去了。但是我非常满意，因为我解开了凤头鸊鷉胃里为什么有羽毛这个谜。不过，我又想：这一次我看到的事情会不会是偶然的?

动物园里的一场风波

阿拉木图（阿拉木图是前苏联哈萨克共和国首都——译者）动物园的大门口，有人在吵，一位女游客怒容满面地要意见簿；别的游客也跟着直嚷嚷：

“太不像话！你们把鸟饿得吃起石头来!”

“你们怎么不给动物水喝？！”

“拿意见簿来!”

这时，动物园的动物学家说话了，他心平气和，一点也不着急：

“同志，请指给我看看，哪几只动物饿得吃起石头来了？”

“走，我指给您看。不过，告诉您，您可得好好记住今天的事，我是个新闻记者……”接着，她说出一种首都报纸的名字。



戴眼镜的女新闻记者朝胡兀鹫的笼子走去，一群游客议论纷纷地跟在她后面。胡兀鹫是一只巨大的鸟，它的翅膀足有两米长，它正神情高傲地蹲在它的笼子里。它对那些闹闹哄哄的游客完全不屑一顾，但它一眼就认出了动物园里的动物学家，立刻若有所思地望着他，因为他们彼此早已处得很熟了。

“我亲眼看见这只红眼睛鸟吞下一块鸡蛋大的石头!”女新闻记者用检察长的语调说。

“我相信您说的话。”科学家回答，“这种胡兀鹫有时候吃石头，第二天它就屙出来。可是，您瞧，今天早上喂它吃的肉，它还没吃完呢，剩下这么多。这说明它很饱。”

“是吗？这我可没注意到。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女新闻记者不好意思地说。

“这只猛禽，在我们动物园里已经住了 32 年。虽然我们总喂它带骨头的肉吃，可它还是缺少某些矿物质。显然这些石头里含有它所需要的矿物质。它所以吃石头，其实是在给自己找药治病。另外，您瞧见哪个动物笼子里没有水呀？”

“我没注意饮水器里有没有水，我只是看见狐狸口渴得拼命舔铁笼子的栏杆。”

“动物园里的动物，不光这只狐狸舔铁栏杆。”动物学家回答道，“别的野兽有时因为身上缺少矿物营养，也用这个办法给自己治病。它们在大自然里生活的时候，没有这种情况，只是长期关在笼子里的时候，才发生这种情况。”

动物学家走到一只大棕熊的笼子前面，说道：

“每次一下雨，这只熊就把爪子伸到笼子外面，接从房顶上流下来的雨水。把爪子舔干净后，再伸出去接雨水。看来饮水器里用氯净化过的水里，缺少熊所需要的某种营养物。”

这时，在林阴路的另一边，一只浑身有斑点的银灰色公雪豹，用两条后腿站了起来，挺直身子，把前爪放在钉有木板的大圆木上，挠了起来。母雪豹正趴在圆木上，长长的尾巴一直拖到地，它聚精会神地望着公雪豹。

“瞧，雪豹磨爪子呢！”一位游客说。

“不错，”动物学家证实道，“这只雪豹在修指甲，在做好随时投入战斗的准备。”

动物学家陪游客们走到林阴道的尽头。女记者答应写一篇文章，报道动物自己给自己治病的事情。

“等一下，这儿还有一个例子！”动物学家大声说。

几只天鹅在水面上打盹儿。一只天鹅把爪子很奇怪地朝后面翘起．这只爪子张开着，黑黝黝的脚掌在雪白的羽毛上非常显眼。

“这只天鹅怎么啦？可怜的天鹅！它的腿大概折了吧？”

“不是的，它在晒爪子，这是日光浴，就像我们在海滩上接受日光浴一样！我们动物园里有一位兽医，我们都开玩笑地叫他‘哎呀痛医生’。当然他给动物治病的本领很大。不过，动物有时自己也给自己治病。告诉你们吧：动物的医学宝库的内容非常丰富，它们会用泥疗法医治风湿病。有些鸟会用羽毛当做填塞物，医治伤口。它们骨折的时候，甚至还会用烂泥和树枝做夹板，用植物的茎当做包扎绷带呢……”

惊人的耐力

猎狗波尔康

那年冬天，是个少见的多雪的冬天。在天山地区，暴风雪不分昼夜狂舞怒号，峡谷里的积雪已深达数米。云杉林里却静悄悄的。

身材高大、面色红润的小伙子叶甫根尼·安德良诺夫和老护林人向山上攀登着。他们牵着两匹马，带着两条狗。越往前走，山坡越陡。

马走着，走着，打起前失来了。两个猎人停住了脚步。白茫茫的雪地上，一个野兽的脚印也看不见。

老护林人带好了枪，说道：

“你看着马，我到那边岩石上去瞧瞧，有没有脚印子。”

安德良诺夫默默地点了点头，疲劳地坐在一块石头上休息。老护林人慢慢地向山上爬去。

年轻的猎人点上一支烟。马站在一旁，低着头，艰难地移动着身子。两只狗在脚边趴下了，可以看

到下面被白雪覆盖着的云杉林。远处起伏的小丘和草原在寒冬白昼的烟雾中隐约可见。

忽然，从远处山坡传来一声枪响。接着，又是第二声，第三声……安德良诺夫急忙把马拴在一块岩石上，迅速往山坡上爬去。在他走到老护林人身旁之前，他数着，一共响了 15 次枪声。老护林人只带了 15 颗子弹。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安德良诺夫匆匆地往岩石上攀登的时候，心里想道。两条用皮带系着的狗跑在前面，拖着安德良诺夫往上爬……

老护林人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望着峡谷底。当安德良诺夫爬到他那儿时，他激动地说道：

“我头一回看见这种事儿！瞧！野猪躲在雪底下。如此看来，那儿的土地没有冰冻，所以才能被它们挖开。不过，上面连一个脚印子也没有，看不出那儿有野猪。”

“那您刚才朝什么放枪呢？”安德良诺夫气喘吁吁地问道。

“雪底下的野猪一碰灌木，雪地上的灌木枝就动弹。我就是朝那儿的雪底下放枪。我把枪弹全打

光了。可是在雪底下的野猪却不知钻到哪儿去了。你再给我一粒子弹!”

“那儿，它们在那儿。”安德良诺夫指着峡谷底，喊了起来。

在远远的峡谷底，几只野猪正从雪里往外钻，顺着斜坡飞奔，一转眼的工夫，就跑到山后面不见了。

“快放狗，也许能追上一只!”老护林人着急地说。

两条狗飞也似的向下跑去，跑到雪地上的一个黑窟窿附近，便拼命大叫起来。斜坡上所有的野猪脚印子，都通向那个黑窟窿。野猪正是从这个黑窟窿里出来，钻到峡谷底的。

两条狗汪汪地叫着，但不敢走到黑窟窿跟前去。等到两个人跑过来时，它们才向前冲去。突然，洞口白雪飞溅，从雪里钻出一只黑色的大公野猪，活像狗熊出窝一样。它一边发出惊天动地的怪叫声，一边凶猛地向狗扑过来。一条狗尖叫着被甩到半空里，又跌落在地上，鲜血立时染红了白雪。大公野猪龇出白晃晃的獠牙，转身又朝黑窟窿跑回去。

但是安德良诺夫及时瞄准它放了一枪。野猪大叫一声，又回过身来闪电般扑向两位猎人。安德良诺夫吓得将猎枪扔在雪地上，伸手拔出掖在腰带上的斧头，但正当野猪准备扑到安德良诺夫身上时，老护林人的枪响了。安德良诺夫刚才给他的那粒子弹打中了野猪。野猪用两条后腿直立起来，然后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上。它被一枪击毙了。

老护林人跑到受伤的狗身旁。狗肚皮朝天躺在那儿，张着嘴大声喘气，玻璃球般的眼睛视而不见地望着主人的脸。它只剩下一口气了。

“波尔康！波尔康！怎么会这样呢？”老人简直不像在说话，而像是在痛苦地呻吟。

波尔康的尾巴抖动了一下，它想摇尾巴，但是办不到了。显然它还没有完全失掉知觉。

老护林人转过头去——他实在不忍心再看这只濒死的爱犬。多年来，他们在一起经历了无数次危险，分享过一小块面包，在篝火旁一起度过了许多个夜晚……

两位猎人将死野猪切作两半，拖出峡谷底，那两匹马就站在通往谷底的陡坡上，却怎么也不肯走

下来。它们一边打响鼻一边往后退，还拼命向旁躲闪。经验丰富的老人用套马索将两匹马的四条腿各绑在一起，又将马嘴套上，也系在套马索上。这下子，两匹马完全无力反抗了，惊恐地眨着眼睛，一个劲儿打响鼻。猎人将这两匹马从山上推了下去。马向下滑去。扬起的雪尘遮住了猎人的视线。

但是，等两位猎人走到峡谷底部时，却找不到那两匹马了。原来它们陷进了深深的积雪里。两位猎人把马从雪里刨出来，给它们解下套马索，费了很大的劲，才把死野猪载到马背上。

这些事情花费了两位猎人很多力气和时间。当他们陷在松松的齐腰深的积雪里，举步艰难地往回走时，天色已晚。载着重东西的马不时举起前蹄，直立起来，向前跳几步，然后又几乎完全陷在雪里。

他们就这样走走停停，到天大黑下来的时候，最多才走了两公里路，峡谷却有十来公里长，走完这道峡谷，才能来到大道上。周围净是岩石和积雪，连一棵小灌木都看不见。天气这么冷，如果不点篝火，在雪地上过夜是很危险的。

走到峡谷拐弯的地方，在冬夜浓浓的黑暗里，

出现了黑黝黝的树影。那是云杉树。云杉树下干树枝很多。这正是猎人需要的东西。

在熊熊的篝火旁，两位猎人给马卸下了驮子，可怜的马不得不饿着肚子熬过这漫漫长夜。

两个猎人使用通枪膛的通条烤熟了几块肉，算是吃了晚饭，然后在篝火旁躺下休息。他们困极了。

下半夜，猎人被一阵凶猛的野兽咆哮声吵醒了。狗竖起身上的毛，在黑暗里恶狠狠地对叫了起来，还焦急地用后脚刨着雪，雪被扬到即将熄灭的火堆上，发出嗞嗞的声音。没有听到主人的命令，它不能往前冲。

两位猎人急忙抓起枪，又向篝火里添了一些枯枝。火苗一下子蹿得老高。现在可以看清楚了：一只野兽在向他们走来，已经离得很近。它的两只眼睛被火光映得一闪一闪。

老护林人用枪瞄准了那只兽。但就在这一刹那，从篝火里爆出一个特别亮的火花，老人不由得愣住了——原来朝火堆爬过来的，是波尔康！它还没有死！它竟鼓起了身上最后一点力气，追上了主人，现在它虚弱无力地摇着尾巴，抱歉地望着主人

的眼睛，仿佛在请求主人原谅。

老护林人把波尔康抱在怀里，差一点哭出来。他把波尔康抱到火旁烤火，爱抚着它，一面暗暗地责备自己。

波尔康暖和过来了，两位猎人没有办法将它的伤口缝合，只好从衬衫上撕下一条布，把波尔康破裂的腹部严严实实地包扎上。他们为波尔康差不多一直忙到天亮。眼看波尔康越来越弱，它对周围的一切越来越不感兴趣。失血过多和过度的紧张在迅速促成死亡的来临。

天一大亮，两位猎人便又将死野猪载在马背上。老护林人把枪递给安德良诺夫。

他的意思是说："你给波尔康一枪吧！我们没法抱它回去。反正它也活不了几分钟了，何必让它多受罪！我牵着马往前走，你在这儿……给你枪，你倒是拿着啊！"

"不行，爷爷，我下不了手。它像个人似的瞅着我，好像它心里很明白，给它判死刑了。"安德良诺夫走到一旁，斩钉截铁地回答。

波尔康仿佛真的明白了主人说的话，它把尾巴

夹在两条后腿之间，紧贴在它扎着的肚皮上，用内疚的目光凝视着主人的眼睛。

“我就更放不了这一枪了!”老护林人闷声闷气地说。

两位猎人茫然而不知所措地站在波尔康身旁，不知该采取什么措施。

后来，他俩在波尔康的嘴旁边放了一大块野猪肉，又往篝火里添了许多枯树枝，决定先回家去，再用别的马来接波尔康。

冬天的白昼很短，他们走了整整一天，才走上大道。到了午后，又累又饿的马不时跌倒在雪堆里起不来。两位猎人不得不给它们卸下驮子，拉它们起来，再重新把东西驮上。这很费时间。

等他们好不容易走出峡谷，来到牧羊人过冬的住所时，天已经黑了。剩下了最后的 1 公里路，马闻到了干草的气味，急得在雪里跳了起来，使出最后一点力气，不停地朝前跑去。

两位猎人在烧得暖暖和和的小屋里喝热茶，暖和了过来。安德良诺夫躺在羊皮袄上，点起一支烟抽。老护林人却站了起来，穿上外套，他向牧羊人借

了一匹马，想顺着脚印寻路回去接波尔康。

这时，院里的狗齐声叫了起来。牧羊人跳起身说：

“有人来了！可别让那几条该死的狗咬着!”他说着，走了出去，砰地关上了门。

“去，去，别叫!”他大声喝道。狗立刻不叫了。但是过了半天牧羊人还没进来。老护林人刚想出去看时，门开了一条缝，牧羊人从外面叫道：

“同志，请过来一下!”

老护林人出去了。

“这么晚，有谁来呢？”安德良诺夫想道。但是院子里又静了下来，跟原来一样静悄悄。

忽然，门打开了，从外面涌进一团寒冷的雾气，在雾气中，老护林人抱着波尔康走了进来！这真叫人难以相信！原来这条受了重伤的狗跟在主人后面爬了回来。老人的眼眶里闪着泪花。

老护林人为波尔康忙了一夜。他用温开水给波尔康把肚肠洗干净后，又塞进肚子里，再用缝鞋的大针和线把伤口缝上。第二天早上，他将波尔康抱回离牧羊人的小屋 12 公里远的森林哨所。

安德良诺夫回城里去了。翌年春天，他路过森林哨所时，顺便去看看老护林人。波尔康欢天喜地地一边尖叫一边摇尾巴，在哨所的门前欢迎他，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似的。

母狼改变了性格

早晨，动物园的管理员发现笼子里的母狼不见了。天花板上有个大窟窿，说明夜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在动物园的一个僻静角落里，找到了这只母狼，便拿来一面大网子，从四面八方把母狼包围起来。这只母狼十分凶恶、暴躁，因此大家小心翼翼地向它逼近。母狼龇着牙，浑身打战，趴在地上。忽然，它疯狂地往前一扑，冲破了网子，跳过了 3 米高的围墙，逃到大街上去了。

动物园在郊区，母狼的足迹通向一座树林里去了。

动物园的人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这只逃走的母狼。只有动物学家一个人，还端着枪到处找，一路打听所有碰见的人。他继续在峡谷里和灌木丛间搜寻。他想，不管怎么样，也得把母狼找到并打死它。



否则这只凶猛的野兽可能要在郊区干不少坏事。

动物学家走累了，坐下休息时，突然从附近的小树林里传来了家鸭惊慌的叫声。动物学家急忙朝那里跑去，只见母狼衔着一只白色的家鸭，从灌木从间蹿了出来，它一瞧见有人，立刻把咬死的鸭子扔在地上，又逃回灌木丛里。在慌乱中，动物学家来不及瞄准，就放了一枪。鲜血淋淋的足迹把他带到一条很深的峡谷前，便出乎意料地中断了。动物学家深入峡谷找遍了各处，也没有找到那只母狼。

两个星期过去了，听不见一点母狼的消息。人们想，也许它已经死了，也许它跑到远处去了。

但是，一天早上，动物园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电话是郊区的集体农庄主席打来的。他说：

“请派人来接你们的狼吧！我们把它逮住了……”

半小时后，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乘汽车来到集体农庄的一个旧板棚前，母狼用皮带拴着，关在板棚里，它瘦得皮包骨头，简直不像样子了。

母狼看见人时，有气无力地摇了摇尾巴，那副神气完全像一只狗。

原来这只母狼是被一个 8 岁的小男孩找到的。当时，小男孩正在板棚附近的灌木丛旁玩，忽然看见一只瘦得要命的狗（他以为那是一只狗!）摇摇晃晃地走到他身边，躺在他的脚下，小男孩摸了摸它，解下自己腰间的皮带，拴在它的脖子上，把它牵进板棚里去。当成年人看见这只温顺、虚弱的“狗”时，立刻认出它是一只狼，便拿来枪，准备打死它，但是母狼安安静静地卧在板棚里，一个劲儿摇尾巴。

“这准是不久前从动物园里逃走的那只狼。”有一个人猜到了。

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毫不费劲地把母狼放进了汽车，拉回动物园去了。动物学家朝它放的那一枪，使它受了重伤。它躺在荒僻的丛林里，病了很久，瘦得不像样子了，最后变得异常温顺和信任人，自己走出来找人。

一个月以后，母狼完全恢复了健康。它在动物园里生活了许多年。它变了，温顺得像一只狗。

枣红马新尔科

我和猎人高沙两个人，在天山北部的云杉林

中，沿着陡峭的小路向上登攀。矮墩墩的长鬃枣红马新尔科，驮着背包、睡袋和帐篷，跟在我们后面。我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考察狩猎区云杉的产量。

天山山脉的云杉林，很像北方的针叶树林。在林边草地上，一只母黑琴鸡咕咕叫着，噼里啪啦地扑着翅膀飞了起来，但马上又在附近落下，拖着一只翅膀，一跛一跛地向前跑去，还不时停下来，回头瞅我们。

“它这是假装受伤了，想把我们引到离它的小雏鸡远一些的地方去。”高沙笑着说。

我们离开小路，绕过林边草地走去，免得惊扰这个黑琴鸡的家庭。

遍地都是繁茂、齐腰深的草——大黄和高大的伞形科植物；黄鹀像散落的鲜黄的斑点，在草丛间闪动。它们快活地唱着，侧身落在草茎上，压得草茎弯了下去。到处可以看到野猪掘松的泥土和马鹿、狍子留下的足迹。在一个老树墩旁，有一个被狗熊挖得乱七八糟的蚂蚁窝，狗熊在那里留下了痕迹。

我们在云杉林边搭帐篷过夜。太阳刚刚升起，我就醒来了。周围的一切都被露水浸得湿漉漉的，

小草上的露珠像小灯笼似的闪烁着。下面的峡谷里，烟雾缭绕。黄嘴的阿尔卑斯穴鸟在空中嬉戏，你追我赶地鸣叫着。云衫林醒来了：交嘴鸟和星鸟在唱，山雀在尖哨，啄木鸟在干枯的云杉树干上大声“笃、笃”地敲。

长鬃枣红马没有待在帐篷旁的草地上。

“高沙，昨晚您没有把马拴好，它跑了。现在上哪儿去找它呢？”我朝帐篷里喊道。

“它不会离开我的。”猎人从低矮的帐篷里爬出来，被明亮的阳光晃得眯起眼睛，泰然自若地回答。

但是，哪里也找不到那匹马。

“它是我用奶瓶喂大的。现在它总像只狗似的跟在我后而。您瞧着吧！它马上就会来找我的。”

高沙说着，很响地吹了一声口哨，自己却跑到一棵粗大的云杉树干后面躲了起来。

立刻传来了马嘶和马蹄声，新尔科奔驰着，朝帐篷跑过来。原来刚才它在丛林后面吃草，所以看不见它。

新尔科竖起耳朵，鼓起鼻孔，在帐篷前站住了。嗅觉告诉它，主人不在帐篷里。它急忙绕帐篷跑了

一圈，发现主人也不在帐篷后面，便前前后后跑了起来，还不时站住，四面张望，甚至像狗一样闻着附近的草地。它的整个神态都表现出极端的惊慌和担忧。

“新尔科!”高沙叫道。

马听见叫声，好像被抽了一鞭子似的狂奔到主人面前，四条腿一撑，猛不丁站住了，把头探过去，在高沙的肩膀上蹭来蹭去。高沙拍拍新尔科的脖子，给它一块糖吃。

“瞧见了吗?可您刚才还说我没把马拴好，马跑了!我从来不拴它。它不会离开我的，成天跟着我。有时候，它这样做，还使我恼火呢!”

我们在山区的云杉林里走来走去，考察了一个星期。白天，新尔科很听话地为我们驮东西;夜里，它在帐篷旁边吃草;早上，高沙一吹口哨，它就飞奔而来。

我们完成考察工作后，下山回到森林哨所。汽车已在那儿等候我。我忽然想出一个主意，便对高沙说:

“高沙，我需要到伊犁河边的另一个狩猎区去

考察胡颓子（常绿灌木，有刺。晚秋开银白色花，果实次年初夏成熟，红色。——编者）的产量。咱们一块儿去，怎么样？”

“新尔科怎么办？”

“把它放在载重车上运走。我们在那儿住一个星期，再让车去接我们。”

“要是领导同意，我就去。”

“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过了几天，我乘载重车来接高沙和他的新尔科。领导同意让高沙参加调查胡颓子产量的研究工作。

我们在伊犁河边的塔斯伞龙狩猎区搭了个帐篷，新尔科就在旁边的草地上吃草。我和高沙两个人在像绿墙一样耸立的土盖林（土盖林是中亚河谷中的滩林——译者）里遛了三天。奇形怪状的藤本植物或者弯弯曲曲地爬向高大的树木和带刺的灌木，又乱蓬蓬地垂挂下来；或者攀到旁边的树上，又毫无条理地编织、扭结在一起。我们简直无法直着身子走过去，只能身穿防水布衣服，戴上手套，四肢着地，从野猪开辟的那些低矮的通道里爬过去。

晚上，我们钓鱼，在河里洗澡。

第四天早晨，高沙吹口哨叫新尔科的时候，新尔科没有立刻飞奔过来，而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它的身子一侧完全被露水浸湿了。这说明它没有站着吃草，而是躺在地上来着——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整整一天，它都无精打采地跟定我们后面，而且往地上躺了好几次。高沙担起心来了：显然新尔科不太舒服。

我们在河边的树丛旁过夜。晚上，新尔科食欲不佳地吃了一块蘸盐的面包。主人给它的那一小块糖，它也嚼了半天才吃完，就好像那块糖有多大似的。它那副神气，仿佛想说："我只是为了让主人高兴才吃的……"

高沙一夜没有睡好。我也因为意识到自己给他造成了苦恼，而感到很难过，但是，早上，新尔科听见主人的口哨声时，又跟往常一样，欢欢喜喜地跑了过来。这使我们很高兴。

"它准是昨天吃了某种有毒的草。"高沙说道。

不过，到了晚上，新尔科又变得垂头丧气了。

第二天早上，高沙吹口哨时，新尔科没有来。我们找遍了土盖林中所有的草地。高沙又是吹口哨，又是叫，但是他的马活像掉进了地缝似的，完全不知去向了。

汽车来了。我们又乘汽车找了新尔科一天，也没有找着。晚上，我不得不进城去，高沙留下来继续找马。

一星期后，他搭顺路的汽车回城里来了，没有带着马，人瘦了一圈，闷闷不乐。他说：

“我哪儿都找遍了，但是我的新尔科，不论是活的还是死的，都没有找着。看来是被哪个坏蛋偷走了……真想不到我能对一匹牲口产生这么深的感情……”

一年以后，我又到山区的狩猎区去考察云杉林的产量。高沙牵着一匹懒洋洋的马为我们驮东西。晚上，他不得不用三腿绊绳将那匹马拴起来。可是，到了早上，我们还得费好大力气去捉住它。

和头年一样，我考察完云杉林后，需要到伊犁河畔的土盖林去。

“我可以跟您一块儿去吗？”高沙怯生生地问

道。

头三天，工作结束后，高沙就骑着他那匹懒马，沿着土盖林遛到深夜。

“也许能找到新尔科的骨架。”他说。

但是后来，他终于放弃了这个想法。

一天中午，我们在伊犁河畔的帐篷旁休息。锅里炖着用鲜鱼做的鱼汤，香味四溢。高沙的懒马用套索拴着，正在吃草。

两个骑马的哥萨克人从容不迫地赶着一群马到河边来饮水，从我们身旁走过。他们扬起了一片尘土。我急忙盖上炖鱼的锅和食物。高沙很响地吹了一声口哨，朝马群扔过去一根木棍，想把它们撵到离帐篷远一些的地方去。

忽然，一匹枣红马离群跑了出来。它竖起耳朵，打着响鼻，从下风头朝帐篷走了过来。它鼓起鼻孔，闻着空气，然后长嘶一声，跑到高沙跟前，把头探过去，在他的肩膀上蹭来蹭去。

“是新尔科！”

高沙欢喜得忘乎所以了。他搂住马脖子，温柔地叫着它的名字。

两个哥萨克站住了，吃惊地望着这个人与马相逢的动人场面。

“我的马怎么落到你们手里了？你们对它干了些什么事？”高沙继续搂着新尔科的脖子，怒气冲冲地对哥萨克说。

“瞧出来是你的马了。去年夏天，它半死不活，只剩下一口气了，死气白赖非跟着我们的马群走。那时候，它大概是吃克克草吃多了。这匹马不是我们的，你把它带走吧！不过，怎么办？你带走了它，我们马群里就要少一匹马了。”

“把我的那一匹牵去吧！咯，就是用套索拴着吃草的那一匹。”高沙高兴地回答。

他们交换了马，哥萨克赶着马群走了。

“克克草是什么草呀？”高沙把我们的面包全喂了他的爱马，等他稍微冷静下来时，我问道。

“这种植物，学名叫做棘豆。当地的牲口不吃这种植物，可是初到土盖林里来的马就可能因为吃它而中毒死亡。去年，我怎么没想到呢？！”

“幸好新尔科没有死。可不知为什么，它变成了黑鬃黑尾的枣红马？”

“有些马吃了那种草，也可能死里逃生，只是它们的毛色会变得叫人认不出来，就好比粉红色的莺鸟如果长期用大麻籽喂养，它们的羽毛就会变黑的道理一样；如果往金丝雀的饲料里添加红辣椒，它们的羽毛就会变红。”

“当时新尔科躲到哪儿去了呢？我们在哪儿也找不到它。”

“我想，那时新尔科大概感觉出自己要死了，就躲到丛林里去等死。狗便是那样做的。哥萨克人甚至有那样一句谚语：好狗不让主人看见自己的尸体。”

考察的最后几天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我和高沙都一生难忘这最幸福的几天。每天早上，黑鬃黑尾的枣红马新尔科一听见高沙吹口哨，就飞奔而来，像匹小马驹似的又尥蹶（liào juě）子又淘气；要知道，大自然也赋予了动物以欢乐的感情啊！

冻“僵”的小燕子

一群雨燕在山区湖边的岩石间做了窝。我们的帐篷就搭在它们的旁边。雨燕极其响亮的叫声，成

了我们的闹钟。它们一叫，就说明太阳要出来了，我们该起床了。清晨，山上很冷，甚至在炎热的夏季都是如此。早上，雨燕飞得很低，有时贴着湖面飞。太阳将空气晒热后，飞行的小昆虫随着暖空气越升越高。雨燕跟着昆虫也越升越高。

有一天，我们起晚了，因为那天一只雨燕的叫声我们也没有听见！虽然早晨阳光灿烂，天山顶峰的白雪熠熠放光，但是空中没有雨燕在飞。平静的湖面像镜子似的映照出蓝天上稀疏的白云。湖畔墨绿色的云杉映在水中的倒影，清晰得令人分不清哪是树木，哪是影子。

“今天，我们有翅膀的闹钟上哪儿去了？”勘察队长感到奇怪地说，“平时它们不是每天早上叫我们起来么？”

“真的，雨燕全都飞到哪儿去了？”

“同志们，瞧，晴雨计上的气压降到多么低了！快打开收音机听听，马上就要广播天气预报了！”队长说道。

预报将有暴风雨。这一次的天气预报也说对了。还没到中午，狂风暴雨就突然袭来了，天气一下

子变得很冷，我们不得不躲在帐篷里，整天无事可做，闷得难受极了。好容易等到雨停了，我们才站到湿漉漉的岩石上去透透气。寒冷的北风把低低的云吹得在空中疾驰。周围到处是水，只有帐篷里的那块空地才像个能放下睡袋和其他东西的干燥小岛。

空中一只雨燕也没有。一直到天黑，也不见它们出现在岩石缝里的窝旁。这件事引起我们很大的兴趣。我们想：雨燕的雏鸟怎能这么长时间不吃东西呢？

“瓦西亚，你爬到那块悬着的岩石下面的雨燕窝前去看看，小燕子是不是还活着？刮风以前，我亲眼看见，有一对雨燕在那儿飞出飞进。”

年轻的实验员瓦西亚朝那个雨燕窝爬了过去。过了一会儿，传来了他的声音：

“窝里有两只已经冻僵的小燕子！”

“你拿一只出来瞧瞧！”

大家把实验员围了起来。一只小雨燕一动也不动地躺在他的手心里。别人又把这只小雨燕接过来，朝它哈气，看上去它已经死了。勘察队员们将小雨燕的尸体装在一只空纸盒子里。

第二天早上，从帐篷的上空传来了我们熟悉的雨燕叫声，把我们唤醒了。它们飞到湖上去捉昆虫。明亮的太阳晒干了岩石和草地。我们瞧见一对雨燕又在给岩石缝里的雏燕送食物。那个窝里不是还剩下一只死雏鸟嘛！可是我们亲眼看见雨燕父母飞进窝里去了两次。瓦西亚飞也似的向那里跑去。

“小雨燕复活了!”只听见他喊道。

这时，我们想起了帐篷里装在纸盒中的那只小雨燕。小雨燕没在纸盒里。我们在枕头底下找到了它。真奇怪！帐篷里这么挤，昨天夜里我们睡觉时，怎么没有把它给压死！我们都惊讶得不行。

“鸟又不是黄鼠，也不是土拨鼠，怎么会进入休眠状态呢？”

“这件事情跟谁说，谁也不会相信的!”

勘察队长是一位老动物学家。现在所有的人眼睛都望着他。

但是，他把两手一摊，说道：

“我头一回看见鸟休眠。不过，从前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燕子能休眠。他这句话曾被人当做笑话。其实他是正确的。可能他看见过雨燕的雏鸟在阴雨天

休眠！不管怎么样，这些小家伙的生命力有多么强呀！”

好狗莱依

我第一次看见莱依的时候，以为它是狼呢。它和狼一样高，两只耳朵像狼耳朵似的竖着，毛也是灰色的，跟狼毛差不多。只有粗粗的尾巴，伸到背上，卷成一个圈儿。那时我很小，还不知道只有西伯利亚莱卡种狗才有这种尾巴。狼尾巴是沉甸甸地拖在后面的。

奶奶告诉我，莱依是一只狼血统狗。它父母都是西伯利亚莱卡种狗。它祖父是一只真正的狼。后来，奶奶开始讲给我听，莱依有多么聪明，它是个多么忠实和善良的朋友。打猎的时候，莱依是无价之宝，在家里也一样。祖母把它一生的事情都讲给我听了。

我父亲怎样选中了莱依

我父亲是西伯利亚人，他是个猎人和捕兽人。

冬季的一天，他正在西伯利亚原始森林里走着，忽然听见人的呻吟声。呻吟声是从灌木丛里发

出来的，父亲走到那里去看时，只见雪地上躺着一匹驼鹿，已经死了。灌木丛后面，有一个人在挣扎，想起来，却起不来，不住地呻吟着。

父亲将那人扶起来，背进自己的帐篷里去，留他在那里。父亲和祖母服侍了那个受伤的人。直到他恢复了健康。

原来那人是个曼西族（苏联西伯利亚的少数民族）的捕兽人。曼西族人住在西伯利亚乌拉尔那边。曼西族人长得又高又大。体态匀称，都是弓鼻子，都是出色的猎人，熟悉飞禽走兽的生活习惯。不过，那个曼西人因为一时沉不住气，差一点丧失性命。

他打伤了一匹驼鹿。驼鹿摔倒在地上，一阵痉挛，然后一动也不动了。曼西人没留意到驼鹿的耳朵紧贴在脑后，竟朝它走了过去。突然间，驼鹿蹿起来，用前脚拼命踢了他一下，踢得猎人从灌木丛上面飞过去，像个木头桩子似的掉在雪地上。驼鹿的厉害得要命的蹄子，踢断了他两根肋骨。

当西多尔卡（那个曼西人的名字）与父亲分手的时候，对父亲说：

“你救了我的命，我怎么报答你呢？一个月以

后，请你去找我。我有一只狼血统的莱卡种母狗。不久它要下小狗了。你乐意要哪一只，我就送给你哪一只。那只狗会成为你忠实的朋友的。你也将成为它的朋友。你们俩在一起，谁也打不过你们。”

过了一个月，父亲去找他。他的莱卡种母狗下了六只小狗，眼睛还没有睁开。它们在帐篷角落里乱爬着，有几只是黑的，有几只是花的，有一只是灰色的。

“现在你瞧着。”西多尔卡说。他用外套的下摆兜起所有的小狗，送到门外去，放在雪地上，把帐篷的门敞开。

小狗在雪地上挣扎着，一个劲儿尖声叫唤。狗妈妈想向它们奔过去，但是西多尔卡使劲抓住它不放。狗妈妈召唤着它的孩子们。

过了不大一会儿，一只小狗（就是灰色的那只）爬到帐篷的门坎前，翻过门坎。虽然它眼睛是闭着的，却很有把握地一瘸一拐向狗妈妈走去。

几分钟后，第二只小狗才爬到门口。第三只，第四只跟在后面，六只小狗全找到了自己的母亲。狗妈妈舔掉每一只小狗身上的雪，把它们藏在自己暖

烘烘、毛茸茸的肚皮底下。

西多尔卡关上了帐篷的门。

“我明白了，”父亲说，“我要那只头一个回来的。

西多尔卡把灰色的小狗从莱卡种母狗那儿拿过来，递给我父亲。

教　育

我的父亲和奶奶用一只装上了奶头的瓶子把小狗喂大了。

这只小狗少见的活泼。它长出牙齿后，开始啃一切它所看到的东西。但是我父亲对它非常有耐性。他不仅没有打过它，甚至连一句不好听的话都没有对它说过。

莱依长大一些后，开始在村庄里追逐鸡和猫，父亲顶多有时候向它吆喝一声：

“莱依，回来！回来！”

等莱依回来了，父亲就语气温和地对它说：

“哎呀呀，小莱依，你犯错误了！这样可不行。你懂吗？——不行！”聪明的小狗听懂了。它不知不觉

把尾巴一夹，两只眼睛惭愧地瞅着旁边。父亲向祖母说：

“可不能对莱卡狗抬手，做出要打它的样子。主人是它最好的朋友。你只要打它一次，那就完了，要恨你的。只能靠语言来管教它。”

只有一件事，他无论怎样管教莱依，不许它干，也还是改不了它追逐大雷鸟和松鼠的那个爱好。等莱依长大了，跟着我父亲去打猎的时候，它总那样做。

莱卡种狗怎样做呢？它在地上闻出大雷鸟的气味时，就把它撵得飞起来。大雷鸟逃到树枝上去，在树枝上走来走去，按自己的方式从那儿嘲笑和痛骂莱卡种狗。它知道狗不会上树。

一只好的莱卡种狗遇到这情况，会坐下来，目不转睛地盯着大雷鸟，汪汪地叫。为的是让主人知道，它找到了一只大雷鸟，使大雷鸟落在那里了。大雷鸟这时把注意力全集中在莱卡种狗身上，猎人很容易偷偷地走到射程内来开枪。

这种追野禽的莱卡种狗叫做“办小事的狗”。它们见了松鼠也叫。



我父亲却想把莱依训练成“猎兽的狗”，教它专追个儿大的野兽。猎兽的狗就不应该尽注意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不然会怎样呢？当猎人去打驼鹿或者狗熊的时候，原始林里到处都是大雷鸟和松鼠，狗朝它们汪汪一叫，大野兽就会跑掉。

我祖母详详细细地给我讲了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在我全应该知道，因为将来我也要成为一个猎人的。祖母还答应给我买支猎枪，等她攒够了钱就买。

父亲希望莱依是一只猎大兽的狗。可是，莱依只要一闻出松鼠或雷鸟的气味，那么连拖都拖不走它了。父亲只好那样做：他打死一只雷鸟，再打死一只松鼠，全绑在莱依的背上。不管莱依跑到哪儿，它都能闻到雷鸟和松鼠的气味，可是又无法把它们从背上弄去。

过了不久，莱依已经对雷鸟和松鼠腻味得要命了，简直一闻到它们的气味就发烦。当然，它再也不在原始森林里追逐雷鸟或松鼠了。

殊死的决斗

三年以后，莱依成长为一只很出色的猎狗。它

会跑在父亲的前面，在原始林里拦住一只正想逃走的驼鹿。还会从北方野鹿群里撵出一两只野鹿，使它们径直朝主人的方向跑过来。它的力气非常大，有一天，竟咬死一只扑到它身上的大狼。

后来，我父亲终于带着莱依去猎熊了。

他们找到一只大兽的足迹。那只大兽的巨大脚爪，在雨后的泥泞地上留下一个个深深的小坑，使人看了都害怕。莱依全身的毛都竖了起来，但是它勇敢地冲向前去，很快就追上了那只正不慌不忙朝山里走去的熊。

父亲看见莱依一口咬住熊的大腿——毛蓬蓬的“裤子”，当熊迅速回过头，想给它一巴掌的时候，它又动作灵活地跳到一边。

熊刚想继续往前走，莱依又向它进攻。

父亲追上前去，开了一枪，但是仓促中只给熊挂上一点轻伤。熊被激怒了，一下子朝父亲扑过来。父亲没来得及放第二枪，竟被那只骇人的猛兽用脚掌击落了他手中的枪。眨眼之间，父亲已经仰面朝天，被那极重的大兽压在身下。

父亲以为自己准没命了，哪知熊忽然向上伸着

两只前爪，从他身上摔了下去。

父亲急忙跳起身来。

莱依紧紧地咬住了熊的耳朵，悬挂在熊的背上。

世上真没有这样一只狗，能独自打败一只凶猛的大熊。连最勇敢的莱卡种狗，也只敢从后面向这样的野兽进攻。

幸而父亲及时地拾起了掉在地上的枪，在熊咬死莱依之前，开枪打中了熊的要害。熊扑通一声倒在地上死了。

当初曼西族猎人说的话真的证实了，忠实的莱依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救了我父亲的命，我父亲又救了莱依的命。

只剩下奶奶孤单一人

就在那一年，我奶奶亲眼看着父亲死去了。那一回，莱依也救不了他。

那天风非常大，奶奶说，简直是刮暴风。父亲去砍树，树没有朝他原来估计的方向倒下。他躲闪不及，被压在树下，活活地压死了。

奶奶亲手将他从砍倒的树下拖出来，埋葬在原始林里。祖母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周围是原始森林。冬季刚刚开始。河水冻了冰，不能乘小船渡过去了。步行也不成，走不到有人烟的地方。而在父亲搭在自己的猎区中的小房子里，没有很多存粮。

本来奶奶自己也会打猎，弄点兽肉来吃。可是父亲的猎枪被那棵该死的大树压碎了。

怎么办呢?

一天，有一位猎人走进奶奶的小房子。

奶奶一见了他，喜出望外，向他说:

“好心人，把我带出原始森林吧，我将对你感激不尽。”

他回答道:

“行啊，老太太，我带你出去。你可得把你这只狗送给我。”

他说的就是莱依。当时莱依的名声已经传得很远，大家都知道莱依是一只出色的好狗。方圆几百公里外的猎人们，虽然没见过莱依，可是都知道它。

奶奶把眉头一皱，说：

“不行。我这只狗可不能卖。它曾经是我的已去世的儿子的忠实朋友；现在它是我的最好的朋友。你要什么都可以，我什么都舍得给你，就是不能把我的朋友给你。”

猎人怎么也不让步，说：

“你这么大岁数了，还能上哪儿去呢？反正你早晚得给我。”

“算了，”奶奶说，“既然你这人心那么狠，那我就没有必要再跟你说话。你干脆丢下我这个患难中的老太太别管啦！”

那个猎人火了，说：

“不管你说什么，我也要强领走你的狗。”

“你试试看！”奶奶说着，抄起了斧头。

那个坏蛋两手空空地走了。

奶奶说：“我们是硬骨头，我们是西伯利亚的哥萨克。”

尽管是西伯利亚哥萨克，但是原始林可不是城市里的文化与休息公园。到处是密林、沼泽、山丘。积雪齐腰深。暴风雪。在这种情况下，怎么给自己

弄食物吃呢？

以前，父亲每打死一匹驼鹿或一只熊的时候，就当场把它收拾了，掏出内脏，切下一块肉，放进麻袋里，带回家。把剩下的死兽和兽皮收在小仓库里。

捕兽的人都用斧头在原始森林里造这样的小仓库。他们把小仓库安放在一根光溜溜的圆木头上，什么野兽也爬不上去。兽肉，也可以存放在这里，暂时保存起来。因为并不是每一次打猎都很顺利，也有多日一无所获的时候。

父亲告诉过奶奶，他在原始森林里有三个装得满满的小仓库：那里面有驼鹿肉、北方鹿肉，还有熊肉。不过，问题是到哪儿去找那些小仓库？

后来，我奶奶还是想出了办法。

她紧紧地扎上一条皮腰带，把斧头掖在腰里，登上滑雪板，拖了一辆雪橇，向莱依说：

“来吧，莱依！我全指望你啦。你往前跑，指给我看，你主人把打来的猎物都收在哪儿了？你找一找！”

莱依摇摇尾巴，向原始林里跑去。它跑几步，回头瞧瞧奶奶是不是跟在它后面。

聪明的莱依真把奶奶带到小仓库跟前去了！

奶奶把存肉全部用雪橇运回家去后，莱依又带她去看了第二个小仓库。以后，又带她去看了第三个仓库。就这样，她和莱依吃了一冬的兽肉，饱饱地度过了一冬。

春天，冰消雪融后，奶奶往父亲的小船里铺了几张兽皮，又拿了点行装，乘船在小河里顺流而下，走了 60 来公里，来到最近的一个村庄。

在那里，好心人帮助了她，村苏维埃给了她一所小木房子。

我母亲在城里读书，那时我还很小，和母亲住在一起。奶奶和城里通信后，得知母亲病重，赶紧乘火车去看她。等奶奶赶到时，母亲已经去世了。于是，奶奶在世上成了孤单单的一个人，怀里抱着我，但我那时还很小。

我们在城外铁路附近的一座村镇里落了户。

莱依当然始终没有与我的奶奶分离过。

莱依看孩子

我的父母先后去世、奶奶来把我抱走那年，我

还不到4周岁，什么也不懂，简直是个小傻瓜。奶奶说，那时候我别提有多不听话，别提有多淘气了！她带着我，日子可真难过啊！

奶奶当然找了工作，上班了。她把我留在家里，没有人看我。附近没有幼儿园。

奶奶又把这个任务交给莱依。

她想出办法，叫莱依看我。

她把我叫过去，又把莱依叫过去，命令我们俩都坐在椅子上，说：

“你们俩都听着。莱依，我把这位小伙子托付给你，你得照看他。在我上班的时候，不许他胡闹，不许他淘气。明白了吗？”

莱依回答：“汪！”

当然它只是随便“汪”了一声，因为它已经习惯了，问它问题的时候，它总是回答。不论问它什么问题，它都回答“汪”！

奶奶对我说：

“喏，莱依说‘好’！它什么都懂。你必须听它的话，就像听我的话一样。”跟着，她又对莱依说：“等我回来了，这位小伙子干了什么顽皮事儿，你全

讲给我听。明白了吗？”

莱依当然又回答：“汪！”

“小伙子”吓得连动也不改动，老老实实坐在那儿，因为那时我还以为莱依是狼呢。

“奶奶，”我嘟嘟囔囔地说，“我怕它……好奶奶，别把我一个人留下来，让它看！”

“小伙子，你根本用不着怕它。”奶奶皱着眉头说，“莱依是很好、很正直的。喏，你摸摸它。”

我拼命地把小手往回缩，可是奶奶还是拉着我的小手，用它摸了摸莱依的头。

“喏，你要做好孩子，它就对你好。你跟它一块儿玩都行。你扔给它一根小棍儿，它就给你叼过来……不过，在它的面前淘气，”奶奶厉声厉色地加了一句，“你可别想！它全要告诉我的。等我回来的时候，你等着瞧吧！”

奶奶走出去，关上门。我独自一人留了下来，跟这只大灰狼面对面。我心里多害怕呀！虽然那时我还很小，可是当时的情况，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坐在椅子上，活像用螺丝钉拧上了似的，吓得半死不活，连大气也不敢出，谁晓得它在想些什

么！

莱依早就跳下椅子，把两只前爪搭在窗户台上，目送着奶奶的背影。

后来，它又用四只脚在屋里来回走了儿趟，到它吃饭用的那只碗跟前去看看（那只碗就在墙角里）。碗是空的。忽然它朝我走过来了。

我惊骇得在椅子上挺直了身子。它准是要吃我！……

其实它走到我身边，把头放在我的膝盖上。那个头可真大，重极了。

我一看，它并不是要吃我，原来它是一只很善良的狼啊，根本没打算咬我。我不害怕了，轻轻把手放在它头上。

它没表示什么。

我开始小心翼翼地摸它，就像奶奶教我的那样。越摸越低，等碰到它鼻子时，它用湿漉漉的舌头舔舔我的手。

我爬下椅子，看见祖母正向窗里望着，笑容满面。

她用手比划着，让我打开小窗子。

我爬上窗户台，打开了小窗子。祖母问我：

“怎么样？这只狼不太可怕吧？”

“奶奶，不可怕。”

“这就好了，你们一起留在这儿吧。我很快就回来，午间休息的时候，我回来瞧瞧。我工作的地方离这儿不远。”

就这样，我渐渐对我们的莱依习惯了。不过，当然，当着它的面，我从来没干过什么特别的事情。我担心它会向奶奶告我一状。

狼　牙

过了不久，我完全相信它不是狼了。它成为我的一个好朋友。我摸它，推它，揪它的尾巴。甚至我还爬到它背上去，骑着它满屋里跑。它当了我的一匹出色的小马。它从来没有对我发过脾气，对我连怒声都没有发过。

当然，有时候在它面前我的表现也不太好。奶奶不在家的时候，哪知道我忽然异想天开会想出什么馊主意。也有那种时候，我从奶奶的抽屉柜里偷几块糖吃，或者尝一两匙果酱。

不错，我每次总把偷拿的美味食物老老实实地分给莱依吃。假使我拿两块方糖或两个小面包圈，我准给它一个。它还好，总是收下。

过后，每次我都求它：

“好莱依，请你千万别告诉奶奶。你没有关系，奶奶从来也不碰你。可我呢……你自己知道！奶奶的手可快哩！”

莱依说：“汪！”

等奶奶下班回来时，莱依立刻用后脚站起来，把两只前脚搭在她的肩膀头，不知向她耳朵里说些什么悄悄儿话。

当时，我以为它那是悄悄地告诉奶奶，我的表现好不好。其实，它当然只不过是在舔她的耳朵，那是它与奶奶见面打招呼的一种习惯。

奶奶自己也假装莱依是向她报告情况。

于是，我总担心它会说走嘴，对她说一点我的坏话。

奶奶用目光扫视下屋里，看到一切正常，就对我说：

“好呀，真是好样儿的。莱依告诉我，你今天表

现很好。”

那样一来，我就完全以为，莱依是完全跟我一伙儿了；当着它的面，我可以为所欲为。

有一天，我发现炉子上面的架子上，有一盒火柴，奶奶忘记把它拿走。我当然立刻决定在屋子当中点个小火堆。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火。直到如今，我还能在打开了炉门的火炉前一坐几个小时，凝视着那黄色与红色的火焰怎样一会儿蜷缩隐藏；一会儿熊熊燃烧，跳着活泼欣愉的舞蹈；一会儿像小溪似的从木柴上跑过；一会儿忽然像放枪一样，“啪”的一声，冒一阵烟儿!

煤块，我也喜欢；我喜欢看煤块燃烧得闪发着金光，吐着蓝莹莹的火舌。我总觉得火里面有一些隐约可见的形象，各式各样的火凤凰，有尾巴的小龙，还有不知何许人的脸。

现在我才知道，奶奶最担心的，就是怕我一个人留在家里时，闹出一场火灾。每次她去上班的时候，都随身带走所有的装有火柴的火柴盒。她在家的时候，我只要试试把手伸向火柴，她马上照准我

的那只手就是一巴掌，喝道:“不许碰!”简直像管教莱依似的。这一次，她怎么会把一盒火柴拉在架子上，她自己也不知道。

墙角里有一只箱子，装着废纸和垃圾。我把那只垃圾箱拖到屋子当中，把里面的东西全倒在地板上，用废纸、劈柴和碎木片堆成一个很像样子的篝火堆。然后，我把板凳搬到架子底下，爬上去够火柴。

我刚抓起火柴盒，听见火柴在盒子里轻轻响了一阵，忽然有谁从我身后发出咆哮声。我回头一瞧，是莱依！它站在那儿，竖起颈上的毛，完全变了样子。它龇出了大牙!

那一口可怕的狼牙啊，把我吓得竟从板凳上摔了下来，失手又将火柴撒了一地。

我爬起来，摩挲摩挲跌青的膝盖，用顶和气的声调问莱依:

“好莱依，你怎么啦? 你别那样想，我只不过拿一根火柴，别的全给奶奶留着。我只想把火堆点着。”

莱依一声不响地听着。它脖子上的毛躺了下

去，大牙也藏在嘴唇后面了。

可是，我刚伸出手再去够火柴，大狼嘴就又出现在我面前！嘴唇皱了起来，雪白的大牙龇在外头。

我赶紧躲开它，逃到最远的墙角里去。

莱依看见我那样做，就躺了下去，将头放在爪子上。它又成了我的善良的好莱依。

我一个劲儿跟它说："好吧，我不点篝火了，我想把火柴拾起来，搁回原处，不然被奶奶看见了，可得给我一顿好揍……"我劝了它半天，用各种甜蜜的名字称呼它。

它高高兴兴地望着我，还摇尾巴哩。可是我只要一走近火柴，它马上就变得凶狠无比，眼睛里放出绿莹莹的凶光，嘴唇也掀了起来。

一直到奶奶下班回家，莱依也没让我碰一下火柴。

好家伙！为了这件事，奶奶可给了我个厉害瞧！唉呀呀！疼得我都没法往椅子上坐了，疼到半夜还没好。

"你永远记住吧！"奶奶说，"莱依把公私分得很清：友谊归友谊，工作归工作。既然跟你说了'不许

碰！'那就别想做那件事，反正莱依不会让你做的。"

原来全部奥秘就在这里：每次我伸手去拿火柴的时候，奶奶总跟我说"不许碰"！莱依非常熟悉这句话。

现在，什么都可以简简单单地解释明白了。可我小的时候，这种事情我全不明白，那时我还以为莱依跟我奶奶一样。它看着我，担心我会闹出一场火灾，把房子给烧掉。

那一回，它把我吓破了胆；从此以后，在它面前，我不仅不敢干越轨的事儿了，而且连想也不敢想了。

莱依当上了守卫

邻居们不明白这些事情，常常问祖母说：

"您怎么能把自己家的小娃娃独自一人留在家里，把他交给狗看呢？你们家的狗很老实，他总骑在它背上玩哩。"

"我认为莱依很可靠，"奶奶回答他们，"我信任它，就像信任一个人似的。"

不错，谁都喜欢莱依；除了我以外，谁也不怕莱

依。它从来没冲着任何人叫唤过。谁到我们家里来，也没关系，莱依不碰他们。

奶奶说："因为它是原始森林里的狗，所以这样。"它非常信任人。原始森林里，人很少，所有的人都是打猎的。它从来没看见过那些人干坏事。原始森林里的猎人从来不欺负狗，不欺负自己家里的狗，也不欺负别人家的狗。

还有，西伯利亚原始森林里的居民非常好客，谁都欢迎。有时候，偶尔有个陌生人进来借个火，要求住一夜，主人从不拒绝。一定准许他进帐篷里去，让他吃饱喝足了，给他安排个地方睡觉，连问都不问一声，来客是什么人，打哪儿来，到原始森林里来干什么。人们认为，不管是谁，如果你对他殷勤款待，他怎么还能欺负你呢？西伯利亚人说："用肚子是偷不走面包的。"

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习惯，不论谁到家里来，莱卡种狗都当贵宾看待。莱卡种狗跟城里的各式各样德国种狼狗可不一样。德国种狼狗认为主人是自己人，别人全是敌人。不信，你到养有这种狗的人家去试试看！这种狗马上会扑到你胸上去，把你推倒，

然后一口咬住你的喉咙。有时候，主人还故意训练它们去咬人、恨人。莱依却很喜欢人。

有一天，奶奶从外面领了一个男的到我们家里来。天气非常冷。那人身上只穿了一件棉衣，两只手冻得通红，冷得浑身发抖。他年纪虽不大，但是灰溜溜的脸上长满了胡子，一双眼睛深陷在眼窝里。奶奶觉得他可怜，所以把他带回家来，让他吃得饱饱的，还给了他一点钱。至于他是谁？打哪儿来的？奶奶连问也没有问。他自己说，他有病，刚出医院，还没有工作。他临走的时候，对奶奶表示千恩万谢。

大约两个星期以后的一天早晨，奶奶和每天一样去上班，我和莱依留在家里。莱依照例睡在它自己的墙角里，我正在看一本小书里的画。那时我已经 7 岁多了，会看书了，虽然看得不太快。

我听见有人敲窗户。

我走过去一瞧，是个陌生人，我一下子没能认出来，他就是祖母曾经带来过的那人。他身上穿着大衣，脸刮得光光的，留着两撇细溜溜的小胡子。

我听见他隔着窗户喊道：

“老太太在家吗？”



我摇着头说："不在！不在！"

他给我看看他夹在一只手里的香烟，用另一只手做出划火柴的样子，意思说需要点烟。

我向他喊道：

"没有火柴！奶奶一出去，就把火柴带走。"

他耸耸肩膀，然后指指小窗子，意思说：把小窗子打开，我听不见。

我把小窗子给他打开了，好解释清楚。这时，他很快地将手从小窗子里伸了进来，拉开窗闩，推开了窗户，——我还没来得及明白过来，他已经进了屋子，站在我身旁。

"小狗崽子！告诉我，老婆子把钱藏在哪儿？快！"

这时，我当然就恍然大悟了。我浑身发冷，可还是意识到，应该向谁求救。我冷不丁大叫一声：

"好莱依！莱依！"

陌生人一只手掐住我的喉咙，另一只手从怀里掏出一把刀，朝我挥起……然后就一个跟头摔倒了！刀也飞到墙上去了。

我再一看，陌生人躺在地上，身上的大衣已经

被撕得粉碎。莱依站在他上面——那不是莱依，是一只狼！

陌生人用一种疯狂的尖细嗓音放声大叫。

我从窗户蹦了出去，也放声大嚷，但是不知道自己嚷了些什么。

幸亏这节骨眼有两个熟人，两位铁路员工路过我家附近，他们急忙跑过来问："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我全身瑟瑟地抖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们走到窗前一瞧，就什么都明白了。

陌生人正用两只手捂住喉咙，哀号着：

"狼呀，快把狼赶走，该死的！"

怎么办得到呀！他们想从窗户跳进去，莱依就朝他们扑过来。哎，野兽终究是野兽！

一个铁路员工飞奔到奶奶的工作单位去找她。幸亏不远。奶奶顷刻之间就跑回来了。

奶奶进屋里去，拉住莱依的颈圈，别人才能进去。来了一大群人，抓住那个陌生人，用手巾把他捆上，捡起刀子，送他到民警局去了。

他还不停地骂奶奶：

“你要对我负责任的！法律不准许在家里养狼。把什么都撕碎了，该死的魔鬼！”

奶奶打量了他一阵子，皱皱眉头，说道：

“这家伙！唤醒了一只善良的狗的恶兽天性。你应该谢谢，没有把命送掉。”

自从发生了那个事件以后，莱依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了！它不肯放任何陌生人到家里来。它成了一个守卫，比随便什么样的德国种狼狗都要好的守卫。奶奶说：

“它现在明白了，人有各种各样的。对善要报以善；对恶要报以恶。孩子，生活里全是这样。在城里这样，在原始森林里也这样。世界上，没有比好人的心更善良的了，也没有比坏人的心更狠毒的了。莱依，对吗？”

莱依回答她：

“汪！”

惊慌万状

胆小的兽王

冬天快要到了，需要把动物园迁到南方去。货车有节奏地摇晃着，车轮咣当咣当地已经响了一天多了。在一节车厢里，一头大象四只脚拴在地上，正在打盹儿。在车厢的另一半地方，放着两个分别锁着狼和狮子的笼子。夜里，火车在一座大城市的车站上停了很久。一只大老鼠闻到从大象的饲料槽里飘出的香味，偷偷爬上了货车。天亮时，火车又开了，于是这只大老鼠便成了个“偷搭火车的黑乘客”。列车员因为到车站餐厅去吃饭，来晚了，匆匆忙忙地跳上最后一节车厢。因此在抵达目的地之前，货车上的动物就没有人照看了。

大象最怕老鼠。别说是大老鼠了，连很小的小老鼠，它们都怕得要命。当偷搭火车的大老鼠爬上大象的一条粗腿，试着用牙啃了一口时，大象从睡梦中惊醒了。它伸出长鼻子闻了闻空气，忽然拉扯

着拴住它的铁链子，拼命乱撞起来。它用长牙和长鼻子撞掉了货车厢壁上的几块木板，然后呆立了片刻，又竖起耳朵，摆动着长鼻子。这时，大老鼠从它脚下蹿了出去，一溜烟跑到狼的笼子底下。大象看见了，又吓得乱撞了一阵，撞得厢壁上的木板像刨屑似的纷纷落下。一会儿工夫，运载大象的那节车厢壁只剩下空铁架子了。

有一块掉下的木板在路基的斜坡上滚动了好长时间，被站在火车尾部的车长发现了。他把头探出去，只见一块一块的木板，正从运载动物的那节货车厢的厢壁上往下掉，滚落到路基上。狮子的吼声被隆隆的火车声淹没了。车长急忙吹哨子，打红旗，但是司机没回头看后面，怎么办？车长只好扳动紧急制动闸。列车的车轮吱吱咯咯响了一阵，火车在一片大荒野里慢慢停了下来。

这时，大象已经将钉在地板上的铁链拔了出来。它朝狼的笼子扑过去，用强有力的长鼻子卷起笼子，从货车上扔出去。一只笼子的底摔掉了，狼获得了自由，在布满露水的荒原上落荒而逃，转瞬之间就消失在峡谷里。

狮子的笼子也被大象从车厢里扔了出去，掉在地上，摔成了两半。狮子咆哮着跳出笼子，竟站在那儿发起愣来，一边来回晃尾巴，一边东张西望……这只百兽之王胆怯地环顾了一下周围，就躲到货车底下去了。它身子贴在车轮上，像打摆子似的一个劲儿瑟瑟发抖。

后来，动物园的人送来一只空笼子，将笼子门打开，朝着那个车轮。狮子立刻钻进了这只笼子，安静下来了。它认为笼子是它的家。

追　捕

夏天明亮的朝阳很早就把我和狩猎检察员雷科夫叫醒了。阿拉白达尔山的顶峰被头几道阳光照得亮晶晶的。峡谷的北面斜坡上，露水还在泛着银光。但是，等到阳光射进谷底，露水立刻就干了。

几只巨大的黑色秃鹫，在阿拉白达尔山的上空盘旋着。雷科夫把望远镜举到眼前。

“快看，野山羊!”他把望远镜递给我，激动地叫道。

一只孤零零的野山羊在山坡上疾驰而过，我突

然发现，有一只雪豹在追野山羊！我们一直盯着它们，直到它们隐没在拐弯处的背后。这时，秃鹫也不见了。

“这只雪豹多么不正常！难道说，它追不上野山羊吗？”狩猎检察员惊讶地说。

“的确很奇怪，雪豹又不像猎豹，猎豹才追捕猎物呢！雪豹总是躲在饮水的地万和小路旁守候猎物。”我也感到奇怪。

我们开始忙着点篝火、做早饭。一只石鸡在附近叫了起来。它跳上一块大石头。它是灰褐色的、身上有黑条纹，羽毛很漂亮。在这荒无人烟的阿拉木图山地禁猎区，石鸡大概是有生以来头一次看见人类。

“去年冬天多雪，石鸡全死在山里了，哪儿也看不见石鸡了。可是昨天，我们到这儿来的途中，至少惊起了十窝小石鸡……”雷科夫边用通条捅篝火，边说道。

“如此看来，在阿拉白达尔附近山地，去冬的雪不多，所以石鸡到这里过的冬。从这儿，它们又渐渐地……”

“快看，野山羊又来了!”雷科夫打断了我的话。

用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野山羊又在横穿过山坡，不过，这一次比头一次低得多了。用猎人的话来说，雪豹已“紧跟在它屁股后面”了。这么说，就在我们吃早饭的工夫，雪豹追在野山羊后面，已经绕着阿拉白达尔山峰跑了一周。它们拐过弯去，我们便看不见它们了。

“雪豹一定是在追捕一只受了伤的野山羊。它不会去追没有毛病的野山羊。野兽的算盘都打得挺精的。”雷科夫说道。

也许是由于雪豹紧追不放而引起的失魂落魄的恐怖，使那只有病的野山羊爆发出了飞快奔跑的能力?

用恐惧去战胜恐惧

在阿拉木图禁猎区的山上，石鸡很多。但要想走到可以给它们照相的距离之内，却很不容易。多年来，石鸡在和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掌握了与人保持多大的距离最为安全。虽然禁猎区里禁止开枪打石鸡，但它们还是怕人。只有汽车，石鸡还没有学会

怕。所以，想为它们拍照的人只能乘汽车在峡谷底部驶过去，停到离石鸡不远的地方，才能成功地给它们拍下彩色照片。

落在岩石上的雄石鸡，往往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它们那鲜红的嘴和鲜红的爪子，在朝阳的照射下，好似火焰一般；它们身上的羽毛是灰色的，两侧有黑条纹，脖子上围着黑领圈，热情奔放的响亮叫声响彻整个峡谷。

阿拉木图禁猎区野生动物管理员的哨所，在水流湍急的塔尔加尔卡河畔。对面是一座布满岩石和岩屑层的山峦。那里有一小群石鸡，其中有一只大嗓门儿的雄石鸡。用望远镜很容易发现它。它总是站在岩石的突出部分或大石头上，高声啼叫。我们称它是“我们的雄石鸡”。

一天早上，我们在哨所的院子里，正跟管理员和工人们商量怎样修理浴室。因为砖头不富余，所以在动工前，必须精打细算，好好计划一下。

“开克——叶丽克！开克——叶丽克！”从山上传来雄石鸡的叫声，仿佛大清早它就想自我介绍一番似的。

我们研究好了修理浴室的具体办法，走进穿堂。管理员对工人说：

“得先铺地板……”

他刚说到这里，便忽然愣住了：从打开的窗户外面冲进来一个灰色的圆团团儿，正掉在我们的脚下。那是一只石鸡，管理员弯腰把它拾起来，捧在手里。它连挣扎也不挣扎，只是张着鲜红的嘴惊恐地眨着眼睛，小小的心脏怦怦乱跳。

这只羽色鲜艳的雄石鸡温顺地趴在人的手上，根本不打算逃走。

“你们瞧，那是什么？”一个工人指着窗外喊道。

在外面的一棵野苹果树上，落着一只苍鹰，它低着头，瞪着两只黄澄澄的眼睛，朝屋里窥视着。当它发现屋里有人时，立刻从大树上飞起，朝峡谷里飞去。原来它是在追这只雄石鸡，一直追到了这里！

我们把雄石鸡送到门外，放了。它没有飞到空中，而是迅速朝小河跑去，转眼之间就消逝在河边的岩石丛里。

刚才那只猛禽把雄石鸡吓坏了，它对苍鹰的恐惧压过了它对人类的恐惧。

那天晚上，雄石鸡没有在哨所对面的山上啼叫。但是，第二天早上，从岩石上又传来了我们十分熟悉的“开克——叶丽克！开克——叶丽克”的叫声。

蹿上电线杆的猫

一天早上，在市郊，一扇篱笆门吱呀响了一声，一位老太太走到大街上来。明亮的太阳晃得她睁不开眼。她手搭凉棚，眯着眼睛，仔细察看人行便道旁的一根根电线杆。在一根电线杆的顶上，在瓷瓶和电线的上面，趴着一只猫。

“咪，咪，咪!”老太太把一碟牛奶放在电线杆旁的地上，嘴里不停地唤着。

但是猫一动也不动。

从邻居的房子里走出一位妇女，也走到那根电线杆前，问道：

“还在那儿？”

“还在那儿。快两天了。”老太太唉声叹气地说，“真不知道怎样才能叫它下来。怎么办呢？会活活饿死的。我再用鱼引引它试试。为了吃到鱼，木尔卡

什么事情都肯干的。”

但是鲜鱼也没起到作用。木尔卡忧郁地凝视着远处，对美味的食物毫无兴趣。

晚上，老太太去找电工格利沙。

“格利沙，亲爱的，请你爬上电线杆，把木尔卡抱下来吧!”

“它怎么上了电线杆呢？”

“有个人带着一条狗走过我们家门口。该死的狗大声叫唤着朝木尔卡扑了过去，木尔卡就上了电线杆。一开始，它还嗞嗞地怒骂，呜呜地叫，后来就不出声了，老呆在那上面不下来。已经两天了。”

小伙子很快就穿着连衫裤工作服来了，手里还拿着一副尖爪般的铁脚扣。他十分熟练地爬上了电线杆。

猫用爪子牢牢抓住电线杆的上端不放。小伙子一只一手怎么也不能把它拉下来。小伙没法子，他便把腰部拴在电线杆上，伸出两只手去捉猫。但他的手立刻被猫抓破了，他疼得叫了起来，缩回了手。这时，那只猫却轻轻跳到地上，一溜烟儿似的跑到自己家的篱笆门前，钻了进去。

一个月后，有人敲电工家的门。

“请进!”

走进屋里来的人，是该地飞机场的飞机驾驶员。

“您好！我来求您把我家的猫从大杨树上抱下来。它已经在树上呆了整整一个星期了，是被狗撵到树上去的。真可怜!”

“唉，对不起！我不想做这件事情了。我手上被猫抓伤的地方刚好了没几天。不过，那些猫究竟怎么回事儿？它们为什么自己不下来？”

那只猫，还是被格利沙从树上给弄下来了。他的脸和手都被猫抓破了。猫已经瘦得不像样子。

据说，别处也有一只猫被狗撵上了树，在树上活活饿死了，当然这并非因为它自己不会下来。许多猫自己安安静静地爬上大树或电线杆，然后又安安静静地自己爬下来。但是如果哪只猫是吓掉了魂，逃到树上去的，那它就会长时间呆在那里，不肯自己下来。

冰 槽 逮 狼

严寒正月的一个夜晚。在阿尔泰山上，汽车艰难地从狭窄峡谷里的雪地上开过去。天气越来越冷。好容易盼到前面出现了小村镇的灯光。小镇里住着一位会用独特的新方法逮狼的猎人。我们要采访的人就是他。

猎人就住在村边。他热情地招待我们在他家里过夜。阿尔泰山上的人是以好客闻名的。

过了一会儿，我们已围坐在沸腾的水壶旁。桌上摆出了刚炸好的白面包，还有黄油、蜂蜜、猪肉和煎得滋滋响的鸡蛋。主人体格健壮、举止安详，蓄着一把花白的络腮胡子。他向我们打听城里的新闻。当他得知我是个动物学家时，便兴致勃勃地问起我野生动物的习性来。后来，他调皮地眯起眼睛，笑嘻嘻地问道：

“你们听说过没有，我们用滑槽逮狼？”

“是的。听说过。我们正是想详细了解一下这个方法。”

“只有在我们阿尔泰山上，还有在外贝加尔，用

这个方法逮狼。别处没有用这种方法的。明天早上，我逮给你们看看。你们写一篇文章报道一下，让别处的猎人也依照着这样做。离这儿不远，在山里，我们挖了一条斜沟。前几天，我送去一匹老马的尸体当诱饵。现在该去瞧瞧了。明天早一上，咱们一块儿去。”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跟在猎人巴拉蒙·瓦西烈维奇后面，顺着峡谷向上走去。山涧在寒冷的空气中冒着蒸汽，呼呼地扑过来。覆雪的山峰被朝霞映成了绯红色。从山下村庄的每一所房子上都升起了袅袅的炊烟。

猎人停住脚步，点上一根烟，说道：

“不远了。您去瞧瞧我们的秘密吧。去年秋天，我就挖好了三个槽。不过，到现在为止，我只用上一个。”

积雪上的马蹄印拐上了小路，马蹄印旁还有一些新踩出的狼脚印。巴拉蒙马上高兴得容光焕发。

“瞧，昨天夜里狼踩出的脚印子。”他喜滋滋地说，“这马蹄印，是我昨天骑马经过这里留下的。我用绳子拖了一麻袋新鲜马粪，一直拖到冰槽跟前，

为的是把狼引过去。看来，昨天夜里狼去了。”

我们急匆匆地顺着峡谷的陡坡往上攀登，齐膝盖陷在深雪里。我走得浑身发热，心怦怦直跳，不得不解开外套，脱掉手套，但我尽量不让猎人看出我累了。我努力做到不落在他后面。虽然他的年龄可能比我大一倍，但他爬山就好像走平地一样。

好容易我们翻过了山口，开始下坡。山坡上长满了茂盛的云杉林。积雪更深了，但是下坡毕竟比上坡容易一些。越到下面，树木越稀疏。

“冰槽就在这儿！昨天夜里，狼到这儿来过，周围净是狼的脚印子。”猎人说道。

在山涧上面的陡坡当中，躺着一匹死马。三行新踩出的狼脚印子从旁边通向那匹死马。附近的雪全被狼踩实了。

“瞧，来了三只狼。可是看不见它们往回走的脚印子！咱们快点走！”猎人兴奋地催我。

他向下跑去。我简直追不上他了。死马躺在陡坡上。从死马跟前开始，有个泼过水、冻上了冰的滑槽，直通下头，完全像个小孩子用来滑冰橇玩的滑槽……这个冰槽大约有 15 米长。冰槽的下端有个



黑咕隆咚的大坑，那是去年秋天猎人挖的。

在黑洞洞的坑里，有三对暗淡的火星儿般的亮眼睛在一闪一闪。

“三只狼全在坑里!”猎人喜形于色地喊道,“它们跑不了啦！全是我们的了！它们从坑里跳不出来。”

他脱下帽子。在这冰天雪地里，他头上却冒起了热气。猎人开始给我讲这独特的陷阱的构造:

“你看，我放死马的时候，是让死马的肚子朝着冰槽，因为狼吃尸体时，总是先撕开肚子。这样，它在冰上一滑，就顺着冰槽滑进坑里去了。这就是整个秘诀。现在我把诱饵摆好，然后我们到坡下面去，用枪打死坑里的狼。打死一只狼，可以得一百卢布的奖金呢!”

他还没有把狼打死，就提起奖金，却完全没预料到会发生什么样的意外。

猎人把枪靠在一棵树上，伸手去拖死马。死马嘎巴一响，猎人把手往回一缩，同时脚下一滑，人就摔在冰槽里，然后一阵风似的顺着冰槽向下滑去，惊叫着掉进了大坑……

他当时的眼神和叫声，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飞奔到树旁，抓起枪，又跑到冰槽跟前。但是，从哪儿下去呢?

到处是陡峭的斜坡。我茫然不知所措地东张西望了一会儿，白白地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后来，我忽然想起，这倒霉的猎人告诉过我，他往冰槽上浇水的时候，是用马从下面把水驮上来的。果然滑槽旁边有一条小路，已经一半被雪埋上了。我赶紧朝那条小路跑去。这小路猎人曾多次骑马走过，可万万没料到，他竟为自己浇制成了这个冰槽。

小路在斜坡上拐了几个弯之后，就十分陡峭地通向下面的山涧。我花费了很多时间才走到坡下，可是三只狼要想把一个赤手空拳的人撕个粉碎，岂不是只要一瞬间就够了!

我边喊边向坑前跑，胆战心惊地朝坑里望着。

在光线昏暗的深坑里，三只狼紧紧地挤作一堆，它们张着嘴，龇着牙，不安地骚动着，往彼此的身上爬。猎人没戴帽子，身子贴在坑壁上，站在那儿，离狼只不过有一只胳膊那么远的距离。

狼竟没有碰他……

我用颤抖的手举起枪，朝挤作一堆的狼放了一枪。整个坑里立即充满了浓烟。仿佛是从地下传来了猎人的说话声：

“好像全打死了……把枪递给我……”

我把枪伸进坑里，好像从坟墓里把猎人拖了上来。他浑身是泥，脸色苍白，惊魂未定，脑门上的头发被汗水粘作一团。

“你真棒！这么快就把问题解决了……看来你一下子就找到了下坡的路……谢谢你，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件事。这种事，我有生以来还没有碰到过。我摔下来的时候，心里想：这下子可没有命啦！我的魂儿都差一点吓掉了。”

我们看了看坑里。两只死狼躺在坑里；第三只狼是活的，它钻到死狼身子底下去了。我往坑里扔了一团冻了冰的烂泥巴，那只活狼蹦了起来，它将耳朵贴在脑袋上，夹着尾巴，在坑里乱跑乱转起来。

“给，你开枪吧！”我把枪交给猎人，对他说。

“不，我不能打死它——因为它们对我发了善心。”猎人回答。

“那么！这样吧！我把它带进城去，交给动物

园。”

就决定这样办了。我们不再耽误时间，立刻顺着小路向上走去。

我们回到猎人的家里后，便钉了一个木箱，快天黑的时候，才把活狼弄回村庄。

来看狼的人络绎不绝。这拨儿刚走，那拨儿又来。大家都想知道详细经过。集体农庄主席对我说：

“您是动物学家，请您给我们讲讲，为什么恶狼没有把巴拉蒙·瓦西烈维奇吃掉？我们是不相信奇迹的。”他笑眯眯地又补充了一句。

我告诉大家，恐惧能抑制住野兽凶恶的本能。春天发大水的时候，可以看见狐狸和兔子一同躲在一块漂浮的冰块上；森林里发生火灾的时候，狼和狍子、兔子、鹿等等一起逃命，根本不去注意它们。猎人掉进去的那个深坑里虽然有三只狼，但那已经不是普通的狼，而是受了惊，吓得魂飞魄散的狼。忽然又掉进一个人去，就更叫它们害怕了，吓得它们往彼此的身上爬。

一直谈到半夜，集体农庄庄员们才回家去。

第二天早晨，我回城里去了。那只发了“善心”

的狼，至今还住在动物园里。

尾　巴

大冷了三天，天气仍没有转暖的意思。早晨，朝阳又隐藏在烟雾里，朦朦胧胧的阳光一点也不暖和。我在覆着白霜的树木间，沿着大路走，我想看看鸟类怎样熬过这样的严寒。

积雪在我的脚下咯吱咯吱地响，隔得老远，鸟兽就能听见我的脚步声，所以一路上我仅碰到几只麻雀——它们像些毛蓬蓬的小圆球，小尾巴像小棍儿似的。我差不多要踩在它们身上了，它们才时而缩起左脚，时而缩起右脚，笨拙地飞起。

但是雪地上有不少新踩的脚印子。严寒并没有妨碍野兔、白鼬和其它小动物夜间出来活动。深深的脚印是狍子的，狍子走到滑雪橇的大路上来了。这儿，又增加了三只狍子，它们沿大路走了很久，大概是捡那些从大车上被树枝挂落到地上的干草吃。后来，又有一只狍子的脚印通往灌木丛里去——那些动物一只跟在一只的后面走，后头的那只踩在前头那只的脚印上。

从小河上升起一缕缕的蒸汽。有些地方，河水从冰底下钻了出来。凉气袭人地从冰上哗哗地流一段路，又重新钻进冰底下。

在茂密的胡颓子的枝叶间，有什么东西在一动一动的。我走过去一瞧，是一只雌野鸡倒挂在那儿。它的一只脚爪好像被活结套住了，现在只能毫无办法地挂在那儿等死。

这儿是禁猎区，有谁能在这儿设置套鸟兽的活结呢？我不禁怀疑到这是猎人干的好事。

我钻进带刺的灌木丛，朝那只雌野鸡走去。它本来闭着眼睛，但是我一碰它，它就把眼睛睁开了。它在我手里拼命地挣扎，用脚爪抓我——原来它的那个脚爪并没有被套住，而是它的尾巴粘在树上了，所以就像倒挂在那儿。这就奇怪了：鸟的尾巴不是很容易拔下来吗？！

但事实毕竟是事实。我小心翼翼地把雌野鸡从树上弄了下来。它的尾巴尖冻了冰。大概它在小河里浸湿了尾巴，又飞到树上，尾巴碰到树枝，便跟树枝冻结在一起，于是它就倒挂起来了。看来它还挣扎了好久，周围的雪地上净是挣脱的羽毛和绒毛。

但是尾巴没有断，如果不是遇到我，雌野鸡只好倒挂在那儿等死了。

我把这只雌野鸡捉在手里，不知道拿它怎么办？如果把它放了，它的尾巴还没有完全解冻，所以它又准得粘到什么地方。那么是不是应该把它带回家，烤干了它的尾巴再放它呢？但是，经验告诉我，不能把鸟从冷地方一下子拿到暖和地方，然后再放回冷地方。那样做，要使野鸡丧命的。后来，我总算想出个好办法：我掏出小刀，割掉了野鸡尾巴上冻冰的那部分．再把野鸡往上一抛。它垂直飞到空中，霎时间便消失在大树后面。我继续向前走去。

翌年秋天，在卡拉钦吉尔狩猎区，狐狸特别多。猎人不断地打，却又不断地有新的狐狸跑到这个区域里来，河边的沙滩上，到处是狐狸新踩的脚印子。

狩猎的季节开始后，出现了大批的短尾巴野鸟。野鸡的尾巴都留在狐狸的嘴里了，它们用这个方法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原来野鸡利用自己的长尾巴的本领，一点也不比蜥蜴差！

我把自己观察到的情况讲给老猎人鲁吉奇听时，他却更正说：

“如果你把野鸡吓一大跳，然后再捉住它们，它们不仅能使尾巴从身上脱落，而且还能使身上的羽毛也全部脱落，自己逃之夭夭。”

过了几天，我亲眼看见了这种现象。我的长毛猎禽狗跑到狩猎区土盖林中的一堆枯树枝前，就踞地作势，一动也不动了。猎狗大睁着两只眼睛，紧张得浑身颤抖，着了迷似的注视着枯枝堆下。

“前进!”我命令道。

一只雄野鸡惊天动地地大叫着，噼里啪啦扑着翅膀，从枯枝堆下飞了出来。一声枪响，它头冲下摔在灌木丛后。

我急忙带着猎狗赶过去，但是在灌木丛后面我没有找到它，干枯的草茎上只挂着几根色彩鲜艳的羽毛。

雄野鸡只是翅膀受了伤，所以它逃走了。但是它在地上留下了鲜红的血迹。猎狗很快就追上了它，又在它前面踞地作势。这一回，雄野鸡把脑袋伸进蒿草丛里等死。我决定把它活捉住，送给动物园。

我把枪撂在地上，用两只手逮住那只雄野鸡。

它拼命挣扎。一根一根的羽毛纷纷地从我手里落下。雄野鸡的身子忽然变得滑溜溜的。它脱落了羽毛后，眼看就要从我手里挣脱了。我不得不把它紧紧搂在怀里。紧跟着，它的尾巴也掉在我脚旁的那堆羽毛和绒毛上。

雄野鸡变成了秃尾巴的，而且满身秃斑，瞪着两只黄澄澄的大眼睛，惊慌失措地望着我。原来它只是一只翅膀的尖端受了伤。而动物园是不要秃尾巴野鸡的。我觉得它挺可怜，便把它放了。

晚上，鲁吉奇听我讲了这件事情后，嘲笑了我一番。然后像老师教训考试不及格的小学生那样对我说：

“你竟想活捉一只野鸡？要知道，千万不可以随便用手逮野鸡——它马上会变成秃子的。尾巴更不能碰，一碰尾巴，尾巴就掉了。野鸡在受惊的时候全身的羽毛都变得松动。不光野鸡这样，你试试别的鸟看！”

但是，为什么那只倒挂在树上的野鸡，尾巴没有掉呢？这又是个谜！

惊　　慌

在极地圈外的永久冻土带，一进8月，短短的夏季就要结束了。夜越来越长，但是夜里还是和黄昏一样亮。冻原上一天比一天安静：闹闹哄哄的鹬鸟、野鸭和仪表堂堂的大雁都越来越少。候鸟已开始南迁，飞到遥远的南方去过冬。雪鹀和铁爪鸡低声啼叫着，开始聚集成群。有些地方，矮小的桦树上已出现头一批红叶，令人想到，冬天快要来了。

8月底，我们乘小船来到一条无名小河的岸边。我们发现，有两只狼正在那儿你抢我夺地吃一只刚咬死的母北极鹿。狼看见我们后，很不情愿地跑到一旁去，一边不断地回头看，一边贪馋地舔着嘴唇。但是等到枪弹呼啸着从它们头上飞过时，它们便撒腿拼命地逃，转瞬之间就逃得没有影儿啦。

原来这只母北极鹿的腿有毛病。它不知在哪儿把一条腿崴（wǎi）伤了，所以狼才捉住了它。它的乳房里有奶，但是附近看不见小鹿，我们想可能已被狼给吃了。

我们割下几块新鲜鹿肉，就在小河边用这肉做

午饭吃。

远远的，有个灰不溜秋的东西闪动着，朝我们走了过来。那不是狼，是一只小鹿，它顺着它母亲的足迹寻来了。如此看来，刚才它是躲在什么地方，母鹿把狼引到离小鹿远一些的地方去了。小鹿等了半天，母亲也不回来，它只好顺着足迹来找母鹿。它警觉地走到被撕扯得七零八碎的母鹿的遗体旁，闻了闻，便低着头走开了。好像它明白自己已经没有母亲了。这时，从上风头传来一阵喧嚣声。小鹿抬起头，竖起耳朵仔细听着。那是一群野生的北方鹿从冻原上奔跑过去。传来了许多母鹿和小鹿的声音。小鹿飞也似的朝鹿群跑去。但是鹿群惊慌地站住了。我用望远镜看到，那些鹿都竖起了耳朵，张开了鼻孔。鹿群在上风头，小鹿在下风头，所以鹿群用鼻子闻不出是什么在朝它们跑过来。而鹿全是近视眼。

小鹿跑得很快，它离鹿群越来越近了。哪知鹿群突然好像听到一声命令似的，不约而同地向后转，一阵风似的逃走了——它们把小鹿当作狼了，因此吓得要命。它们在冻原上不择道路地拼命逃

跑。小鹿跟在它们后面紧追。不一会儿工夫，那些鹿都从我们视野里消失了。除非风能把小鹿身上的气味送过去，鹿群才能放心收下这只失去鹿妈妈的小鹿。

三只和一只

1＋1＝2

1＋2＝3

算术题是这样的。

树林里的情形可不是这样。

请你拿一枝铅笔，咱们做一道题。

小猛兽白鼬（yòu）住在积雪很深的树林边。它的身子有劲儿极了，整个像香肠般粗的弹弓上的橡皮筋。它有一口小尖牙，还有隐身术，它浑身上下白花花，在白色的雪地上叫人看不见。仅仅小尾巴尖上有个黑斑。但是这算不了什么，雪地上难免有点碎垃圾吧。

一只白猫头鹰也住在树林边。它个头儿很大，伸开两只宽阔的毛茸茸的大翅膀，能盖住一只兔

子。它力气大极了，还能毫不吃力地抓起这只兔子，升到空中飞走。它的嘴像钩子似的，每只脚爪上还有四把钩子，前头两把，后头两把。它也有隐身术。它浑身上下是白的，仅仅脑袋上有个黑斑，这也算不了什么。

这是树林边上的一位居民和另一位居民。

可是，如果我们想把它们加到一起：

1+1

什么结果也得不出来。

白鼬和白猫头鹰不乐意往一块加。不论食物，还是住房，它们都不乐意往一块加。它们各过各的，各自寻找食物吃。偶尔碰到一起时，白鼬怒气冲冲地把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响，龇出一口可怕的小牙齿；猫头鹰用嘴敲出很响的吧嗒吧嗒声。它们双方都希望好说好散，快点回家去。

在那个树林边上，还住着一只年轻的小白兔。它浑身上下雪白，仅仅两个耳朵尖是黑的。这两个黑斑可不能忽视，请你记在心里。后来，正是这两个黑斑让小白兔吃了苦头。

小白兔挺不错的，毛蓬蓬松松，但个子很小。白

天，它在林边找一棵枝叶茂盛的小枞树，钻到树底下去睡大觉。夜里，它到林中空地上去，从干草垛里偷点干草吃。它到林中空地上去的时候，总是提心吊胆，生怕落入白猫头鹰的利爪或白鼬的尖牙齿嘴里。

这又是一位居民，也不能把它与它们加到一起：

1＋2

如果你非把它们加到一起，那白鼬或白猫头鹰准将小白兔吃掉。于是加法就变成减法了。所以咱们还是别加了吧！

不过，树林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出了这么一件事。

一天早上，小白兔跑到它常去的那块林中空地上去。树墩上覆盖着白雪，好像戴了一顶帽子似的。小白兔躲在树墩后，两只耳朵一翘一翘，倾听着林边有谁没有？再往前跑，危险不危险？

这时，白鼬从树丛后，猫头鹰从空地上，都已经发现了它。它们瞧见好像有两只小黑蝇子在树墩上面飞来飞去。白猫头鹰白天也能看见东西。

白鼬往积雪里一钻，从雪下走到树墩前，悄没声儿地跳上树墩。白猫头鹰也悄没声儿地从雪地上空飞向树墩。

白鼬纵身蹿到小白兔的背上！

小白兔吓得一蹦老高！

它刚蹦到半空里，就被猫头鹰一把抓住了！

猫头鹰一只爪子抓住小白兔，另一只爪子抓住白鼬。它没有工夫去看看清楚，究竟谁骑在小白兔身上。

这时，树林里的情形和算术题一样。一只小兔加一只猛兽，再加一只猛禽，三个林中居民加到一起：

1＋2＝3

不过，这情形只是短暂的，只延续了短短一瞬间。

白鼬丢下小白兔，用满嘴的牙齿咬住白猫头鹰的喉咙。

白猫头鹰丢下小白兔，用两只利爪抓住白鼬的脊背。

小白兔掉在雪地上。

白鼬用牙把白猫头鹰的喉咙咬断了。

白猫头鹰用利爪将白鼬的脊背抓折了。

白鼬和白猫头鹰都掉下去死了。

小白兔跳起身来，逃回树林。

你自己看看树林里的算术题什么样，三个加到一起，只剩下一个：

1＋2＝1

难怪打有史以来，白鼬和白猫头鹰就不乐意往一块加。加到一起，就成了：

1＋1＝0

得出个零。

因为尽管是猛禽猛兽，一死也不算数了，等于零。

现在小白兔不怕它们了。

动物气象员

麻雀的“气象台”

这年冬天特别暖和。地上只薄薄地冻了一层冰。后来，好容易下了一场雪，但是天气一直不太冷。田野里的麻雀早就搬到有人家的建筑物里来住了，与一群群家雀混在一起。

一天早晨，阿克苏·查巴林斯基禁猎区的一位动物学家，从实验室的窗口，看见一只麻雀衔着一根羽毛，飞进房檐底下去。那天，他还看见好几只麻雀嘴里衔着绒毛或羽毛飞进去。第二天，又有许多麻雀在鸡舍附近找鸡毛和绒毛，衔到屋檐底下去。

看门的老人一边观察麻雀，一边把院子里的积雪铲到菜窖的房顶上。

“老爷爷，您瞧，好像麻雀在做窝。大概冬天快要过去了!”动物学家笑着对老人说。

“马上要大冷了，麻雀是想把房檐底下的窝垫暖和一点，好在那里面过夜!”老人这样回答动物学

家。

第三天，白天还是挺暖和，但是到了晚上，动物学家就听见无线电收音机广播紧急天气预报，说要来寒流了。早晨，太阳在寒冷的烟雾中升起，天大冷。

三天以前，麻雀的“气象台”就发出了要变天气的警报!

野鸡的叫声

在卡拉钦吉尔狩猎区，天气已经大热了一个多星期了。人闷得喘不过气来，暑气将一切活物都烤干了，土地上结起一层硬壳。作物开始枯萎。猎人们都是全家出动天天浇菜园子，十分辛苦。

只在清晨可以听见鸟叫声。白天，云雀热得落在地上，躲在电线杆的影子里。电线杆的影子移动，热得狼狈不堪的小鸟也跟着移动。淡蓝色的佛法僧鸟也大张着嘴，一动也不动地站在胡颓子的枯枝上。有一只鸟甚至耷拉着两翅，伏在一根粗树枝上。只有羽色漂亮的蜂虎像小飞机模型似的在空中盘旋，但是它们也热得张着嘴。

只有昆虫好像越热越高兴，孟斯和飞蝗唧唧唧唧地叫得特别欢。小花蜂和大苍蝇像子弹似的在空中冲过来，冲过去。昆虫的大合唱取代了鸟儿的歌声。

蓝天上不时出现几朵白云，但是白云很快就消失了，于是天气就变得更热了，仿佛因为人们在盼雨，便故意倒行逆施一下。

清晨，猎人鲁吉奇走到哨所的门廊里，眺望着远山。只见一缕缕的云从远山上升起，又朝峡谷底上爬去。可以听见森林里的雄野鸡在叫。它们扑棱扑棱地飞上树，好像村里的公鸡一样，互相呼应着啼叫起来。连雌野鸡都将窝里的雏鸡留在下面，也飞到树上去，发出短促而响亮的啼声。

鲁吉奇打开房门，走进屋，对家里人说：

“今天不用浇菜园子。待会儿准下雨！”

鲁吉奇在那个区域已住了 20 多年。野鸡预告下雨的天气预报一次也没有叫他上过当。这一次也很准确。中午刚过，天上就乌云密布，下起及时雨来，整整下了一天一夜。

“原来野鸡的叫声有这么大的用处！”我坐到桌

前跟鲁吉奇一同吃晚饭的时候，对他说。

“不过，你必须懂得野鸡的语言。要知道，它们有时候连着叫两声，然后沉默一会儿；有时候放连珠炮似的连着叫，或者蹲在树上不停地叫——当它们看见或听见有危险的时候，便那样叫。”鲁吉奇一面用碟子喝茶，一面说，“还有，我们这儿常发生地震。地震的级数很小，大多数人觉不出来。可是每次地震时，野鸡都惊慌失措地大声叫。开始，我也搞不清楚，它们为什么那样叫？后来，有一回，我在刈草场过夜，睡在地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坐在大车上，大车摇晃得非常厉害。我醒来时，才明白是地震了。周围的野鸡全在大声叫，虽然那还是深夜。我便想到，野鸡对地震的感觉大概比人类灵敏。果然如此。有一次，白天野鸡又那样叫了起来。后来，从城里送来了报纸，我一看，报上说，那天发生了级数不大的地震。”

鲁吉奇又往碟子里倒了一点热茶，接着说道：

“只有一件事，我至今不明白：野鸡怎么能比我们先听见声音？”

“如果人和各种动物离声源的距离一样，那就

应该同时听见那个声音。”我反驳道。

“情况不是那样的！离我们5公里远的一个国营农场，为了挖基坑，需要用炸药爆破。我知道，准备在中午12点整引爆。我手里拿着表，站在门廊里等候。我看见，在国营农场的上空腾起了一股尘烟，声音还没有传过来，突然前后左右，树林里所有的野鸡都惊慌失措地大叫起来。随后才传来爆炸声。野鸡比我早几秒钟听见了爆炸声——可能是大地的颤抖先传到了这里！”

暴风雪前的高鼻羚羊

一大群高鼻羚羊在山谷里吃了一早上草。覆盖着薄薄一层积雪下面的蒿草又能充饥，又能解渴。正月的太阳很低，给每一只羚羊都照出一条长长的影子。高鼻羚羊不时抬起头，竖起耳朵仔细听一阵，又低下头去吃草。那天早上，它们过得很安静，没有什么去惊扰它们。

忽然，一只母羚羊不再吃草了，它仰起头站了一会儿，然后向前走去。又有几只母羚羊停止了吃草，虽然那里有的是蒿草。过了一会儿，那一大群羚



羊全不吃草了，一齐离开了肥沃的草地。

它们急匆匆地就同一个方向走去，它们先是一步一步地走，后来，过了中午，就索性奔跑起来了。它们在朝西跑。冬季的白昼很短：它们跑了整整一天。

傍晚，有几个打狼的猎人在营地上修理出了故障的汽车。等他们把汽车修理好，太阳已经西沉了。他们围坐在火堆旁，吊起一只大铁锅，炖上了肉。

最年轻的一个猎人问道：

“为什么今天来吃草的羚羊这么少？整整一天，光看见一群一群的羚羊往梭梭树林里走。快到傍晚的时候，它们索性往那里跑了。”

“可不是嘛！我们也看见了。”另外几个猎人说道。

“看来，我们没有必要这么着急修理汽车。明天早晨再修理也不迟，反正明天我们不能去打狼了！”队长说。

“为什么？”几个猎人失望地异口同声问道。

“如果高鼻羚羊往梭梭树林里和沙丘下跑，那就说明要来暴风雪了。这个征兆非常可靠。”

第二天早上，天气和前几天一样好。但是，到了中午，天空很快被乌云遮住了。刮起了呼呼的北风，飘下了稀稀落落的雪花。过了一会儿，暴风雪大作，一昼夜间，把荒漠变成了一个可怕的疯狂世界。

在暴风雪来临的前一天，高鼻羚羊就预感到要变天气，所以赶紧躲到安全的地方去了。

赤颈鸭的天气预报

美丽的金黄色的秋天，忽然一下子就结束了。北风怒号，大雨点噼噼啪啪地敲在帐篷上，天立即冷了。一张嘴就哈出水汽，像冬天一样。

我们躲在睡袋甩，谁也不乐意去烧水彻茶。

“要是再有几个好天儿，我们就可以完成任务了！”我们的勘探队长嘟嘟囔囔地抱怨道。

我们都半天没有吭声，默默地静听雨点敲打帐篷顶的声音。身强体壮的人闲呆着，可真难受！

暮色苍茫时，我们听到从帐篷外传来马蹄踏在稀泥里的声音和马打响鼻的声音。有个人骑马停在帐篷前，跳下了马。

我从睡袋里探出大半个身子，打开使用蓄电池

的电灯。有了灯光，帐篷里显得暖和一些了。

帐篷的门被撩起一个角，一个熟识的猎人钻了进来。他脱下雨斗篷，坐在门口的折叠椅上。

“你们的工作进行得怎样？”他从挎包里取出给我们勘探队送来的报刊信件，问道。

“你瞧，我们在睡袋里躺了一天没出去。”

“难道说，一直到 11 月过节那天，也不会晴吗？”我们的一个年轻队员简直是在呻吟着说。

“会有晴天的。而且会有很多晴天。”猎人颇有把握地回答。

“您怎么知道？”勘探队长马上来了精神。

“有征兆!”

“相信征兆，是很危险的!”

“有十分可靠的征兆!”猎人用深信不疑的口吻说道，“刚才，我经过湖边时，看见有一群一群的赤颈鸭在水里游。既然赤颈鸭还没有飞走，那就说明还会有很长时间的好天气。这几天突然降温，只不过是头一次预告罢了。我还没把葡萄埋起来呢！等大雁从北方飞到我们湖上来时，天气就真要开始冷了，不会再暖和了!”

在那个寒冷的夜晚，我们谁也不相信赤颈鸭的天气预报。

但是，第二天，天果然晴了，刮来了南风。我们又到野外去继续做我们的勘探工作了。

狂风暴雨之前

在天吉斯湖中的小沙岛上，有无数银鸥。虽然只要有一点原因，都能引起它们狂笑般的叫声、喧嚣和争吵，从早到晚都是这样，但是，也有一些和平的场面。比方说，这边一只刚出世三天的毛茸茸的小银鸥雏，笨头笨脑地迈着艰难的步子，一拐一拐地朝邻巢里一只庄重的老雌银鸥走去了。那只雌银鸥正在自己窝里孵蛋。眼看它的雏鸟就要出壳了。但是小小的不速之客毫不客气地朝雌银鸥的肚皮底下钻。雌银鸥抬起点身子，让外来的雏鸟爬进窝里，趴在它的蛋之间。外来的雏鸟妨碍雌银鸥孵蛋，搞得雌银鸥不得不一再改变姿势，好容易才趴下了。但是它没有把不速之客撵走。

雄银鸥飞回窝旁来了。雌银鸥从蛋上站起来，向它跑过去。雌银鸥闭着嘴不停地发出咕咕声，还

一个劲儿点头。雄银鸥转过身去不理它。但是，雌银鸥忙不迭地绕到雄银鸥面前，又一面咕咕叫，一面鞠躬，这样重复了好几遍。雄银鸥终于被打动了，吐出一大堆它刚才吞下肚的飞蝗，那副神气，好像在说：“给！吃吧！只要别再缠着我就行了！”

雌银鸥吃完雄银鸥给它的食物后，飞到湖里去洗澡。雄银鸥从容不迫地走到窝里去帮雌银鸥孵蛋。

那天晚上，天上连一片云也没有。在夕阳的照耀下，湖水像个巨大的油斑似的闪闪放光。但是晴雨表上的气压指针却骤然下降，预报天气要变了。

忽然，栖满了银鸥的沙岛上翻腾起来。大批银鸥飞上了天空，疯狂大笑般地叫着，在空中盘旋一会儿，落在岛上，又重新飞起。我们观察了半天，发现并没有敌人来侵犯，它们好像是在给自己制造惊慌，又把一种神秘的不安感觉传给别的银鸥。一直闹到天黑，它们才安静下来。

过了大约 10 个小时，从北方刮来了狂风，下起了瓢泼大雨，湖里的水上涨了，差一点把银鸥的窝淹掉。

银鸥的“紧急天气预报”十分准确。

啼　兔

夏天的毒太阳火辣辣的。周围是一望无垠的灰秃秃的荒野。我们的汽车已经跑了几十公里，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去了，周围仍旧是那一望无垠的平原，好像我们没有动地方似的。碎石地面上，只生长着瓦灰色的蒿草。

前面终于出现了一条色泽鲜明的蓝带子。汽车越往前走，这条带子就变得越宽。那便是神奇的巴尔哈什海——碎石荒漠中的蔚蓝色的大海！在地平线上，蔚蓝的天空与蓝绿的海水溶为一体。

在海湾插入平坦的两岸的地方，生长着碧绿的芦苇。说得确切一些，那已经不是海湾了。风筑起一道堤坝，将海湾与巴尔哈什海隔开了。这一带荒无人烟，所以每个海湾湖都成了养禽场似的池塘。不过，那儿没有家禽；水里和芦苇丛里有无数鹬鸟、鹭鸶、各种各样的野鸭、大大小小的凤头鸊鷉、跟乌鸦一样黑的大鷭（fán）和水鸡。这个野生养禽场热闹非凡。空中还有鸥鸟在疾飞；大雁粗声粗气地咯咯

叫声，把一切其他鸟的叫声都压下去了。甚至还可以看见稳重端庄的天鹅在远处游来游去。

我这个热爱大自然的人，站在岸边真舍不得离去。但是，忽然一件奇怪的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看见一片宽大的黄叶子自己从岸边迅速向荒野里跑去。骄阳似火，一点风也没有，那片叶子却在不停地往前跑，简直像童话里一样。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我举起高倍数的望远镜仔细看时，只见那片神秘的叶子跑到一个啼兔的洞前，就停住了。从叶子底下钻出一只短尾巴小兽。我觉得这只小兽很像生物角里的豚鼠。原来啼兔背着大叶子，就像我们打伞一样。它后退了几步，把大叶子拖到一堆干草旁，盖在干草上。那堆干草是它储备的冬粮，是它勤勤恳恳地把草堆成堆，放在烈日下晒干了。

啼兔站在大黄叶子上，用四只脚踏着，踏着，踏了半天，想让叶子紧贴在干草堆上。然后，它又去拖运另一片叶子。我发现别的啼兔也在忙着做这种事情。它们也在拖运一些宽大的黄叶，拖到自己的洞旁，盖在干草堆上。

第二天早晨，我听见雨点敲在帐篷上的声音。在巴尔哈什湖的北岸，极少下雨。在下雨的前一天，啼兔就知道要下雨，赶紧把它们的干草堆盖起来。如果盖在干草堆上的叶子不被风吹掉，干草就会很好地保存下来。啼兔也就可以不再为了储存冬粮的事情奔忙了。

狩猎专家的一天

狩猎专家脚穿滑雪板，在阿钦斯卡亚原始森林里已经走了两天多。他拖着一辆窄长的轻便雪橇，雪橇上载着背囊和睡袋。还没有到黄昏，他就不得不张罗过夜的事情了：得砍一些冷杉的树枝垫在地上，还得准备好充分的木柴，以便度过一个漫长的冬夜。

北方的冬季，天黑得很早，夜长得像没有头似的。狩猎专家早已睡醒，再也睡不着了：天亮前很久，他就烧开了水，沏了一壶酽酽的茶，把携带的东西整理了一下，开始考虑此行的详细计划。

天亮后，他脚上的滑雪板又在原始森林里吱吱咯咯地响了起来，窄长的雪橇沙沙地跟在后面。在

这短短的一个白昼里，他又在一刻不停地登记灰鼠和紫貂，忙于“阅读”和观察林中雪书上的动物脚印。

天又黑下来了，又该张罗过夜的事情了。忽然，他看见在林中小溪的拐弯处，有一所猎人过冬用的小房子。一副滑雪板插在门外的积雪中。从烟囱里冒出缕缕炊烟弥漫在低处的树木间。看来主人在家。

狩猎专家一走进这所圆木搭的小房子。首先注意到的东西，是挂在墙上的一支价钱昂贵的晴雨表。狩猎专家边脱大衣，边指着晴雨表问道：

“这对你有什么用？”

“怎么没有用？我不看晴雨表，就不到原始森林里去。我总是根据它来制定计划的。”主人说着，用手指头敲了敲晴雨表的玻璃。指针颤抖了一下，明显地歪到一旁去了。“嘀！气压降得多厉害！这会儿一只灰鼠也碰不到了。所以今天我不出去了，在家里呆着。”

“怪不得今天我没看见灰鼠。我正觉得奇怪呢！早上还碰见几只，过了中午，连一只也看不见了。貂

的脚印子，打昨天我就没看见。炊烟也不往上飘，光在下面弥漫——这说明要变天气了。”

“灰鼠倒不是看烟行事的，它们却能像晴雨表似的准确无误地预报天气。即使天气像今天这么好，有大太阳！可是只要晴雨表指示的气压明显地往下一降，灰鼠准一只也不出来了。如果气压下降得很慢，那么灰鼠还是会出来的，只是出来得少一些。等到气压开始迅速上升时，灰鼠就会出来满处跑。哪怕雪还下个不停，灰鼠也敢出来。”

“太妙了！”狩猎专家惊讶地说，“真惭愧！我怎么没想到这件事！我一定也买一支晴雨表，看看效果怎么样。”

家里的晴雨表

一个多月没下雨了。天天烈日当空照，天气热得要命！田地和菜园的模样儿都变得很可怜。眼看河水一天比一天浅。在没有风的中午，汽车开过时，扬起一大片尘土，尘土悬浮在道路的上空，久久不散。

在森林哨所里，要等到天快黑时，才能工作。白

天我们整天躺在阴凉里，热得浑身无力。

夕阳又向森林后面雾气腾腾的粉红色烟尘里落去了。看来，明天又是个大热天。在苍茫的暮色中，猎人家里养的母牛从森林里回来了，哞哞地叫着。整个一夏天，他家的猪都和母牛形影不离，每天早上一同到森林里去，傍晚又一同回来。但这一次不知为什么，猪没有回来。失去一头肥大的种猪，是个相当大的损失。因此猎人立刻骑上马，到森林里的草地上去找猪。这时，森林里已经越来越黑。猎人的妻子焦虑不安地去挤牛奶。不知为什么，母牛站在牛栏外，不肯进去。猎人的妻子没有注意这件异乎寻常的事，只顾在牛身旁坐下来挤奶。

突然，牛棚里有谁咳嗽了一声。

猎人的妻子吓了一大跳，心想：是不是有贼钻进牛棚里去了？

她丢下牛奶桶，跑到森林哨所里去。老爷爷坐在桌前，正在煤油灯下看报。

“爷爷，有人钻进了牛棚，在牛棚里咳嗽，我真怕那是个强盗！偏偏这时候萨沙骑马找猪去了……”猎人的妻子吓得魂不守舍地低声说。

“森林里哪儿有强盗？！一定是你发生的错觉。我跟你去瞧瞧。”

老爷爷站起身，拿了手电筒，不慌不忙地朝牛棚走去。

母牛还是站在牛棚外不肯进去。忽然，从牛棚里清清楚楚地传来不知何人的叹气声。

“牛棚里还真有人！”

老爷爷吃惊地站住了。

这时，猎人回来了。

“哪儿也找不到我们的猪！”他忧虑地说着，跳下马。

“我说，孩子，牛棚里有人。”老爷爷从地上拿起一把大铁叉，对猎人说，“我亲耳听见那人叹气。也许是喝醉了，躲在那里。可他是打哪儿来的呢？刚才玛丽亚听见他咳嗽。”

“给我手电筒。”猎人说着，大胆地走进牛棚。

手电筒的光照在墙上，照在地上，照在牲口槽下面，然后停住了——猪躺在牲口槽底下，把嘴藏在墙角里。

“原来它在这儿，却害得我跑到森林里去找！

老爷爷也觉得奇怪极了，说道：

“它一次也没进过牛棚，在板棚下面，有它自己待的地方——它不是总睡在那儿嘛！”

那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大家一直议论着猪的反常行为。后来，老爷爷恍然大悟，说道：

“准是猪感觉出要变天气了，所以躲进了牛棚。明天准下雨。我想起来了，从前，我父亲就曾经根据猪的行为来预报天气。他比所有的人都早知道天气将有什么变化，当时使老乡们很惊讶。夏天，如果一连许多天酷热，不下雨，然后突然变天气，在变天气之前，猪准各自躲的躲，藏的藏。”

第二天早上，哨所里的人醒来时，听见从窗外传来滴滴答答的雨点声。

有羽毛的气象学家

有一条叫做塔尔加尔河的山涧，这条河的两岸，全是悬崖峭壁，就在这些悬崖峭壁的岩洞里，筑有一些蓝鸟的巢。那是真正的蓝色鸟，不是童话中的青鸟。苏联动物学家们称它们是紫鸫。它们是从中国南方和印度迁来的鸟，几十年前才出现在天山

北部。因此，动物学家们很想给它们拍电影、照相片。

几位动物学家在离蓝鸟窝不远的地方，搭了个结结实实的帐篷。蓝鸟很快就对帐篷习惯了，若无其事地出来进去喂它的雏鸟。

照相机和电影机的哒哒声，被山涧的哗哗声淹没了，因此并没有引起蓝鸟的惊慌。

窝下面，有一块露出水面的石头。蓝鸟总是衔着食物先落在那块石头上，然后再飞到筑在岩洞中的窝里。过了不久，水位变高了，但这并没有使长腿的妈妈为难，它继续落在这块石头上歇脚。

离这块石头不远，在山涧当中，还有一些石头露出水面。涧水从那些石头旁边流过去，把冰凉的水花溅在石头上。石头之间，有个河乌的窝。河乌的雏鸟总是被水浇得湿淋淋。但是，这并不违反河乌的生活习惯，因为它们正是在水里找食物吃的鸟。

鸟妈妈每天给雏鸟送 25 次食物。河乌在水底捉昆虫，蓝鸟在岸上捉蚱蜢和飞蝗，有时还捉蜥蜴。蓝鸟的雏鸟嗓子眼儿活像是橡胶做的，连个儿挺大

的蜥蜴它们都能吞下。有时，蓝鸟为改善一下雏鸟的伙食，还在岸边和浅水湾里为雏鸟捉小鱼。

一天早上，忽然蓝鸟和河乌都特别忙，不知为什么，那一天它们给雏鸟送去的食物，比平日要多一倍。到了傍晚，它们的雏鸟都已经饱得张着大嘴，扭开头去，不肯再吃鸟妈妈塞给它们的食物了。那时，鸟妈妈们才开始自己吃东西，吃完又去找新的食物。那一天，两种鸟妈妈都给雏鸟送了 40 多次食物。

我们吃晚饭的时候，谈起蓝鸟和河乌在那一天里的奇怪行为——为什么它们给雏鸟吃了这么多东西？我们竟没有注意到，晚上在天空的西侧出现了黑压压的乌云。然而蓝鸟和河乌却根据它们鸟类的神秘而准确的“天气预报”，早上就已经知道了。那一大它们把雏鸟喂得饱饱的，免得第二天下雨时让孩子挨饿。

水灾和老鼠

1928 年春天，额尔齐斯河发出隆隆的响声，解冻了。当时风刮得很大。巨大的冰块互相推搡着，

拥挤着，窸窸窣窣、咔嚓咔嚓地响着，顺流向下漂去。从河面上散发出袭人的寒气。混浊的河水冒着泡沫，在冰块之间旋转出漩涡。人们聚集在岸边，观看额尔齐斯河解冻时的奇景。

那年，流冰是白天开始的，所以来看的人很多。一位身穿棉大衣，竖起大衣的皮领子的老人，向另一位比他更老的老人说：

“不久前，我不就跟你说过，河要开冻了嘛！”

“是的。可你是怎么知道的？”

“在我们那儿，每年都是白嘴鸦飞来后恰好过20天，伏尔加河的流冰就开始了。看来，这儿也是如此。”

忽然，人群里有的人吹起口哨，有的人惊叫起来——只见在漂浮过去的一个大冰块儿上，有一只浑身湿淋淋的雪兔；另外一个冰块儿上，有一条狗。大概是那条狗追雪兔追到河里的冰上去了。就在那个节骨眼儿，冰裂开了，冰块就载着它们漂走了。狗也是浑身湿淋淋的、夹着尾巴在冰块上跑来跑去，可能还在尖叫，但是流冰的轰响将一切其他声音都盖过去了。

明天考试，所以我和同学们看了一会儿就回家了。我们读书读到深夜。外面气温骤然下降了许多。我们觉得宿舍里也冷了起来。

就寝前，有个同学从钉子上取下大衣，盖在被子上。

“快看！老鼠！”他吃惊地叫了起来。

三只灰色的老鼠一溜烟儿似的逃到他的床底下去了。

“它们爬到我的大衣上去干什么？！瞧！瞧！你的大衣上也有老鼠！”

我跳起身，把老鼠抖落在地上。一只老鼠钻到床底下去了，另一只顺着拖到地上的被子，爬上了床。

“它们简直疯了！”同学们生气地说。

“也许地窖里进水了，所以老鼠逃出来了？”我猜测道。

“听说小鄂姆卡河涨水了。不过，我们这儿离鄂姆卡河远着呢！”同学们反驳道，“你还没脱衣服，你到地窖里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儿。”

地窖，是女房东冬天放食品的地方。我进去一

瞧，里面干干的，一点水也没有。

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处都检查到了，但是哪儿也没有再找到老鼠。

“是不是昨天老鼠感觉到了鄂姆卡河涨水，地窖里有进水的可能性，所以赶紧逃难？可是结果地窖里没有进水。”同学们说。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市里的防汛部门在向水灾作斗争的时候，就应该录用老鼠来预报水灾！”我回答。

河水泛滥之前

在巴尔纳乌尔附近，鄂毕河的左岸非常陡峭，右岸却是平平坦坦的，一直延伸到许多公里远，全是春汛时被水淹没的草地。草地上长满了稠李与河柳的丛林，黄澄澄的野百合花从茂盛的绿草丛里探出头来，一片片勿忘草的花盛开着，远看活像蔚蓝的湖水。

初夏，在早霞和晚霞的照耀下，布谷鸟和长腿秧鸡在鸣叫，鸥鸟在唱，无数形形色色的鸟儿飞来飞去。

许多年前，在 4 月末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沿着鄂毕河左侧的陡岸走去。积雪早已融化。空中洋溢着潮湿土地和新鲜嫩草的芳香。在融雪水形成的水洼里，驴蹄草的花开得一片鲜黄。突然，从我的脚下噼里啪啦地飞起一只野鸭。它的窝就做在菜园的边上，窝里有五个蛋。鄂毕河的左岸上，是人烟稠密的别墅区，我从小就常到这里来住。那时候，每年春天都爬到峭壁上去采野花，捉蝴蝶，但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野鸭在这么热闹的地方做窝。

那天早上，我在菜园里还找到另外两个野鸭窝。这件事引起我父亲的很大兴趣。第二天，我们牵着猎狗，在那一带一共找到五个新做的野鸭窝。

那天晚上，几位猎人（我们的邻人）坐在我家的花园里喝茶时，谈起这件事。大家都说，平时野鸭总是在草地上做窝，谁也没见过野鸭在大城市近郊的陡岸上做窝。你一言，我一语，争论了半天，也没得出任何结论。只有尼古拉·伊凡诺维奇一个人没有吭声。等大家争论够了，他说道：

“鄂毕河要发大水了，一发大水，就会淹没草地上的野鸭窝。野鸭知道会这样，所以今年搬到地势

高的左岸上来做窝了。”

“尼古拉，你别瞎扯了！野鸭又不是神仙，怎能预先知道这种事情！”一位猎人反驳他道。

真的，野鸭怎能知道那年春汛时水大，还是水小呢？

果然，那一年阿尔泰山上融化的雪水酿成鄂毕河水泛滥。水不停地上涨，把右岸上的草地整个淹了。一直到离城 20 公里的海狸村，只有灌木的树梢露出水面。

那年，河水淹了所有的小岛屿，除了野鸭的窝以外，其他做在地上的鸟窝全毁了。

好像野鸭确实知道，在闹水灾的年头，应该在什么地方做窝。

几十年过去了。许多老猎人已经离开了人间。巴尔纳乌尔城也建设得叫人认不出了。不久前，我有个机会旧地重游。我顺便去看望了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在同年龄的老人之中，属他的寿命最长。他依旧神情矍铄，老当益壮，从早到晚在园子里干活儿。

我们坐下来喝茶，回忆着市郊区的那些最适于

打猎和钓鱼的地方。

“你还记得有一年野鸭跑到左岸上来做窝的事吗？当时，许多人都认为不可思议。”

“当然记得。那件争，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去年又是那样。后来又发大水了。20 公里以内淹得连个小岛子也看不见了。你还记得当时别人全说我瞎扯吗？现在证明了我的话是正确的！”

“可是，野鸭怎能在半个月以前就预先知道鄂毕河要发大水呢？这件事似乎是偶然的。”我反驳道。

“偶然就偶然吧！你再等几十年看看！我反正是等不了啦！不过，我还是深信不疑，这件事情不是偶然的。”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斩钉截铁地说。

我在耐心地等待鄂毕河下一次发大水。

熊的先见之明

狩猎专家坐在小屋的窗前，一个早上都在整理笔记。他觉得十分过意不去，因为猎人为他没有到原始森林里去。他收起笔记本，穿上大衣，走出了屋。太阳刚从云层里探出头来。云层的隙缝间露出

了冬季的蔚蓝天空。一只熊鴷（liè，啄木鸟的一种——编者）在小河边惊慌地叫着，在凛冽的寒气中，听起来好像它就在附近似的。云雀和鳾（shī）鸟在啼啭。不知为什么，鸣声刺耳的星鸟今天倒沉默了，不声不响地在树上飞来飞去。

“您为了我才呆在家里，是吧？”狩猎专家走到主人面前问道。

主人正站在齐膝深的积雪里，把短外套都脱了，在匆匆忙忙地砍一棵倾倒在地上的雪松枝杈。

“就是为了您才待在家里，波利斯·阿列克谢维奇！”猎人笑道，“整个一个冬天，您是我家头一位客人，而且您来得正是时候——我想求您帮我干一件事，行吗？”

“当然！”

“我砍好了一些圆木头，准备盖库房用的。趁着还没有来暴风雪，请您帮我搬运到小河边去。”

“搬到那儿去干什么？”

“我想在那儿盖一间仓库，把大张的熊皮和驼鹿皮收藏在那里面。灰鼠皮和貂皮，我可以自己用雪橇运走。春天，等水位高的时候，再租一只汽艇来

拉大张的皮子。这间仓库，以后也会有用的。”

狩猎专家帮猎人将一段一段的圆木拖到河边。吃饭的时候到了。坐在烧得暖和和的小屋里吃炖榛鸡，觉得那食物特别好吃。

“您为什么把仓库盖在这么不方便的地方——盖在高冈上？”狩猎专家问道。

“春天，水准大，地势低的地方会全部被水淹没。而且春天准来得特别早，天气一下子就会暖和起来。”

“您的晴雨表能预报天气。但是，哪一种神秘的仪器，能在几个月前就预报春天会很快地暖和起来，而且水准大呢？”狩猎专家惊讶地问道。

“这不是仪器预报的，是野兽预报的。头年秋天，野兽就能感觉出明年春天什么样。”猎人笑道。

“什么野兽？”

“一个冬天，我打了三只熊。它们的窝都设在地势高的地方。这说明，春天水准大。野兽不会搞错的。”

“在变天气之前，您大概也能发现动物会有反常的行为吧？”

“是的。比如说，春天有时下大雾。一下大雾，周围什么也看不见了。离村庄不远，有个松鸡爱去的地方。我傍晚到那儿去，坐在夕阳的光照下听它们唱歌。飞去了许多雄松鸡，我想：第二天天气准好。可是，早上连一只雄松鸡的叫声也听不到了。满天是红彤彤的早霞。松鸡落在那儿，嘴里全像含着水似的发不出一点声音。我不懂这是怎么回事儿。一个小时以后，天大亮时却下起大雾来了。原来头天晚上，松鸡就感觉到了要下雾，因此飞到那儿去，做好了准备。还有这种情况：我的晴雨表指示着‘晴’，但我不知道，气温会不会降到零下 30 摄氏度？如果松鼠窝里有好几只松鼠挤在一块儿，那就说明第二天要大冷。松鼠是准备好了挤在一块儿取暖。所以头天晚上我赶紧把炉子烧得旺旺的，可以观察到很多这类现象。住在原始森林里，要是不懂这个，怎么行呢？您是一位科学家，请您告诉我，飞禽走兽怎么会预先知道天气？”

“科学家早已对飞禽走兽能预知天气这种本领发生了兴趣。但是至今还没能研究出一个结论！”

狩猎专家觉得自己活像一个在教室里解答不

出小学生提出的问题的老师。

一举两得的防波堤

萨哈林岛上有个港口城市，叫做涅维尔斯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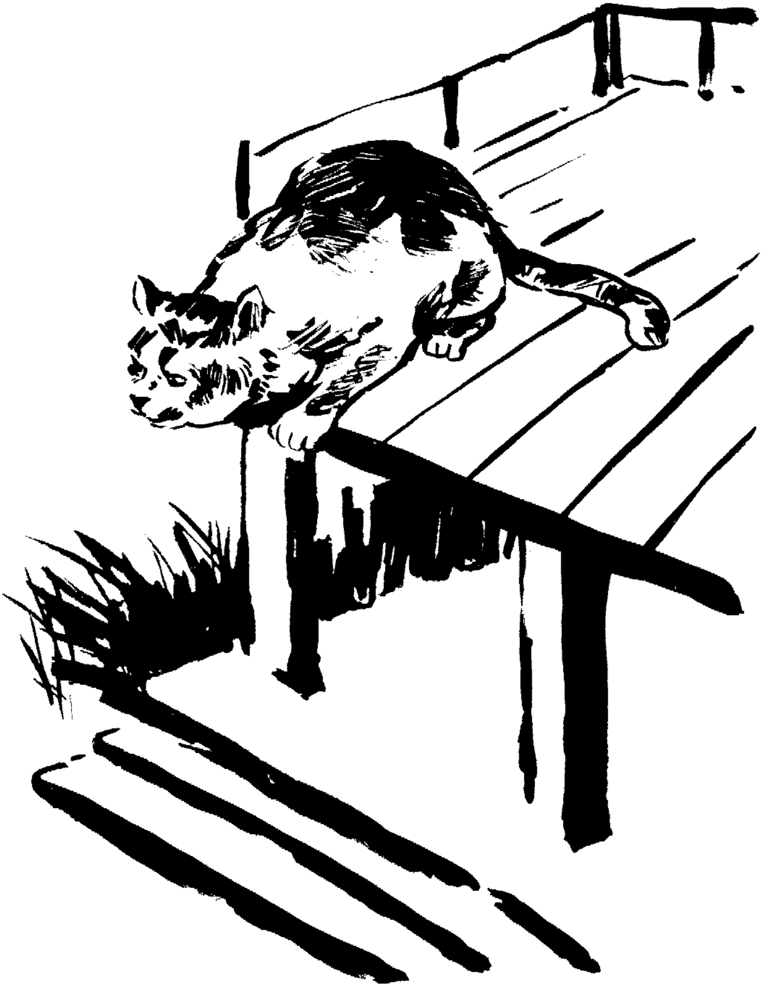
为了保护海湾，那里筑起了一道钢筋水泥的防波堤。

有一天，涅维尔斯克的居民发现，有两只大海狗趴在防波堤上。大家没有去惊动它们。原来这两只海狗是来侦察的。它们觉得那地方是个挺不错的栖息处。于是，过了不久，防波堤上就热闹起来了，来了一大群雄海狗，还带着许多小海狗。

涅维尔斯克的居民们渐渐地看惯了这些海狗，也就不以为奇了。但是，一天早晨，天气晴朗无风，防波堤上的海狗却一只也看不到了。大家都很奇怪。

过了不大一会儿工夫，暴风雨便袭来了。打那以后，科学家们对防波堤上的海狗进行了观察，发现那些海兽的感觉非常灵敏，每次风暴来临之前，海狗都及时离开防波堤。

现在，涅维尔斯克的居民不需要再使用晴雨表



了。他们一看防波堤，就知道天气有没有变化。

地震之前

母猫在露台的地板底下生了一窝小猫。小猫成天尖声尖气地叫着。小艾莎多么想抱抱它们！但是小猫躲在地板下面不出来，也没法将它们掏出来。因为缝太小，连大猫都只能是勉勉强强地才钻进去。

这是在塔什干，5 月的一个温暖的夜晚，小艾莎全家人都睡在露台的地板上。这天晚上，艾莎怎么也睡不着，她要求爸爸给她把小猫弄出来玩玩。后来，爸爸实在没有办法了，答应第二天早上请一位木匠来把地板撬开。

可是，睡到半夜，爸爸妈妈忽然被女儿的笑声吵醒了。艾莎说：

“木尔卡自己把小猫给我叼来了！”

艾莎的父母果然觉出，有什么东西在自己的身上爬。是几只小猫。

“哎呀，太讨厌了！”母亲惊叫起来，把小猫从身上推下去，原来是大猫把小猫从地板底下叼出

来，放在露台上较高的地方了。

忽然，整所房子晃动起来。

这是一座老房子。只听得轰隆隆一阵响，房间的天花板塌下来了。邻居家房子的墙也倒了。从地下传来震耳欲聋的雷鸣般的声音。

呛鼻的尘土和白灰在空中飞场，像浓雾一样遮没了一切。艾莎全家人都穿着睡衣逃到花园里去了。母亲吓得魂飞魄散地把女儿紧搂在怀里，艾莎紧搂着一只小猫。

房子整个塌了，只剩下一个露台。

大猫事先感觉出要地震，所以将小猫从地板一下叼到上面来了。

塔什干的鸽子

在塔什干中心区一所大学的后院里，有一座小平房。小平房四周有个小花园，樱桃树和桃树绿成一片。

这小平房的主人，是退休老职工库兹米奇。他从小喜欢养鸽子。现在他不上班了，整天待在家里，更加与那些有羽毛的好朋友形影不离了。库兹米奇

一个人生活，因此，每天只有鸽子倾听他那些啰里啰唆的牢骚话。

一天晚上，另一个爱养鸽子的人——年轻小伙子瓦西亚，从城市那一头到库兹米奇家里来串门。矮胖的主人热情洋溢地对细高挑儿的客人介绍他的筋头鸽的优点。客人笑吟吟地听着，也不抬杠。他们谈到很晚。客人起身告辞时，库兹米奇说道：

“瓦西亚，今天你就住在这儿吧！天已经晚了，路这么远……”

他们喝完了一瓶酒，库兹米奇又下地窖去取出一瓶自己酿的樱桃酒。

睡觉时，库兹米奇把床让给客人，自己睡在地板上。

睡到后半夜，天还没有亮时，瓦西亚被一阵嘈杂声惊醒了，嘈杂声是从阁楼上传来的。鸽子在那里瞎扑腾。

瓦西亚一跃而起，从睡得正香的主人身上跨过去，推开窗户，望着窗外黎明前的黑暗。鸽子的羽毛和绒毛纷纷地从上面落下来，掉在他的头上。鸽子都从阁楼里飞出来了，落在房顶上，在铁房盖上不

安地扑着翅膀走来走去。

邻居家的狗拉长声音嚎叫起来，打破了城市黑夜的寂静。

“库兹米奇！准是猫钻进鸽子窝里去了！”

但是主人睡得太香了，没有听见，瓦西亚弯下腰，使劲推推他的肩膀，叫道：

“快起来，你听，鸽子……”

就在这时，传来一阵隆隆声，房子摇晃起来。瓦西亚从主人身上摔了过去，脸重重地撞在铁床上。天花板和墙上的泥灰噼里啪啦往下掉。

“地震了！”客人大声嚷着，从敞开的窗户跳了出去。

瓦西亚跳到院子里，才清醒过来，想起老人还在屋内。这时，传来了老人哭声哭调的呼救声：

“救命呀！”

瓦西亚急忙又从窗户爬进去。一看，库兹米奇满头满身的白灰，朦朦胧胧地趴在地上。瓦西亚将他扶起，帮助他从窗户爬到院子里。

这所退休老职工的小平房，在地震中倒塌了。

库兹米奇只好带着他那些会预报地震的鸽子，

搬到瓦西亚的家里去住了。假使他早知道鸽子能预报将要发生地震——在地震前焦急不安地骚动，他们就可以及时地从小屋里逃出米，躲到院子里去了。

地震和狗

深夜，遥远的苏联南方城市阿什哈巴德。人们在沉睡中，只有路灯在黑暗里发出亮光。不知为什么，市郊有几只狗在异乎寻常地大声嚎叫。

有一家，养了一只长耳短毛品捷狗。这天夜里，他们全家人都被这只狗的叫声吵醒了。它一会儿尖声尖气地叫，一会儿低沉地怒吼，而且还咬住小主人的被子的一角，拼命地往地上拖。孩子被爱犬吵醒了，笑嘻嘻地和它夺被子。

“回去!”父亲从邻室里生气地喝道。

但是狗不走开，而是跑到房门口，用两只前爪使劲抓门，哀吠着，还用牙咬门坎。忽然，它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长嗥，然后坐下去，朝天花板仰起头。

“你把狗放出去吧!”父亲喊道。

孩子从床上爬起来，打开房门。狗急速地朝夜的黑暗里跑去。

但是，孩子刚躺下，狗又回来了，一边叫一边抓门。它又要进来。

“它是不是疯了？”父亲走过来，气呼呼地嘟囔着。他点上灯，打开房门。

狗飞也似的冲了进来，径直跳上孩子的床，咬住孩子的睡衣，把他往地上拖。

父亲一脚把狗踢到屋角里，狗跌了个四脚朝天，但是连叫也没有叫一声，便一龇牙咬住主人的脚。主人痛得喊了起来，后退了几步。狗却一跃，跃过整个房间，又蹿上了小主人的床。孩子跳了起来，把身子贴在墙上：今天狗的行为太奇怪了，把孩子吓哭了。这时，狗又咬住孩子的衣服，它后退着，一边浑身发抖一边尖叫，把孩子向门口拖。

母亲也过来了。她用惊吓的目光望着这个场面，忽然恍然大悟似的绝望地喊道：

“狗疯了！快救孩子！”

墙上挂着一只装有子弹的枪。父亲一瘸一拐地奔过去，抓下枪。

这时，狗已经一边吼叫一边龇牙，把孩子拖到了通外面的房门口。

“快开枪！它会把孩子咬伤的！”母亲气急败坏地喊道。

“不许开枪！不许打它！”孩子两只一手搂住爱犬的脖子，放声大哭。

狗使出全身力气，把孩子拖到了房门外。父亲正想追过去时，灯灭了。地板在脚下前后摇晃起来。天花板轰隆一响，塌了下来，砸在屋里的人的头上。发生了强烈的地震……

早上，救护人员发现了这个孩子。他在倒塌的小房子旁伤心地哭着。品捷狗坐在小主人身旁，它一看见生人，便怒气冲冲地吼叫起来。

“爸爸在里面……妈妈也在里面！”孩子哭哭啼啼地说。

救护员把孩子的父母从瓦砾堆里刨了出来。他俩都失去了知觉，幸好还没有死。他们在医院里躺了一个多月。

现在，他们全家搬到一所新房子里去住了。狗住在最光荣的地方——孩子的房间里。

野鸡侦察员

西多罗夫上尉的高射炮停在莫斯科郊外札维多夫猎场的院子里。前线在慢慢地从西边向这里移动过来。猎场中的生活完全停止了。上尉走到院子里来时，一群诱野鸭用的母家鸭立刻把他围了起来，向他要东西吃。但是现在可顾不上喂鸭子了。院户的门大敞着，也不再把马鹿关在栏里了。猎场的工作人员离开猎场时，将马鹿全都放到森林里去了。只剩下挂在门外的牌子，上面写着："1939 年从米努辛斯克附近的马鹿饲养场送来 32 匹马鹿"。这牌子给人以惆怅之感。而空空荡荡的马厩、敞着门的库房和汽车房，都说明战火快要烧过来了。

上尉走到高射炮旁。高射炮的炮口威风凛凛地指向天空。战士们在高射炮旁，有的躺着，有的坐着，正在吸烟。他们一看见上尉，都站了起来。突然，战士们振奋了起来，激动地交谈着。一位上了年纪的有胡子的中士跑到上尉面前，焦急不安地说：

"上尉同志，飞机来了，飞机来了！"

上尉不假思索地下了命令：

“准备战斗!”

过了不到一分钟，在高空里就出现了法西斯德寇的飞机。炮兵连立刻开火。高射炮喷射着火焰，朝天空射去一颗又一颗的炮弹。但是敌机在炮弹达不到的高处飞了过去，没有投炸弹。他们是飞去轰炸我们后方的某地。

等到静下来时，上尉问中士:

“中士同志，您怎么知道有飞机飞来?”

“您没听见野鸡忽然大叫吗?”

“没注意。不过，这跟野鸡有什么关系?”

“上尉同志，我们早已观察到，只要我们前线的高射炮朝飞机一开炮，野鸡马上就大叫起来。我们听不见放炮的声音和飞机嗡嗡声，因为离得太远了，可是野鸡能听见!”

入夜，这情形又重复了一次。从南方运到札维多夫猎场来的野鸡，即使在黑夜里听见有飞机袭来，也能及时醒来，“发出信号”。

第二天早上，上尉打电话向营长报告情况。

“我说，西多罗夫!”营长打断了他的话，“你们没有雷达，怎么会精确地探测出有飞机飞过去呢?”

“少校同志，我们是根据野鸡的叫声来断定的！”上尉回答。

“别开玩笑了！我跟你说正经的！”从电话里传来首长怒气冲冲的男低音。

但是，上尉并没有开玩笑。早晨和一个上午都安安静静地过去了。炮兵们就地在高射炮旁吃午饭——吃简简单单的菜汤和米饭。

“您观察出来了野鸡对飞机有反应，这可太棒了！”上尉对老战士说，“首长根本不信，甚至生气了，说他晚上亲自来检查一下。”

“这还是上一次我在奥地利前线上发现的。当时，只要阵地右翼的炮兵一开炮，野鸡就大叫起来。我们虽然听不见炮声，但是立刻做好准备：上级会不会叫奥地利人去冲锋呢？我们一次也没有闹个措手不及。”

鸟的雷达

在草原上的湖泊里，芦苇很多。春天，茂密的芦苇从招引来大批的野禽。明净的水面上、空中、附近的丛林里，到处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鸟叫声。小岛上

布满了爱喧嚣的鸥鸟的窝，从离湖很远的草原上，就可以听到它们的声音。太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白鹬、灰鹭、野鸭、小水鸭和许多别的野禽，就开始用各种声音啼叫，有的声音粗，有的声音细——咯咯、嘎嘎、咕咕，从早到晚，一刻不停。

那天，我到湖边去钓鱼，但鱼怎么也不上钩，鱼漂浮在水上纹丝不动，我只好坐在那儿欣赏春季的蓝天，晒太阳，听我熟悉的鸟叫。在城市里住了一冬，现在远离热闹的街道，暂时摆脱日常繁忙的事务，与大自然独处，感到说不出的舒适!

忽然，所有的鸟都沉默了，周围一片寂静。

这种莫名其妙的寂静延续了不到三分钟，然后我发现有一支气象探测火箭从湖土空飞了过去。等它飞过去之后，清晰地传来了它的嗡嗡声。五分钟后，湖面上又活跃起来了。鹬鸟最先开始尖声鸣叫；紧跟着，鸥鸟唧唧喳喳地喧嚣起来了。又过了一分钟，湖面重新变成一个闹闹哄哄、百鸟齐鸣的野禽集栖地。

火箭是从离湖 180 公里远的地方发射出的。鸟类对空气和土壤的波动，感觉极其灵敏，比人类的

听觉灵敏多了！

活指南针

一批年轻的哥萨克带着马匹来到基辅，来补充当时驻扎在那里的哥萨克军队。马是用火车运去的，沿途只将马牵下车遛了两次。

在基辅，军队的指挥员坐在营房院里的一把椅子上，年轻的少尉站在一旁登记马的名字。哥萨克们把马一匹一匹地牵过来给指挥员过目。

指挥员下令，先给马洗个澡。

那时正是炎热的 7 月，第聂伯河里的水被太阳晒得温乎乎的。给马洗澡，比在建筑工地上流大汗舒服多了。哥萨克们嘻嘻哈哈、有说有笑地在第聂伯河里给马洗澡，他们那些晒得黝黑的肌体，在水里与枣红色的马混杂在一起。

一位年轻的哥萨克摘掉一匹马的笼头，用一只手搂住马的脖子，用另一只手撩水给它洗嘴脸，但是这匹马摇了几下头，从哥萨克手里挣脱，跳上岸，向草原上奔驰而去。

等哥萨克们穿上衣服骑马追上去时，那匹马早

已逃得无影无踪。哥萨克们在基辅郊区寻找了三天三夜，也没有找到它。

哥萨克分队队长只好如实上报。结果不得不把逃亡的马的名字从名单上划掉。

这时，那匹逃亡的马已经离基辅很远了。它的故乡——乌拉尔养马场，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在吸引着它。它从早到晚迈着轻盈的小快步，不停地跑，一直朝东跑去。夜里，它在第聂伯河支流沿岸浸水的草地上吃草；太阳一升起，它便又匆匆地继续赶路。

在自由环境里，它越变越野。早已被遗忘的野生祖先的习性，渐渐地在它体内苏醒了。

一天早晨，这匹马走到一座小丘上。小丘下面是一个大村庄。从果园的绿阴丛中，露出乌克兰式的小房子。大街上牛在叫，狗在吠，井旁的妇女们在大声聊天儿。两个牧马人正把一大群母马和马驹子赶出村庄。

逃亡的马有生以来头一次在看见马群时没有嘶叫起来。相反，这次它撒腿便跑，迅速跑到再也看不见村庄的地方。

逃亡的马一天比一天变得坚强，一天比一天变得能吃苦。它能长时间不喝水，只靠夜里吃点沾露水的青草来解渴。它躲着城市、村庄和在田里干活的人走，但是它在绕过那些地方之后，仍旧朝东走去，活像是它带着，并且会使用指南针一样。僻静地方的小河，它很容易游过去。但当它来到宽阔的伏尔加河岸边时，不由得犹豫不决地站住了。它动弹着两只耳朵，四面顾盼。对岸离得这么远，远得只隐约可见，它不敢贸然跳进水里游过去。夏季的白昼很长，它在岸上来来回回走了一天，一会儿走到下游的一个村庄，一会儿走到上游的一个小城镇。天黑之前，它已经来回走了好几趟。马蹄在岸边踏出了一条小路。到了晚上，它已不再一步一步地走了，而是在岸边奔跑。它跑跑，停停，长嘶几声，凝望着一片汪洋，然后又重新来回跑起来。有时，一阵冲动袭来，它想不顾一切地跳下水去，但是那些不断驶过的大小船只妨碍了它那样做。一直等到黄昏时，伏尔加河镜子般的水面上才清静下来。马小心翼翼地下到水里，向对岸游去。露在水外的小黑点——马头，被夏日的暮色掩盖了起来。

急流将水里的马送到很远。当它好容易爬上左岸的沙滩时，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了，它磕磕绊绊、摇摇晃晃地上了岸之后，在一棵灌木下躺了一夜。在游那最后的几十米时，它耗尽了最后的一点力气。天亮时，它才走到岸边的草地上去吃沾露水的青草。

然后，它又继续向东走。离故乡越近，它便走得越急。它用在吃草上的时间越来越少，不断地延长赶路的时间。

一天早晨，乌拉尔养马场的青年牧马人发现马群里多了一匹马，这匹马很像两个月前交给军队的那匹。它安安静静地在马群中吃草。

牧马人立刻把这件事向组长报告了，组长惊讶得不行，因为这正是已经运到了基辅去的那匹马。

到基辅去接班的下一批年轻哥萨克报告了哥萨克团长，逃走的马回家去了。团长下令，在下一次补充马匹的时候，将这匹马捎回去。但是养马场的经理送去了另外一匹马，因为这匹马还会回来的呀！

逃亡的骆驼

我们乘坐的汽车刚刚开到离宿营地有 15 公里远的地方，突然列尼亚一下子刹住了车。一大团令人窒息的尘土追上了我们，像朵云似的把汽车笼罩了起来。列尼亚打开驾驶室的门跳下车。尘土闯进了我们的车厢。

打开发动机盖，查明是通风器的皮带断了，这是一分钟就可以修完的故障。但是，备用的皮带没有带来。没有通风器，却想在沙漠极其可怕的酷热中乘车行驶，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在汽车的阴影里开了个“会”。

“能不能用系在腰里的皮带来代替呢？”植物学家建议道。他为自己的发明感到十分得意。实际上，他只会乘别人驾驶的汽车，他对与汽车有关的技术一窍不通。所以列尼亚根本没有理睬他。

我们忍不住都笑了起来。植物学家很不好意思。

只好返回宿营地去取皮带了，别无他法。然而踩着炽热的沙子步行 15 公里路——这简直是一种

伟大的英勇行为。列尼亚决定自己去，于是开始做准备，虽然他表现得不太热情。他从大桶里灌了一瓶水。不知为什么，他又找了半天火柴，找到后，却塞在衣服口袋里。接着，又钻到座位底下翻了好长时间找工具。

“得先喝足了水。”他嘟囔道，然后慢慢吞吞地勉强喝下去一升温水，这水是装在大桶里被极热的暑气烤热的。

“我说，列尼亚，”我可怜起他来了，“晚上，等凉快一些了再去，是不是更好一些？夜里，你乘我们的自卸卡车把皮带送来。”

别人也全支持我的建议，所以列尼亚便留了下来。我们不需要费多大的劲来求他。我们躺在汽车的阴影里，半天没有说话。热得要命。汽油和汽车润滑油的气味熏得人直恶心。困极了。这时，列尼亚忽然高兴地欢呼起来：

“汽车！"

我们急忙从掩体下探出头去看。只见远远的地平线上腾起了一片尘土。列尼亚说得对——是有一辆汽车在朝我们开过来。那么，列尼亚搭乘过路的

汽车一小时就能回到宿营地，再过一个小时，他就可以乘自卸卡车把皮带拿来了。我们的情绪立刻高涨起来，大家又变得有说有笑。

不过，不知为什么，过了大半天了，汽车还没开过来。

“慢得像乌龟爬一样!”列尼亚抱怨道。

又过了半个来钟头，那朵尘云还悬在原处。

“也许是海市城楼？”植物学家推测道。

“大概是车轮在一个地方空转。”列尼亚不容争辩地说。

我们又艰难地熬过了几分钟。不是，这不是海市蜃楼——尘云开始变大。

“我们的救星来了。欢迎！欢迎!”喜出望外的植物学家高声喊了起来。

我爬到发动机罩上，举起望远镜瞧了一会儿，默默地爬了下来。

“怎么回事儿？”列尼亚大吃一惊。

“这根本不是汽车，是一队骆驼朝这儿走来了!”

我们又坐到汽车的阴影里，耐心地等待着。不

管怎样，骑骆驼到宿营地，总比步行到宿营地去（即使在夜里）方便得多。

太阳开始西斜时，骆驼队才走了过来。一共 16 匹骆驼，一匹跟在一匹的后面，安详地走着。它们小小心心地从我们的汽车旁边绕了过去。这些骆驼背上都没有驮东西，也没有赶骆驼的人跟着它们。

“如果我没搞错的话，这全是单峰驼。”植物学家惊讶地说。

一点也不错，全是单峰驼，这种骆驼只居住在土克明尼亚。真不明白，它们怎么跑到别特帕克达拉来了？只有长着蓬松长毛的双峰驼才能经受得住这里严寒的冬天。不过，我们也没有时间去仔细分析了，都赶紧跑去捉单峰驼。哪能这么容易捉呀！那些骆驼一下子就改变了它们那副冷漠、忧郁的神情，突然充满了活力，高高地仰起头；懒洋洋的步子变成了快速的溜蹄步。它们很容易就把我们甩在后面了。呛鼻的尘土像烟幕似的把骆驼遮蔽了起来。

晚上，凉快一些时，列尼亚去取来了皮带，我们又顺利地继续前进。

这件事，不久就被我丢到脑后了。直到冬天，我收到新出版的一期《大自然》杂志时，才想起那些骆驼。杂志上有一段报道，引起我的注意。报道里讲，土库曼的有关单位为了进行选种试验，购买了16匹单峰驼。他们把这些单峰驼饲养在别特帕克达拉，让它们经受酷寒和暴风雪。这些可怜的毛少的南方动物当然差一点冻死，“证实了”科学家们早已证明过的事；单峰驼不适于在北方地区生活。但是科学家还不愿就此罢休：春天，他们把那些骆驼赶到了更往北的地区，赶到了卡拉干达州。单峰驼终于再也无法忍受人对它们的这种嘲弄，因此深更半夜，它们从折磨自己的那些人身边逃走了，16匹骆驼一起逃走了。但是，奇怪的还不止这些——假使在卡拉干达州对非洲象进行“选种试验”，非洲象也会逃走的；奇怪的是：那16匹骆驼仿佛按照指南针的指示，在一直朝土库曼走，它们在回家去！

“是什么引导它们往故乡走？是本能吗？我想，是它们的记忆力。”写有关《失踪的骆驼》的报道的作者就这样结束了他的文章。科学家们曾经想象，可以强迫南方动物在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和暴风

雪条件下生活。显然单峰驼的“想法”与他们不同。如果用记忆力来解释这个问题的话，岂不是太简单了？有许多种飞禽走兽，假使被强制地送到离它们故乡几千公里远的地方时，也会自己逃回家去，那么如何解释它们的这种行为呢？在这种情况下起作用的，是不是另外一些能力，也许可以有条件地称这些能力是天赋的指南针般的机能？

非凡的本领

在火车站有个小村镇，那里一色是红屋顶的小砖房子，隐没在绿树阴下。在前面的站台旁，有五条路轨的后面，有一所大一些的房子。每天只有两趟火车在这个火车站停车，而且只停一分钟。有时，货车在这里等候那些迎面开来的火车，或者让客车先行。

站长的妻子发现他们的贮藏室里的面包和蔬菜经常被老鼠啃得乱七八槽。而且老鼠的破坏越来越严重。

有一天，站长进城去办事，顺便捎回四个捕鼠笼。晚上，他们往捕鼠笼里挂了香肠，放在贮藏室



里。

第二天早晨，站长的妻子到贮藏室里去看。她已经准备好了将捉到的那些讨厌的老鼠扔在水桶里淹死。

四个捕鼠笼的门都关上了，每个笼里有一只白肚皮的浅褐色小兽蹲在角落里。站长的妻子拿起一个捕鼠笼。老鼠轻信地将小黑鼻头伸向她的手指头。小黑珠子似的眼睛没有什么表情，但是长长的胡子朝前伸着，不停地抖动。

“啊哈，小偷，你落网了！我马上把你扔进水桶里。”

但是由于这只小动物如此信任她，她的威吓口吻一下子变成了问话：

“你还敢偷东西吃吗？啊？！”

“不，我没法把这些小动物扔进水桶里淹死。”站长的妻子犹豫不决地想道，跟着，她走出贮藏室，小心翼翼地带上了门。

丈夫在值班，等他回来收拾这几只老鼠，还得等很久——他晚上才能回家。不过，站长的妻子自己也想出一个处理老鼠的办法。她匆匆地吃完早

饭，把四个捕鼠笼连同笼里的老鼠放在一只旧桶里，然后拎着桶，走进树林，沿着一条熟悉的小路，向湖边走去。这湖离她家有半公里远。湖周围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松树，树梢沙沙地响着。湖水延伸到一个遥远的角落，形成一片满是苔鲜的沼泽。松树从岸边繁衍到那里，在沼泽地上长出的松树又矮又小。

站长的妻子在湖边打开了四个捕鼠笼的门。四只老鼠从她的脚旁蹿了过去，消失在草丛里。站长的妻子心安理得地回家去了。

第三天早上，四个捕鼠笼里又关着四只老鼠。

以后，天天如此。真奇怪！贮藏室里怎么有这么多老鼠！

有一天，一只老鼠把右边的胡子卡在捕鼠笼的门里，胡子被扯掉了。和平时一样，这只缺了一边胡子的老鼠，也跟其他老鼠一起，被拿到湖岸上去放了。可是，第二天，这只老鼠又被关在贮藏室内的捕鼠笼里了。这回，她才搞明白，并不是捕鼠笼一共逮了 40 只老鼠，而是头一次被逮住的那几只老鼠在不断地从树林里“跑回家”来！

它们怎么会认识路的呢？一位动物学家在这个火车站得知这件事后：对鼠类的行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田里的禾捆垛下用捕鼠笼逮了一些草原兔尾鼠，给它们做了记号，然后送到离禾捆垛两公里半远的森林里去，把它们放了。这些带记号的兔尾鼠，大多数都从森林里又回到原来的禾捆垛下，又在那里被捕鼠笼捉住了。动物学家又逮了一些森林里的野鼠，送到草原上去，同样其中许多野鼠又回到了森林里它们自己的洞穴中。

兔尾鼠和林中野鼠，是夜间和黄昏时候出来活动的小兽。它们从来不愿见到阳光。把它们送到别的地方去后，它们再返回到原地时，需要经过许多以前没去过的地方，而且还不得不白天行路。

这些啮齿动物是被装在有盖的桶里运往别处去的，它们是怎样找到归途的呢？林中野鼠从来没有去过草原；兔尾鼠也从来没有去过森林。这些小兽的视觉、嗅觉和听觉是无力帮助它们在茂密草丛中找到直通老家的路的。但是动物学家亲眼看见许多林中野鼠和兔尾鼠，刚一放出去，就好像有指南针在帮助似的，朝着精确的方向，一直朝老家跑去。

有些小兽能异常迅速地确定方向，在 10 分钟到 15 分钟内，最多能跑 400 米。

这是不是说明啮齿类小动物天生有一种“指南针感觉”，它们能凭这种感觉找到通老家的方向呢？不过，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能力，目前还没有研究出来。难道只有啮齿动物会以奇异的方式找到通往老家的归途吗？春天，阴雨绵绵，野鸡在黑夜里是怎么确定方向的？猫狗被送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后，在一天的任何时候都能找到回去的路，这又是为什么？这些大自然的谜，目前都还没有解开。

奇异的小猪

渔民库列绍夫住在伊犁河右岸上；渔民丘谦住在离那里大约有 4 公里的上游，在伊犁河左岸上。他俩是莫逆之交的好朋友，时常互相看望。

有一天，丘谦去找库列绍夫，两个人坐在岸边的一根圆木上聊天儿，批评渔场的领导。

一只大母猪领着一群小猪走了过来，拱食着扔在岸上的死鲤鱼。

“伊凡，伊凡诺维奇！你卖给我一只小猪，怎么

样？”丘谦对库列绍夫说。

“卖给你吧！几天前，小猪刚满月，自己什么东西都能吃了。给它什么，它吃什么。你就把那只小花猪拿去吧！”

两个人很快就谈妥了。于是丘谦将小花猪装在麻袋里，放在小汽艇上。小汽艇的马达突突地响起来，迅速地逆流而上。

丘谦回到家后，用芦苇圈起一道篱笆，把小花猪关在里面。小花猪不安地尖叫着，顺着篱笆乱跑，怎么也不肯吃东西。夜里，它才安静下来，这时，新主人才能入睡。

第二天早上，对岸的库列绍夫的妻子去喂猪时，发现了卖掉的小花猪，感到非常奇怪。

“瓦尼亚，”她对丈夫喊道，“昨天丘谦怎么没把小猪带走？”

“怎么没带走！我亲自把小猪逮住，装进麻袋里，放在他的小船上的。”

“可是，你瞧！怎么小猪又是七只了！”

可不是嘛！小花猪正快活地与它的兄弟姊妹们在院子里跑着玩。

“你一定没注意，小猪逃走了，丘谦带回去的是空麻袋。你快把小猪送去吧！丘谦准在着急。”

他们把小猪逮住，装在麻袋里。于是，库列绍夫的小船突突地响着逆流而上。

天气很热，伊犁河附近山上的大量积雪融化了，眼看着伊犁河的水位越来越高。轰鸣的河水冲刷着两岸。河面的垃圾，活像流冰时的冰凌。从土盖林里传来野鸡惊慌的叫声。

库列绍夫把小船靠近岸边时，看见丘谦一家人正在他家的灌木丛里找什么东西。

“您那只小猪半夜里跑了。我们找了一早上，也没有找到。真像掉进了地缝似的。”丘谦的妻子走到小船前，着急地说。

“它在这儿呢！它跑回家去了！”库列绍夫拎起麻袋，小花猪拼命尖叫着在麻袋里挣扎，证实了库列绍夫的话。

两位渔民都惊讶不已：才一个多月的小猪崽，深更半夜竟游过这么宽的河，穿过土盖林，逃回家去了，而且土盖林还有一半淹在水里。

丘谦又把小花猪关在篱笆里，堵上篱笆上所有

的窟窿。

小花猪睡了整整一天。晚上，它又尖声叫唤起来，吵得主人没法睡觉。后来它好容易安静下来了。但是早上小花猪又不见了。篱笆墙上的大窟窿和河边沙滩上的小脚印，说明夜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丘谦坐上小汽艇，直奔库列绍夫的家。

果然小花猪在那里。

两位渔人去察看小花猪上岸的地方。原来在它游过的时候，急流把它冲到离家有一公里多远的地方。从土盖林中泥地上的脚印子可以看出，小花猪在树林间绕来绕去很久，才走回家。

小花猪第三次又被装进麻袋里，放在小船上逆流而上。

渔场的汽车正停在丘谦的家门口。丘谦的妻子正在给司机和验收员讲小花猪逃回家去的事，听的人谁也不信。

这时，丘谦的小船靠岸了。

“喏，我丈夫带着逃跑的小猪回来了!”丘谦的妻子高兴地说，“瓦尼亚，他们不信小花猪不肯待在我们家里，非逃回原来的家里去不可。”

“你们不相信啊？那就请你们看吧！”丘谦说着，把装在麻袋里的小花猪倒在河岸上。小花猪尖叫着从人们的身边跑过，跑到河边，往水里一跳，就一直朝对岸游去。强大的急流把它往下游冲，它的小脑袋像个小黑点似的越来越不清楚，逐渐看不见了。

丘谦急忙开着小汽艇去追小花猪，在河中间用大捞网把它捞上来了。

只好不买小花猪了，买了另外一只小猪，小花猪才算安定下来了，

六年以后，1973 年，第 23 期《星火》杂志也报道了同样的一件事。

银狐归来

靠近中国东北边境的达乌尔斯卡亚大草原，有其独特之处，与乌克兰或西伯利亚西部的草原毫不相似。

在丘陵微微起伏的地面上，连一棵小树也没有，有些地方一片荒芜，是未经开垦的处女地。在东西伯利亚的铁路线上，有个波尔吉亚站，那里有商店、餐厅和熙熙攘攘的集市。波尔吉亚站，是国境前

的最后一个规模较大的区中心。

在波尔吉亚，有个养兽场。有一天，从养兽场运了一批银狐在波尔吉亚站装上货车，准备经由赤塔，运到遥远的伊尔库茨克去。在漆黑的货车里，银狐关在笼子里，它们看不见外面的景致，看不见草原上已出现了稀疏的小树林。火车越往北走，大自然的面貌就改变得越多。后来，电气机车低沉的汽笛声终于开始打破铁道两旁泰加森林中的寂静。

电气机车在一个车站上停下来时，货车的门被打开了，飘来了吃惯的食物的香味，使银狐馋涎欲滴，立即在笼子里乱转起来。漂亮的银狐急得尖叫着，饿得直舔嘴唇，对旁边的银狐直发脾气。饲养员用熟练的动作打开笼门，把饲料碗放进笼子里。

“快一点，车要开了！”乘务员跑到货车旁来催饲养员。

饲养员手忙脚乱地将最后一碗饲料放进最后一只笼子，就跳下了货车。匆忙中，他忘了插上这只笼门上的门闩。这只笼子的小门上面有个小牌子，写着笼内银狐的名字“银光”。

车开了。

银光吃完饲料，把碗舔得干干净净，然后在窄小的笼子里来回跑起来。

半夜里，机车到达贝加尔湖畔的一个小车站时，由于司机刹车的动作过猛，列车一震动，货车里这只笼子的小门就开了。银光从笼子里蹿了出来，在货车里乱跑一阵。

人们说话的声音和货车门砰砰的响声，使银光不得不躲到笼子后面，后来，司磅员没有注意到，有一条小小的黑影一闪，从货车上溜了下去。

火车又开了。

银狐银光在一堆枕木下藏了半天，对陌生的环境渐渐地习惯。后来，它怯生生地爬了出来，悄悄地穿过几条小路，钻到一棵灌木下，躲了起来。这只银狐生在笼子里，长在笼子里，现在各种以前没有闻到过的气味，使它不知所措了。它的许多代祖辈也是除了笼子和现成的食物之外，一无所知。

一列火车轰隆轰隆地开过夹了，银狐很害怕，便离开车站，向附近一座森林里逃去。天亮时，银狐已经离车站很远了。它浑身上下都被露水浸湿了。虽然住在养兽场的笼子里时，一切事情——喂饲

料、打扫笼子、换笼子等，生活之中一切重大之事，全是在白天进行。但是狐类的古老木能，还是迫使它钻进茂密的灌木丛里，躲避白天的亮光。

这充满了陌生的声音和气味的白天，显得格外地长。太阳落山后，银狐从隐蔽处出来了，环顾周围。小风吹拂着山楂树和花楸树的叶子，空中洋溢着外贝加尔山林的芳香。

饥饿迫使银狐胆怯地往前走了几步。它把脚高高地抬起来，又垂直地踏进草丛里，所以它走路一点声音也没有。除了笼子里的地板之外，它有生以来还从未在别的地方走过。是谁教会了它这样走路呢？

风送来了轻微的窸窣声，不知是什么在轻盈地跳跃。银狐伏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它的耳朵和鼻子感觉出，旁边有个它从来没见过的动物。那动物的气味和家兔差不多。在养兽场里的时候，有一次它生病了，吃小灶，饲养员便喂它家兔吃。银狐的眼睛射出了凶光，耳朵贴在后脑上，尾巴焦躁地摇着。

一只小野兔从容不迫地在草地上一拐一拐地走，不时停下来吃几口草。小野兔在上风头，银狐在

下风头，因此没等小野兔意识到出了什么事情，就从树墩后蹿出一条黑影，向它扑了过去。

这是银狐头一次独立获取到的食物。它已经饿极了，所以把小野兔的爪子和部分毛皮都一起吞进肚里。它吃饱后，忽然生出一种不安的难受感觉，一种不习惯的感觉。它不知所措地看看四周。它向这边走了几步，停了一会儿，又向那边走了几步。它仔细听着，远处传来了小溪潺潺的流水声，这很像饲养员往饮水器里倒水时发出的声音。银狐立刻平静下来，走到小山谷里去喝水，喝了好半天。但后来它又开始“想家”了，如果可以这样形容动物的这种感觉的话。

动物轻而易举就能在陌生的地方辨别方向的本领，是十分惊人的。银狐也有这种本领。它信心十足地朝养兽场的方向跑去。它走的是最近的一条路，从波尔吉亚站直通靠近中国东北边境的东西伯利亚。当飞禽走兽被人强制性地从它们的洞穴或窝里运送到别的地方去时，它们往往会这样做。看来银狐也不例外。

银狐跑了一千多公里的路，沿途的艰难坎坷可

想而知。它穿过了外儿加尔山区的原始森林，穿过了草原。然后，游过塞连加河。狐类不需要像人那样学习游泳，它们生下来就是游泳能手。

白天，银狐找个僻静的地方躲起来；夜里，它快步小跑，跑整整的一夜，一直朝着“家”的方向。在路上，它有时能捉到一只睡在地上的野禽或野鼠吃，有时就只好挨饿。它瘦了许多，但它身上的肌肉却变结实了。它一心想“回家”，这种欲望越来越强烈，超过了一切其他欲望，甚至包括饥饿。它一直往前跑，就仿佛这条路它已走过不止一次，非常熟似的。

一天早上，养兽场的女饲养员达莎突然发现她心爱的银狐“银光”在围墙外。银狐露出抱歉的神情，摇着尾巴，肚皮贴地朝她爬了过去，舔舔她的手。

海鸠的谜

大海中的那座岩石岛突然被大雾笼罩了起来。但是彼特良耶夫教授已经在光滑的石头上登攀着，爬到一大群海鸠的窝跟前。它们的叫声，压过了远远的岩石下面微弱的击岸浪声。

可以看到，在离教授几米远的地方，有几只海鸠的雏鸟。再远一些，一切东西都隐蔽在乳白色的浓雾里了。忽然一只成年的海鸠嘴里衔着一条小鱼，出现在窝上面。一只雏鸟扑着发育不全的翅膀，大张开嘴。海鸠将小鱼塞进雏鸟的嘴里，然后飞起，刹那间就消失在雾里。它完全没有理会这个一动也不动地站在旁边的人。可以听见，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都有雏鸟在叫起来，这说明，在那些地方，也都有海鸠在喂雏鸟。

教授觉得很奇怪：下这么大的雾，可是海鸠不仅能找到这个岛，而且还能找到它们自己的雏鸟，就像在阳光灿烂的晴天时一样。它们贴着水面飞，飞得很快，只是飞到岩石跟前时，才一下子升得很高。在浓雾中，能见度只有几米，它们怎么会不撞在岩石上而躲过粉身碎骨之灾呢？要知道，在大晴天里，如果把海鸠的蛋仅仅挪动 1 米，海鸠就会再也找不到那个蛋，只好趴在那个蛋原来的地方，“孵”光溜溜的石头。可是，对它说来，雾竟不起任何干扰作用！

彼特良耶夫教授已经逝世，海鸿的谜却至今没

有解开。

最后一口气

猎人波雷斯马科夫在城外过了一个星期日。雪很小，在田野里走路很好走，但是这一天却出奇地不顺心。一只大灰兔像骗一个小孩子似的，把猎人骗了。

在两块田地之间的积雪上，耸立着一丛干枯的蒿草，一只“吃饱了的”灰兔把自己踩出的脚印子，从这里一直延伸到田野的尽头。波雷斯马科夫顺着这串脚印走去，久久地研究着兔子留在雪地上的这费解的记录。猎人走到一个地方，便茫然地站住了，因为脚印子突然中断，就好像兔子飞上了天似的。波雷斯马科夫回头看了看，恰好在这一瞬间，兔子像个幽灵似的，悄没声儿地从他眼皮底下藏匿的地方跳了出来，向田野里逃去。仿佛它就是在等波雷斯马科夫扭过身去看别处。

要开枪，已经离得太远了。不走运的猎人只好向前走去。

傍晚，波雷斯马科夫掮着枪，疲倦地往回走。从

小丘上已可以看见城市，但是还得走好几公里，才能走到那儿。后来，猎人好容易走上了平坦的小路，立刻好走多了。

突然，从右边蹿出一只灰兔，它想横跑过道路。波雷马科夫的枪被带子缠住了，等他费劲地取下枪，打开扳机，端好枪时，兔子早已跑远。猎人来不及瞄准，就放了一枪。灰兔满不在乎地在空旷的田野里奔跑着。

灰兔跑了200米后，来了个向后转，顺着它自己的脚印一直朝猎人跑了过来。当它跑到刚才猎人开枪打中的那块地方时，减慢了速度。这时，波雷斯马科夫早就端着枪朝着兔子瞄准，但是没有开枪，他在等候灰兔跑到可靠的射程内。突然，灰兔在它最初蹿出的那棵蒿草旁的积雪上倒了下去。

当波雷斯马科夫端着枪走到灰兔跟前时，灰兔已经死了。

猎人回到家里后，发现灰兔的心脏的末端被一粒小小的霰弹打中了。灰兔是回到它藏匿的“家”里去死的！

恋家的小野鸭

阿拉木图动物园里的绿头鸭可以自由地从这个池塘飞到那个池塘里。当一群群的野鸭嗖嗖嗖地从游人头上飞过去，落在池塘里，在水面上击起白花花的碎浪时，游人们都很开心。

4 月来临了，野鸭该做窝了。它们就把窝筑在动物园里池边的灌木丛下。不知为什么，有一只母野鸭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下蛋的日子却到了。在苍茫的暮色中，这只母野鸭飞出了动物园。

动物园在城郊，与集体农庄的果园只隔着两条褥，母野鸭在果园的茂密树丛中做了个窝，陆续产下九个淡绿色的大蛋。这些蛋，都是母野鸭在黑夜里“秘密”地生的。白天，它仍照常与其他野鸭一起在动物园的池塘里游水和吃食。

一天早晨，这只母野鸭没有到动物园里来。又过了几天，还是不见它的踪迹。动物园里的工作人员以为它准是死了，便将它从动物园居民的名单上划掉了。

谁也没看见，九只小野鸭怎样在同一天一齐孵

了出来。小野鸭身上的绒毛很快就干了，它们生活之中最主要的时刻来临了。头一天，它们可以完全不吃东西，在这一段时间里，母野鸭必须把它们带回动物园的池塘，它们必须在池塘里长大。

出发了！

母野鸭伸长脖子，东张西望地离开了窝，向前走去。九只小野鸭摇摇摆摆地跟在后面。母野鸭领着这一队毛茸茸的小圆团儿回家去，回到动物园的池塘里去！

小家伙们的小黑脚掌顺利地走过了果园，来到紧靠边的一个农家的院子里，休息了片刻，又继续赶路。

头一条大街上没有人，母野鸭和小野鸭平安无事地走过去后，母野鸭让小野鸭在一个屋前小花园里歇歇脚。它们很幸运，那家的狗睡得正香，大概在补足头天夜里缺的觉。这时，一只大灰猫在屋里窗台上打盹儿。它把两只前爪蜷在前面，尾巴绕在腰间，眯着眼睛，打瞌睡。突然，它的眼睛大张开了，活像枞树上的两只小绿灯笼——它看见了窗外的母野鸭和小野鸭！这野鸭一家子却丝毫没有意识到有

危险，摇摇摆摆地经过窗前，朝远处走云。大灰猫一跃而起，竖起尾巴，在屋里疯狂地乱跑起来。但是，所有的窗户都关得严严的。主人全上班去了。

母野鸭泰然自若地领着小野鸭走到旁边一个人家的院子里，从门底下的空隙里钻了出去，就站住了；前面是柏油马路，柏油马路的那一边，就是动物园的围墙。不时有汽车疾驶过去，也有行人来来往往。小野鸭已经疲劳地躺到大门下的阴凉里，打着哈欠，一只一只睡着了。小家伙们还不懂什么是害怕。但是母野鸭却蓬起了浑身的羽毛，张着嘴，虽然暂时还没有谁来威吓它。

过了好半天，母野鸭还在等待汽车和行人过去。好容易等到了这样的时候——有几分钟的工夫，街上没有人。母野鸭下命令似的叫了一声。小野鸭立刻全醒了。母野鸭呼唤着，朝柏油马路上走去。小野鸭排成一行蹒跚地跟在后面，占据了马路上大约两米宽的地方。但这时，又有几辆汽车开过来了。母野鸭弓起背，耸起身上的羽毛，大张开嘴，发出咝咝的怒骂声。它那副模样儿简直不像它自己了！汽车离它越来越近，一辆“伏尔加”牌小汽车跑到离母

野鸭只有几步远的地方时，司机来了个急刹车，汽车的外带发出一阵响彻全街的刺耳尖声。从对面开过来的一辆公共汽车也停住了，一辆翻斗汽车差一点从后面撞上公共汽车。母野鸭简直像个交通民警，使所有的车都停了下来。它领着一队小野鸭平安顺利地过了马路。

过往的行人惊讶地望着这只“不知属于何人的”母鸭，看上去，它好像很熟悉街道交通哩！

前面就是动物园的高围墙。围墙里面有个清凉的池塘。小野鸭飞不过围墙，母野鸭却很容易飞过去。母野鸭“狠心”地丢下小野鸭，自己飞进围墙，落在池塘里，大声地召唤起来。但是围墙上一条小缝也没有。九只小野鸭挤作毛茸茸的一堆儿，伸长小脖子，张开乌黑的小嘴，尖叫着。

这时，动物园的女饲养员到池塘边来了。

“格里高列芙娜，瞧！那不是我们丢失的那只母野鸭嘛！”一个女饲养员激动地喊道。

“不错，正是它！”格里高列芙娜同意道，“福罗香，快找找，不定什么地方，准有它的一窝小鸭！”

这时，饲养员们听见从围墙外传来了小野鸭尖

细声音的大合唱。在小野鸭周围，已经围上了一群行人。有人在撵狗。格里高列芙娜过来了，她把九只小野鸭都兜在围裙里，送往池塘边。小野鸭立刻朝妈妈的身边游去。这一家子游到池塘最远的一端，怡然自得地上了岸。

它们到家了，回到动物园里了！

猫 奶 妈

夜里，暴风雪突然袭来。狂风卷着硕大的雨点和潮湿的雪。动物园里光秃秃的树木被刮得东倒西歪，发出尖哨声。电线杆上的路灯摇摇晃晃，投射在林荫道上的灯光，颤抖着，跳动着。

那天夜里，母浣熊布尔卡生下一窝小浣熊。布尔卡和小浣熊躺在一所厚木板做的小房子里，墙很严实，没有缝隙，布尔卡不用怕外边的风和雨。它用舌头舔着新生的小浣熊，小浣熊在它的肚皮底下找到奶头，吮起奶来。

风越刮越大。随着一阵坼裂声，一棵很粗的大刺槐倒在林荫道上，压断了电线，于是整个动物园的电灯全灭了。大风径直朝浣熊的笼子扑了过来，

一下子就将浣熊的小房子吹得翻了个儿。冰凉的雨雪侵入了干燥的熊窝。

布尔卡跳起身，毫无办法地在笼子里来回乱跑。它身上越来越湿。小浣熊在窝里拼命尖声哀叫。布尔卡从湿淋淋的窝里衔出一只小浣熊，送到又潮又凉的地板上。但这儿的风和雨也跟别处一样大。小浣熊可怜巴巴的叫声很快就变得微弱了；过了一会儿，完全没有声音了——这只小浣熊冻死了。

布尔卡一会儿叼起这只小浣熊，一会儿叼起那一只小浣熊。它把它们藏在各个角落里，然后再挪到另一个地方，它就这样把它们衔来衔去，送来送去，直到它们不再发出声音。

动物园里值夜班的看门人发现了布尔卡一家的悲剧。那时，布尔卡正把最后一只还活着的小浣熊衔在嘴里，在笼子里乱跑。

布尔卡的奶已经吓回去了，所以看门人只好把这只小浣熊抢走，另想办法喂养。

第二天早上，动物园的少年自然研究组组员们分头到各处去寻找刚生下小猫的母猫。午后，两个孩子抱来一只大灰母猫和两只小猫。他们先用一块

湿手巾将小猫擦了一遍．然后再用这块湿手巾擦小浣熊的全身——为了使小浣熊身上有小猫的气味。他们用这个办法把母猫木尔卡骗了过去，木尔卡肯喂小浣熊奶吃了。它一面喂小猫和小浣熊奶吃，一面还用舌头舔它们。

少年自然研究组组员们在母猫身旁待到很晚。木尔卡的表现真是无可指摘。孩子们争论了好半天：用不用留人在猫旁边值夜班？木尔卡的目光十分温顺；这使少年自然研究组组员们不再怀疑它会有什么凶残的意图。的确，一整天它都在舔小浣熊，喂小浣熊奶吃，它得是个什么样的两面派，夜里才会将小浣熊吃掉呢？不，木尔卡绝不可能那样做。少年自然研究组组员们这样一想，便锁上少年自然研究室的门，各自回家去了。

早上，一件十分不愉快的意外事在等待着少年自然研究组组员们：不论是母猫木尔卡，还是它的一家子，全不见了。小浣熊也不见了。木尔卡是从敞开的小窗户跳出去的。那么小猫和小浣熊呢？

他们翻遍了屋里所有的东西，找遍了动物园所有的角落，也没有找到母猫、小猫和浣熊。少年自然

研究组组员们垂头丧气地聚在一起开了个小会，研究措施。怎么办？上哪儿去找小浣熊？

这时，有人敲少年自然研究室的门。一位阿姨走了进来。昨天，孩子们就是从她那儿买来的大猫和小猫。那位阿姨一只手抱着逃走的木尔卡，另一只手提着一只篮子，篮子里装着小猫和小浣熊。原来一夜的工夫，木尔卡把小猫和小浣熊一只一只地衔回跟动物园隔着几条街的家里去了。

少年自然研究组组员们又让这猫的一家子住在了少年自然研究室里，不过，晚上他们离开的时候，总是特别注意关好门窗。

冒险与好奇心

林中一幕

卡拉钦吉尔狩猎区老树林中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对于那些在松树林或原始森林里长大的人来说，这真是一座不寻常的树林。又窄又小的沙枣树叶，有些就像河柳叶，这种树的树阴，还不及其他树木的一半。沙枣树的叶子不是碧绿的，而是淡灰蓝色的，宛如一团轻烟包围着沙枣树，赋予整个树林以童话般的色彩。每棵树上的无数黄色花序，散发出极其浓郁的芳香！

银色的沙枣林，以它的全副外貌说明那里是南方。

一阵喋喋不休的喜鹊叫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三只喜鹊，彼此离开一点距离，落在林边空地上。它们盯着一个活动的圆团儿，一边翘尾巴，一边喳喳地叫着。通过望远镜可以看到，使喜鹊感兴趣的圆团儿，是一只狐狸。狐狸背朝下躺在地上，一边

摇尾巴，一边把身子翻来翻去。一会儿歪到左侧，一会儿又歪到右侧。

从另外一面，那没有割过的繁茂草丛里，走出一只野鸡，它挺直了身子，惊慌地发出短促的啼声，也瞪眼望着狐狸。狐狸把身子翻来翻去，离一只喜鹊越来越近。但是这只喜鹊并没有飞走，甚至还向狐狸跳近了几步。它们两个之间离着最多只有三米了。只有两米了！离得更近了！狐狸把身子翻了过来，肚皮朝下，朝喜鹊扑了过去。

狐狸准确她扑到了喜鹊原来待的地方，但是喜鹊已经不在那儿了——喜鹊大声喳喳叫着，飞到了空中……立刻又落在林边空地上，这回离狐狸大约有十多步远。狐狸没有站起来，又躺在地上，肚皮朝天，摇起尾巴来，仿佛刚才“当众出丑”，差一点捉住喜鹊的，根本不是它。

另两只喜鹊跳近了一些。野鸡也向狐狸这边走了几步。野鸡的短促啼声和喜鹊的喳喳叫声，在林中传播得很远。

狐狸又滚到了刚才那只喜鹊的近旁，再一次朝它扑了过去。

尽管九死一生，喜鹊还是飞了起来，但它像中了魔似的，又落在林边空地上了。一切又从头来了一遍。这工夫，野鸡小心翼翼地向前走了几步，它离狐狸比喜鹊离狐狸还要近些。狐狸开始悄悄地往它这边爬。

野鸡愣在那里不动，只是拼命挺直身子，大声啼着，没有后退。这时，狐狸已经在离它两米远的地方转悠了。

眼看狐狸像一条棕红色带子似的在空中一闪，但是野鸡也狂叫着飞上了天，并又重新落在林边空地上。

狐狸侧身趴在地上，悄悄地朝喜鹊爬过去。当然，它很可能捉住一只喜鹊或捉住野鸡，可惜被第四只喜鹊破坏了。第四只喜鹊听见叫声，飞来了，它发现灌木后面有一个人。

新来的喜鹊发出一种声音很特别的叫声。林边空地上的野鸡和喜鹊就不叫了。狐狸急忙跳了起来。这会儿它才感觉出，有个人在它的旁边！狐狸赶忙转过身，躲进灌木丛里去了。四只喜鹊都飞走了，野鸡也逃得无影无踪。林边空地上变得很静。这林

中的一幕戏没有来得及以悲剧结束就提前收场了。

好奇的代价

巴拉宾草原上的恰纳湖泛滥了，洪水淹没了周围几十公里。湖变成了汪洋大海，从这边岸望不见那边岸。在河湾里和浅滩里，无数的鹬鸟、鸥、野鸭，发出春天喧嚣和杂乱的叫声；那形形色色的啼鸣，使这里的浅滩就像那遥远北方地区岛屿上的鸟群栖集地一样。

30 年代初，一个苏联勘察队在离湖不远的地方，搭了几个帐篷。当时，勘察队的经费不多，供应很差，因此很自然地想到打几只野鸡来改善一下伙食，就更想打大雁了。在他们营地附近，有个村庄，实验员每天早上到那个村庄去买牛奶。

“那家的户主又从湖上打回一只大雁。”实验员把一壶牛奶撂在帐篷旁，向大家报告道，“可我们，连只小水鸭都打不到。我们根本没法走到野鸭跟前去，可他每天都能打到野禽。”

第二天早上，我亲自去买牛奶。当人家给我倒牛奶的时候，户主走进院里来，他肩上掮了一支质

量很差的单筒枪，手里却拎着一只沉甸甸的大雁。一只小白狗在他的脚旁兴高采烈地转来转去。

我们打过招呼后，我不时看大雁一眼，问道：

“大伯，您怎么把大雁打下来的？”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吃大雁都吃腻了，我的老伴儿连大雁的味儿都不要闻了。这只大雁，我是为街坊打的：那家的老太太总是磨她的老头儿，叫他打只大雁来，可他手里从来没拿过枪。现在，大雁在湖上太少了。”

不管我怎么追问他，对我提出的一切问题，他都是闪烁其词地回答。结果，我什么也没有问出来，就拿着牛奶和从猎人手里买下的大雁，回营地去了。

整整的一天，想知道猎人的秘密这个念头，不让我得到安宁。

黎明时，实验员叫醒了我，说：

“他来了！”

我急匆匆地钻出帐篷，因为刚醒，在料峭的春寒中缩起了身子。远远的，有个人穿过草原正向湖边走来。我用倍数很大的望远镜看时，马上认出了

掮着枪的猎人。他手里拿着一样东西。

虽然猎人还离得很远，还不能放枪，但是野鸭和大雁都从岸边飞了过来，惊慌不安地鸣叫着，向岛屿上飞去。

就在我看野鸭的时候，忽然猎人不见了。这可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因为湖岸上是平平坦坦的，用望远镜可以看清岸上的一切详细情况。望远镜从一个人的手里传到另一个人的手里，但谁也看不见猎人——猎人活像掉进了地缝里。

圆圆的红太阳升起来了，逐渐熄灭着明亮的朝霞，暂时我们还可以戴墨镜看它。云雀唱起歌来。一阵寒气袭人的小风，从我们这边向湖边吹去。一群群野鸭又回到荒凉的湖岸上来了，落在湖边的浅水处。突然，就在我们最后一次看见猎人的岸边那块地方，有个白色的东西一闪一闪。我通过望远镜立刻认出了，这是卖给我们牛奶的那个人家的小白狗。不知为什么，小白狗一会儿往左边跑，一会儿又往右边跑，总在一处乱转。这时，有一群大雁低低地顺着湖岸飞过。它们在空中绕了一圈，又绕了一圈，没有落下，也没有飞走，而是渐渐地接近小白狗。正

当这群大雁开始绕第二圈，在小白狗的上空拐弯的时候，从地面上冒出一缕放枪的白烟。由于有风的关系，声音没有传到我们的耳朵里。现在我才看见猎人——他从一条壕沟里站了起来，拾起击落的大雁，将小白狗装在篮子里，就回村庄去了。

原来当猎人看见大雁的时候，他就从篮子里放出饿着肚子的小白狗，然后把小块面包扔给它，一会儿扔到左边，一会儿去扔到右边，使它不停地来回跑。他就用这个办法，将好奇心强的大雁引到可靠的射程内。

死里逃生

夏末，在准噶尔阿拉套山区，清晨空气总是十分清新。白天被太阳晒热的岩石，夜里渐渐变凉。风从山顶往下吹。等到朝阳把山岩晒得稍暖一些时，风向就变了——小风又开始从下往上吹。天天如此。

一天早上，我和猎场看守人一同坐在哨所的门廊里。他一边吸烟，一边讲给我听，他怎样在山里逮住三个偷猎的人，缴了他们的枪，把他们带到哨所。

猎场看守人忽然不做声了：远远地，从山里传来一声枪响。他一跃而起，摸了摸插在腰里带皮套的手枪。

“又有人放枪，这一枪是在马拉尔萨依放的。幸亏风向变了，不然这儿就听不见了。”

我们跑下门廊，朝传来枪声的方向走去。

“早饭还没吃呢!”敞开的窗户里有人说道。

“待会儿再吃!”猎场看守人挥了一下手说。

我们小心地走到马拉尔萨依隘口。那儿有个泉眼，经常有石鸡集聚在那里。猎场看守人顺着隘口快步向前走去。我没有走惯山路，气喘吁吁地跟在他后面爬陡坡，几乎追不上他。

隘口拐了个大弯。猎人从拐角上探出头去看了一下，立刻缩了回来，朝我摆摆手，——前面，离我们很近，有个偷猎人背冲着我们坐在一块石头上。在泉水的一面，立着一大块胶合板，挡住他。胶合板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彩带，随风飘扬着。

“等一等，咱们瞧瞧他要干什么。”猎人刚想拐过弯去，我一把拉住他的胳膊，低声对他说。

我们没等很长时间。

一只石鸡在南山坡上叫起来了。另外几只也跟着叫起来。它们在岩石上跳跳蹦蹦地走下山来，走到泉水旁喝水。

忽然，那些石鸡全站住了，伸长脖子，一齐大叫：它们看见了带彩色飘带的胶合板，这玩意儿太新奇，太有趣了，竟使它们忘记了喝水。石鸡一直朝胶合板走去，不断地伸脖子，转脑袋，彼此交谈着，活像是铁块受到磁石吸引似的，它们离胶合板越来越近。

胶合板当中有个窟窿，一个黑色的枪筒从那个窟窿里伸了出去。偷猎人在瞄准，但是他还不准备开枪，他要等石鸡密集在一堆儿的时候再开枪，以便一枪多打死几只。

“别等了，他马上要开枪了!”我跳起身，和猎场看守人一起从拐角后面跑了出去。

下面是对偷猎人来说很不体面的违法行为记录，没收了枪，虽然偷猎人装腔作势地保证悔过自新，说他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干这种事，但全是白费……

当猎场看守人办理手续的时候，我拍了几张相

片，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彩带和碎布头的胶合板照了下来。胶合板上装有合页，可以折成四层。胶合板的中间，有个小窟窿，为了将枪筒从那里伸出去。我把这用于违法捕猎的新发明物踏成了碎块。这件新发明物，是利用石鸡富于好奇心这个特点制造的。

野鸭卫士

在天鹅湖，我曾多次听到别人讲野鸭迁飞的事情。一天晚上，在护林员的哨所，大家又谈起这件事。

“明天早晨，早一点，你去瞧瞧吧!”护林员说，“只有一条小路通到那里。不过，别叫‘和平’吓一跳!”

“叫谁吓一跳？”我没听懂。

“有一只大熊住在天鹅湖旁边，每次我都碰见它。它简直老实得像条牛似的——也许跟我熟了？你准碰见它。”

第二天清晨，我向天鹅湖边走去，我带了一支枪，枪里装上了子弹，以防万一。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事情！那只熊跟护林员已经熟了，可是说不定会朝我扑过来。

秋天的清晨，森林里空气非常清新，散发着蘑菇的香味。山雀的一窝窝雏鸟，在云杉树的针叶丛间你呼我应地叫着。我快步沿着小路走去，感到很惋惜，自己晚起了一会儿，野鸭已经开始迁飞了。昨天下过一场雨，在潮湿的草地上走路，没有一点声音；我一脚踩下去，惊起一只动作迟缓的鸫鸟。它气愤地大叫一声，向树木间飞去。离湖边不远了。突然，从一棵被狂风刮倒的山杨树后，出现一只抬起前掌，直立起来的熊，我急忙从肩上抓下枪。熊吼叫着，但是没有朝我扑过来。

“这位‘和平’可真不善!”我把枪端在手里，惊惶地想道，“只要你敢扑过来，我就……”

但是熊四脚着地，从容不迫地顺着小路从我面前走开了，边走边不时回头看看我，后来拐了个弯，钻到树后看不见了。我又等了一会儿，然后仔细倾听着树林里渐渐逝去的沙沙声，才向天鹅湖走去。这林中的大湖被轻盈的晨雾笼罩着。到处传来野鸭的叫声。它们在湖上空飞，哗哗啦啦地在水里游，噼

里啪啦地往水上落，但隔着一层雾，我看不见它们。

我在水边选中一棵被风刮倒在地上的桦树，匆匆忙忙地往这棵树的树枝上挂了一些苔藓和青草，然后坐在这个掩体的后面。我没有等多久，雾刚一消散，一对绿头鸭就迅速飞过来了，它们越飞越低，准备落在我旁边的岸上。我在树后更低地弯下身子，等待着——猎人的狂热激情越来越强烈地控制住我。扳起的扳机砰地一响。

突然，那对绿头鸭惊慌失措地嘎嘎叫着向旁一闪，它们没有飞到射程中来。

过了不大一会儿，我发现，有一群小水鸭在湖岸上空很快地朝我飞过来了。但它们也忽然向上一升，朝射程外的方向飞去。我是躲在掩体后面，野鸭和小水鸭不可能看见我。那么，是谁惊了它们呢？我感到很奇怪，便环顾一下周围。

忽然，我瞧见它了！熊坐在露天的湖边上，离我很近很近，它在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这只熊当然就是“和平”！

“走开！”我一跃而起，挥舞着枪，大声喊道。

熊勉勉强强地迈着懒洋洋的步子向林中走去。

它停下好几次，回头望望我；我举起拳头吓唬它。“和平”好容易钻进灌木丛里去看不见了。可是，仿佛故意要气我似的，野鸭也不再飞过来了。太阳越升越高，野鸭在这一天的迁飞行动结束了。应该在黎明时早点到这儿来就好了，那时打猎会顺利一些。

在回去的路上，我又碰见了“和平”。它好像在小路旁的马林丛里等我，它默默地用后腿站起来，一会儿把脑袋歪在左边，一会儿把脑袋歪到右边，仔细地打量我。

我提心吊胆，尽量沉住气，从熊的身边走了过去。熊站在马林丛里没有动。

智捉雕鸮

我们正在树林里采蘑菇，忽然山雀惊慌地啾啾大叫起来，喜鹊和其他鸟也一齐大叫，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迎着那叫声走去，走到一块林边草地上。在草地另一头的一个树墩上，蹲着一只个头高大，但显然很年轻的雕鸮。它瞪着两只活似猫眼的大眼睛，来回晃着脑袋，在翻动自己的羽毛，它的嘴

发出很响的敲击声，仿佛有谁在打靶似的。各种各样的鸟在这只雕鸮周围飞来飞去，用各式各样的音调拼命鸣叫，有些鸟甚至还想啄这夜强盗一口。

“来，我们把它逮住送给动物园。”与我同行的伙伴说道。他是个乡村猎人，在森林里生活了一辈子。

“怎么逮呢？”

“您顺着树林边走过去，从雕鸮的前面走到草地上，只是别离它太近，然后就站在那儿，一面挥手，一面反复做下蹲运动。”猎人教我。

“干吗那样做呢？"

“待会儿您就知道了……”

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当我在离雕鸮不太远的地方从林中走到林边草地上时，雕鸮没有飞走。它只是立刻留神起来，用两只橙黄色的大眼睛瞪着我。我开始给它鞠躬、挥手，往下蹲。这时，在雕鸮的后面，猎人从树林里走了出来，他快步向雕鸮走了过去。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因为此时雕鸮集中了全部注意力研究我的怪样子，所以竟一点也没有觉察到来自后面的危险。一分钟后，猎人一下子

抓住它的两个翅膀。这只好奇的雕鸮住进了动物园。

跟着人走

在天山茂密的云杉林里，积雪很深，母雪豹走一步陷一下。两只小雪豹一前一后跟在母雪豹后面，极小心地踩着母雪豹的脚印走，所以走起路来就容易一些。它们这样走，看上去就好像只有一只野兽从雪地上走过似的。

在云杉树顶上，几只星鸦用报警的叫声送这一家可怕的巨大猫科动物走过去。不知打哪儿又飞来了一只喜鹊，它在黑黝黝的针叶间像一团雪似的闪动着，惊慌失措地喳喳喳叫了半天。连小巧玲珑的煤山雀，也在云杉树枝的深处忐忑不安地尖声叫了起来。尽管它们根本不必害怕雪豹。

母雪豹凶神恶煞地把耳朵贴在后脑上，皱起鼻子，斜眼望着那些喜欢大声叫的鸟。但是它无法迫使它们不叫。

狍子及时地逃离了它们的藏身之处：它们从吃奶的时候起，就从母亲那儿学会了倾听鸟儿的报警

的本领。黑琴鸡不再吃云杉的针叶了，它们飞上树顶，吃惊地伸长脖子，瞟着下面的雪豹。有这么聒噪的伴随者，雪豹可能在云杉林里的雪地上走好长时间，也找不到一点食物。母雪豹拐了个大弯，向上走去，南坡上没有积雪，一群群的野山羊在那里吃草。

突然出现了一行横过山坡的人的脚印子。雪豹便顺着这行脚印走去。

在一棵被狂风刮倒的云杉树旁，不久前点过火堆，那块地方的雪融化了，露出了地面。周围的积雪也踩得很瓷实。火堆里的灰还没有凉透。人刚走，离这儿还不远……

母雪豹竖起鬃毛，戒备地绕火堆走了一圈。两只小雪豹竖起圆圆的耳朵，等候着。它们的母亲猛不丁地仰起了头——一阵小风吹来，带来了鲜肉的气味，附近有肉……

这是一堆还没有冻冰的死狍子的内脏，一个有犄角的狍子头和四只脚。猎人打死狍子后，在那里剥下了狍子的皮，把内脏和头、脚扔在那儿了。

这一天，雪豹靠别人填饱了肚子。但是它们没有回到山顶上去。野兽的贪馋和好奇的天性促使它

们跟在人后面继续向前走。

这时，猎人已经在云杉树林间绕了一大圈，又转回到自己刚才走过的地方来了。这人是个身强体壮的养蜂人，又是个运动员和猎人，把全部业余时间都消磨在森林里。经验丰富的猎人一眼就能看破一切。

猎人知道，好奇心胜的雪豹和猞猁都喜欢顺着人新踩的脚印子走，他从背囊里掏出捕兽夹子，支在脚印子上，这只需几分钟，就可以办好。猎人用铁丝将捕兽夹子拴在一棵树上，在捕兽夹子上撒了一点雪，然后快步向前走去。

一小时后，他回到这里。星鸦的狂叫声，提醒他端着枪，尽可能当心一些，因为星鸦从来不会平白无故地激动不安。

在他支捕兽夹子的地方，白雪上有个灰不溜秋的东西。他又往前走了几步，可以看清楚了，那是一只小雪豹。它的一只爪子被捕兽夹子夹住了。小雪豹一看见人，便发出嗞嗞、咯咯的声音，朝猎人扑了过来，但是捕兽夹子上的铁丝系得很结实，把它拉住了。

猎人又走近了一些。他没注意到，有两条灰蒙蒙的影子在云杉林里朝山上逃去了，他没有想到来自后面的危险。幸而雪豹只在受了伤的时候才进攻人。这次也不例外，那两只雪豹在云杉林里一蹿一蹿地向山上逃去了。

“我把它活捉住，送给动物园!”猎人想道。于是他把枪挂在粗树枝上，从肩上取下背囊。

小雪豹用低沉的声音吼叫着，尾巴恶狠狠地往雪地上抽打。猎人用一个灵巧的动作抓住了小雪豹的尾巴尖。小雪豹大声咳嗽起来，一个翻身，滚倒在地，背朝下，伸出有利爪的大粗脚掌。连小雪豹都是危险的野兽，但是猎人非常有经验。他拉着小雪豹的长尾巴，把它向旁边拖去，一直拖到系着捕兽夹子的铁丝抻到头为止，然后将尾巴牢牢地捆在树上。这样，小雪豹就一头被拴住尾巴，一头被夹住爪子，直挺挺地固定在两棵树之间了。

猎人把背囊里的狍子肉倒在雪地上，动作麻利地一扔，将背囊套在小雪豹的头上，使它什么也看不见了。小雪豹疯狂地怒吼起来，想甩掉套在头上的口袋。这时，猎人重重地扑到它身上，压得它只剩

下呼呼喘息的份儿。几分钟，猎人就把小雪豹的四只脚爪捆绑了起来。小雪豹毫无办法地在雪地上拼命挣扎，发狠地从里面死咬住口袋，怎么也不松口，现在这是它惟一能做到的事情了。

猎人检查了一下绳子是不是捆得结实，然后取下捕兽夹子，在他的俘虏旁边坐下吸烟。这时，远远地，在山上那片云杉林的边缘，一群星鸦大叫起来。母雪豹带着一只小雪豹跑出云杉林，躲进茂密的灌木丛里去了。星鸦又叫了一会儿，就静下来了。

猎人将狍子肉埋在雪里，拉着绑得结结实实的小雪豹的尾巴，朝坡下的养蜂场走去。

好奇的野山羊

在巴尔徒盖狩猎区，每年夏天都要统计一次野山羊的数量。这是一件难事！这种漂亮的野山羊会像风似的在悬崖峭壁上跳来跳去，很不容易发现，你试试去数它们吧！在数野山羊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你还没有看见它，它却先发现了你而逃之夭夭了。就因为这个缘故，我和猎场看守人彼特连科两个人只好肚皮贴地，爬上两个山峰之间的鞍部，从

大石头后面探出头，小心翼翼地仔细察看山坡。我们一眼就瞧见了野山羊。在峡谷另一面的一个山口，离我们大约有300米远，一群野山羊在焦躁不安地前前后后跑来跑去。它们一会儿从山口的边上跑开，仿佛无意之中停下来，回头张望；一会儿又充满活力地跳跃着，回到山口边上。它们竖起耳朵，打量着下面，激动地倒换和跺着前脚。

野山羊的古怪行为，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是什么东西像磁石一样把它们从山口向悬崖边上吸引呢?

“你瞧瞧那儿。”猎场看守人低声对我说。

这会儿我才发现，有个灰溜溜的东西，在那个山口底下的岩堆上移动着。我举起望远镜朝那边细看时，才看清，那是一只大雪豹正慢条斯理地踩着石头往一旁走，它连瞧也没有瞧野山羊。那儿比山口大约低100米。

当野山羊从悬崖边跑开时，大雪豹在岩堆上往上蹿了几步，然后又慢慢吞吞地向一旁走去。它那副懒洋洋的、和善的样子，仿佛在表明，那些野山羊与它毫无关系，它要到一旁去忙它自己的事情。

野山羊好像中了魔似的，一次又一次跑到悬崖边上往下看，它们看看雪豹，然后就跑开。

我们兴致勃勃地观察野山羊的这种令人难解的行为。很快，雪豹走到了离山口边不远的地方。野山羊刚跑开，雪豹一步就蹿了十米高，活像插翅飞上了山口边上的悬崖，然后就一动也不动地躲在跟它一样灰秃秃的岩石后面。

野山羊又回来了，跳跳蹦蹦地向山口边上跑来。

“这些好奇的野山羊，马上会有一只被它咬死。”猎场看守人高声说着，举起卡宾枪，朝天放了一枪。

转瞬间一切都静下来了，只有山坡上的石子沙沙地响了一阵。野山羊立刻逃到山口后面去了，雪豹消失在岩石间，速度是如此之快，我们甚至没看见它藏到哪儿去了。

林中之谜

眼尖的秃鹫

早上，猎人打死了一只野山羊，把它藏在峡谷里，用石块严严实实地盖了起来。当猎人骑马去取那只野山羊时，隔得老远，就看见一群秃鹫在峡谷上面飞。“我回营地去骑马的时候，野山羊被它们找到了！”猎人意识到是这样，急忙策马飞奔。

当他的马跑到山口的山脊上时，他看见下面峡谷里有黑压压的一群秃头鸟，它们的脖子上竖着一圈羽毛，活像 19 世纪老太婆的衣服领子。这些秃鹫正乱乱哄哄地挤作一堆，但一看见人，便慢腾腾地飞了起来。在原来埋着野山羊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一些白花花的大骨头，旁边乱丢着七零八碎的羊皮、羊犄角和羊蹄子。

过了几天，猎人又打伤了一只野山羊，他在邻村牧羊人的帮助下，追到快天黑时，才把这只野山羊打死。他们两个人匆匆地用石块把野山羊埋了起

来，这次埋得非常严实。

“你回村子去，明天早上骑马来。我留在这儿过夜，不然秃鹫又得来把羊给吃掉。”

牧羊人走了。

岩石间有个黑糊糊的深洞，猎人就钻了进去。岩洞里干干的，一滴雨也进不去。尽管秋天的阳光不毒，但是一天的工夫，仍把岩石晒得热烘烘，洞里很暖和。猎人把外套盖在身上就睡着了。

黎明时，他冻醒了。岩石已经凉透了，洞里变得很冷。猎人从岩洞里探出头去看看。朝阳的头几道光辉照在山峰上，立刻把灰秃秃的岩石染成了粉红色与淡黄色。在岩石的阶地后面，出现了黑影。但是，太阳在逐渐升高，等到阳光探到岩石后面时，黑影就消失了。

被照明的部分，迅速地从山峰扩大到山脚；同时，仿佛一声令下似的，鸟儿一齐大唱起来，活像是开始用它们那鸟国的语言与太阳谈话。

突然，猎人发现一只秃鹫。它高高地在猎人上面飞，它是从峡谷底飞上来的。猎人赶紧躲回岩洞，弓身藏在石头后面。秃鹫一直朝埋着野山羊的那堆

石头飞去。它判断十分精确地在石头堆的上空一圈又一圈地盘旋，逐渐降低。不知打哪儿，又出现两只秃鹫，也在那堆石头上面盘旋起来。几分钟后，三只秃鹫已经落在石头堆上，四面张望着。天上又出现几个黑点。

猎人不能再傻等，让这只野山羊也被秃鹫吃掉。他从岩洞里出来。秃鹫吓得从石头堆上飞起，在空中盘旋着越来越高。猎人走到石头堆前。太阳刚刚照在那里，埋在石头下的野山羊，盖得十分严实，连一根毛也没有露在外面。真不知道秃鹫是怎样发现它的！

秃鹫的秘密

向啮齿动物作斗争的队伍，在宽阔的秀加钦谷地上，在郁郁葱葱的托莱格尔山脉脚下，扎下了营帐。在这里，沙漠的蒿草和灌木三春柳，与常青的山地植物生长在一起，平原的动物鹅喉羚和山区的野山羊生活在一起。这情况，顺着托莱格尔的峡谷往上伸延，高过森林的界线。

恰好就是在这里，在山区与沙漠结合的地方，

需要解答许多秃鹫和最普通的旱獭给我们出的谜。

在这个地区展开对啮齿动物的斗争之前，这些小动物一直安安静静地居住在天山的托莱格尔山脉山坡上的洞穴里。向每个旱獭洞里撒了一些有剧毒的氰化钠、氰化钾混合料剂，然后用土把洞口堵上。旱獭向出口冲过去时，没有力量很快地把土刨开，就被毒气熏死了。

我们开始这项工作一个星期后，动物学家米古林决定检查一下，还有没有未下药的旱獭洞。他骑马在山坡上走着，没有看到一只旱獭。所有的洞都用土埋得严严实实的，也就是说，都下过药了。但是，有些洞不知被什么给挖开了，把死旱獭拖出来吃掉了。这件事引起了动物学家的兴趣。他下马，坐在一块石头上。

山坡上一片荒凉，死气沉沉，好像坟地一样。工作队在这里战果辉煌，把啮齿动物全部消灭干净，一只活的也没有留下。这只秃鹫高高地在空中盘旋，现在看上去，只是云霄下两个隐约可见的黑点。动物学家举起望远镜，开始观察它们。这两只秃鹫在高空里盘旋了半天，后来向山口的一面俯冲。最

近几天，那边所有的旱獭洞里也下了毒药。

米古林将马拴好，迅速地向山口登攀。他想道：“是不是秃鹫把旱獭从洞里拖出来的？”

米古林爬到山脊上，小心翼翼地从石头后面向外张望。果然如此！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两只秃鹫已经刨开一个旱獭洞，正在吃一只旱獭。

秃鹫一瞧见人，立刻飞上了天。米古林走到吃剩的旱獭跟前，发现下了药的洞刚刚被刨开：虽然太阳这么明亮，但是泥土还是潮湿的。

动物学家站在那儿，他想不通秃鹫是怎么知道这个洞里有死旱獭的？因为旁边有许多用土堵上的洞，但那些洞全是空的。鸟类的嗅觉很不发达。秃鹫也不可能隔着一层土看见旱獭。也许，在盖着死旱獭土层的表面，有苍蝇在爬来爬去？但是，秃鹫得有多么尖的眼睛，才能从云霄里看见地上的苍蝇呢？也许秃鹫在空中从一个又一个被堵的旱獭洞口，发现了某一个洞口外面有苍蝇，就刨开那一个洞。不对，这些解释全不对！有许多种鸟能隔着厚厚的一层积雪“看见”下面的东西，比方说星鸦就是这样的鸟。这件事情，至今使科学家们惊讶不已。

星鸦的秘密

星鸦的一阵刺耳叫声，打破了冬季森林中的冷清与寂静。又是一阵惊天动地的叫声，这回，已经离得近一些了。

一只跟寒鸦一般大、身上净是白斑的黑鸟落在一棵云衫树顶上。它歪着头，用一只眼睛看下面。突然，这只星鸦扑扑翅膀，滑翔到林中空地当中的积雪上。

星鸦毫不犹豫地开始挖跟前的雪，然后啄着吃了几口，便飞走了。

我走出隐蔽处，向星鸦挖出的那个小坑走去。那小坑里有个球果，球果上的松子刚刚被啄出来。这只球果还是秋天下雪之前落在这里的，刚才，星鸦就是把球果里面的松子当做一顿早饭的。但是，打去年秋天起，星鸦就没有来过这里，球果上面压着这么厚的一层雪，它是怎么找到球果的呢？星鸦是那样准确地落在埋着球果的积雪上面，一步也不偏斜，就仿佛它已经习惯了每天往这儿飞似的。

使用给星鸦戴脚环的办法，得知星鸦是时常迁

移的。由于迁移，它们往往将秋天储备的食物永远地留在那里不动。刚才那个球果也可能就是这只星鸦贮藏的，也说不定是交嘴鸟或松鼠掉在地上的。可是，星鸦无论迁飞多么远，它总能准确地刨出别的鸟儿贮藏的食物吃。

但是，它是怎么发现积雪下的食物的呢?

目前，这还是星鸦的秘密!

窗外的一只鸫鸟

我和禁猎区管理局局长斯切潘一起，坐在巴尔徒盖猎场哨所的窗前喝茶。那是3月的一个清晨。这一冬，几乎没有下几场雪，地上剩下的一点积雪已经被明亮的太阳“吃掉了”。窗外是一幅秋天的景致——树木还是光秃秃的，满地都是去年的落叶和过往的摩托车扬起的尘土。不错，森林里已响起了百鸟的春季大合唱，但是在屋子里面却听不见。

花园里，在离窗户几米远的地方，有一道板墙，顺着板墙，有一条已经干涸的灌溉沟渠，那是夏天用来浇苹果树的。

“瓦连京·阿列克桑德罗维奇，您瞧，鸫鸟又在

沟渠里找虫子吃，跟昨天一样！”我发现园里有一只个儿挺大的木斛（hú）鸫，便大声说。这只木斛鸫眼睛瞧着脚下，一跳一跳地向灌溉沟走了过去。它停在一个地方不动了，歪着脑袋，有几秒钟的工夫，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前面。忽然，它把嘴伸进土里，一直伸到前额，拖出一条蚯蚓。木斛鸫一口把蚯蚓吞进肚里，又沿着灌溉沟向前跳去。我们眼看着这只鸫鸟一次又一次，在两三秒钟内，变得像自然博物馆的“标本”一样，然后很有把握地从泥土里拖出一条蚯蚓。

“您跟鸫鸟学学找蚯蚓吧！不然又没法去钓鲑鱼了。”斯切潘笑着说。

我走到花园里去。土地还是潮湿而寒冷的。仅仅是表面几厘米厚的一层土解冻了。但是鸫鸟怎么会知道，应该在这里，而不是在别的地方，把嘴伸进泥土里去拖蚯蚓呢？要知道，在初春，蚯蚓不到地面上来，而且早上，天气还很冷，它们是完全不动的。

在针叶林中

1922 年，在托木斯克的大街上可以遇见松鼠；

花园和街心公园里，迁去了大批的松鼠。当时，我们这些动物学系的大学生，在城郊的齐梅尔钦针叶林里，即使不带猎狗，也能轻而易举地一次就打死一二十只松鼠。我们交出松鼠皮后，可以过一个星期的小康生活。

一个寒冷的星期日早上，天还未亮，我和一个同学就早早地出发了。我们精力充沛地滑雪跑过草地。像每次一样，当我们跑到结了一层淡蓝色冰的湖边上的针叶树林里时，太阳出来了，松鼠也醒了。

第一道阳光照到松树上时，松鼠就开始发出短促而响亮的叫声。一声枪响，被打死的一只松鼠掉在雪地上。那时候，我们即使用老式枪，也百发百中。我把枪递给同学，把死松鼠拾起来放好。这工夫，我的同学又往枪筒里装了一些火药，然后用装药杆捅进去一小块麻垫，再往枪筒里装一点霰弹，上面塞一张纸。只剩下扳起扳机，套上火帽了。

我们两个人只有一根装药杆，都拿它当宝贝——那是我们全年级同学都羡慕的东西。我们只好在一起找松鼠，轮流放枪。

那个星期天中午，我们差不多已经完成了定

额，而且还打到一只榛鸡。我们找到林中被烧过的地方，坐在一棵被大风吹倒的松树上吃早饭（也可以说是吃午饭）。

我们看见雪地上有松鼠的脚印。这些脚印通向被烧过地段的深处，又经过我们的身旁回到针叶树林里来。我们两个人都是从小就养成了喜欢研究的个性。

“松鼠到烧过的树林里去干什么？”我的同学米亚切斯拉夫说。许多年后，这个同学成了一位大科学家。

“走，我们去瞧瞧！”我提议道。

我们的滑雪板在松鼠脚印的两旁滑了过去。这条路，从针叶树林边通向被烧过的地段深处。我们走了 600 多米后，就明白了，原来松鼠从那儿的积雪底下挖出一个球果，当时就把球果里的松子吃了，然后又跑回针叶树林。不过，我们还有搞不明白的事情。松鼠怎么能知道，差不多 500 米之外的雪底下有个球果，或者怎么能记住去年秋天将球果藏在什么地方呢？除了这里，还有成千上万个地方。这个球果，也可能是别的松鼠或星鸦贮藏的。我把这

个谜记在卡片上，可是至今也没能解答出来。

百思不解

12 月初，瓦连京去察看塔斯木龙猎场的土盖林。这时，还没有下雪，但候鸟已经飞走了，獾、黄鼠和其他冬眠的动物，都早已躺进各自的洞穴里。湖泊像冬天时一样冰封了起来，岸上黑糊糊的泥土，在寒冷的夜里冻得跟坚硬的石头一样。

瓦连京从树丛里出来时，手上和脸上有许多地方都划伤了。他坐到一个有阳光的小丘上休息。前面是茂密的芦苇丛，周围有稀稀落落的几棵野蔷薇与合叶子。低低的冬季太阳虽然已经升到天顶，但是几乎感觉不出温暖。相反，从河面吹来的刺骨寒风：却使一个在土盖林中艰难地穿行了多时，而全身燥热的人有受凉的危险。瓦连京刚想站起来，忽然听见背后的灌木丛里有窸窸窣窣的响声。他回头一看，吃惊地瞧见一只野猪——野猪正一直朝他跑过来。看来是有谁把这只野猪从土盖林它藏身的地方轰了出来，于是它跑到灌木丛里来了。

很久以来，瓦连京的心里有个百思不解的谜，

就是他听说，人的目光对动物的行为有影响。现在，他想核对一下，是不是确有其事。瓦连京急忙转过头来，一动也不动。他只是凭听觉能推测到，野猪离他越来越近。野猪好像瞎子似的从他身旁跑了过去，离他越来越远了。根本没有注意这个坐在林边空地当中纹丝不动的人。显然从河上吹来的小风，将气味带到一边去了。瓦连京现在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野猪，他目不转睛地欣赏着这只力大无穷的野兽。

这时，野猪减慢了前进的速度，在离瓦连京大约 150 米的地方停下来，开始惊惶不安地动弹耳朵，向四面张望。过了片刻，它仿佛很勉强似的朝前走去，边走边回头看。就这样，野猪走到离瓦连京 200 米远的地方，才又奔跑起来，钻进芦苇丛里去不见了。

“难道说，是我凝视的目光扰乱了野猪的行为？或者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偶然事情？既然它从我身旁跑过的时候，没有闻见我的气味，那它跑到前面去之后，就更不能闻见了。”瓦连京在他的日记本里记下了这样几句话。

蝴蝶的呼叫信号

在外伊犁的阿拉套山区，粉红色的一簇簇野杏花即将凋谢，山脚下大束的雪白色苹果花又开了。在那些树木周围，无数昆虫的小翅膀发出的嗡嗡声，响成一片。勤劳的蜜蜂，每天早上是这大合唱的头一批领唱者。

我的邻人，一位科学工作者，曾经欣赏一对荨麻蛱蝶的飞行姿态。一只蝴蝶围绕着另一只蝴蝶飞了一会儿之后，两只蝴蝶，一同朝上飞去，然后各奔东西。雄蝶飞得不知去向了。雌蝶降落到地面的一块石头上，伸展开色彩鲜艳的翅膀，完全停止了动作。它在晒太阳，在“充热”，充太阳的热。一切蝶类的身体，都不像飞禽走兽那样有经常不变的温度，——它们是在太阳里晒一会儿，晒暖了，再飞。如果天气变冷，太阳藏到云里不出来，蝴蝶就发蔫了。

我的邻人列奥尼德是个近视眼，他把身子俯在美丽的蝴蝶上面，想更仔细地瞧瞧它，哪知把它惊飞了，它飞到峡谷的那一面去了。列奥尼德追在它

后面，直到它变成了一个隐约可见的小黑点，落在新翻过的菜园的黑土地上。

这时，雄蝶回来了，它飞到刚才它的女伴待的那块石头跟前，在一个地方抖着翅膀，然后信心十足地径直飞过峡谷，朝黑土的菜园飞去。

“这只雄蝶怎么这样快就确定了方向，精确地断定出现在雌蝶待在哪儿呢？蝴蝶是有什么样的天赋定位器？”从事气象专业的列奥尼德感到奇怪地说。

科学家们早在上一世纪就发现昆虫有这种惊人的本领。著名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曾经把一只雌飞蛾罩在窗台上的一只玻璃罩里，一些雄飞蛾竟从8000 米外的森林里飞来找它。玻璃也未能挡住雌飞蛾的“呼叫信号”。那么峡谷就更不能妨碍雄蝶确定它的女伴在什么地方了。

这又是大自然宝库中的一个谜。

动物绅士

彬彬有礼

从卡普查盖拦河坝下疯狂地涌出来的水，是干净的，碧绿的。但是离坝越远，水面的垃圾便越多，这些垃圾全是从岸上冲下来的。低于栏河坝的惟一一条支流库尔钦卡，使河水变得更加浑浊了。那时，在 4 月里，有大批野鸭飞到伊犁来寻食吃。它们漂在水上顺流而下，吃落在水里的飞蚁和其它昆虫，以及从岸上冲进水里、浮在水面上的植物种子。

好吃的东西太多，野鸭完全被吸引住了，竟能够允许小船划到离它们相当近的地方来。那时，公野鸭的行为真令人惊奇。它们身上“穿着”花花绿绿的春装，隔得老远就引人注目，但是它们比母野鸭更谨慎小心一些。小船还离得挺远，公野鸭便惊慌地伸长脖子。不过，老实的女伴们还没有看见小船，还在安安静静地继续从水里啄东西吃，它们怎能自己先起飞呢？公野鸭已不安到极点——它扑棱着

翅膀，在水上转来转去，好像倒换着脚站在水里似的。但是，女伴还不起飞。而公野鸭是“受到这样的教育”的，它“无权”先起飞。

小船离野鸭很近了，公野鸭的忠诚考验终于告一段落：母野鸭慌里慌张地伸直脖子从水上飞起。公野鸭紧跟在后面，也飞了起来，它比母野鸭仿佛只晚了挥动一下翅膀的时间。

河里的野鸭很多。每一对野鸭的起飞情况都是一样的——母野鸭先起飞，公野鸭跟在后面。在无数次之中，只有过一次例外。有一只离得老远就能看见的，身子一半是白色的公琵嘴鸭，实在忍不住了：它破坏了野鸭的礼节，先起飞了，但是……母琵嘴鸭还在水里游，于是漂亮的公琵嘴鸭马上啪地又落回到它身旁。当然，假使它会脸红的话，它这样做的时候一定会羞得满脸通红。母野鸭又逗弄了它一会儿，等我们的小船划到跟前时，这才飞了起来。羞愧的男伴随后扑着翅膀也飞起来，这次它是完全按照野鸭的礼节起飞的。

野猪的礼节

初冬的一个月夜，我走在通向一块宽敞的林边草地的小路上。每天夜里，野猪都上那儿去吃草。土盖林里一片寂静。一点轻轻的窸窣声，隔得老远都可以听到。我钻出树丛，走向草地的时候，不由得轻松地吁了一口气，——野猪都不在那儿。这么说，我赶在它们的前面了。

我在紧靠边的一棵大沙枣树的黑影里坐下，尽量坐得舒服一些。月光照得草地上一片明亮，积雪在闪烁，发出银光。可以看见到处是野猪新挖出的小坑。

我没等候很久，只听得从土盖林里传来一阵小得几乎听不见的沙沙声，紧跟着，在林边灌木下，便有一些黑影移动了起来。这是野猪群来了。

很快，它们开始悠闲自得地在草地上东挖西挖，沙地还没有冻冰，因此很容易挖出小坑来。

太远了，不能放枪。我从皮套里取出望远镜。用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见，有五只去年的小猪崽渐渐朝我这边走过来了。其余的野猪都在一旁乱拱乱

刨。一只小野猪把嘴弄得吧嗒吧嗒地响，津津有味地吃起一些植物根来，但是另一只小野猪马上把它轰走了，虽然这另一只小野猪比那一只个儿还小一些。过了不到几分钟，这只捣乱的小野猪又轰走了一只小野猪。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想：是别的小野猪找到的植物根，为什么它们都这么温顺地让给这只小野猪吃呢？这简直很像剥削。

这时，五只小野猪都快走到射程内了。我不等大野猪过来，瞄准这个剥削者小野猪开枪。转瞬之间，草地上的野猪全逃走了，只剩下被几十个猪蹄扬起的尘土，悬在无风的空中。我的猎获物是一只很肥的小母野猪。

“母野猪总是比公野猪肥。”猎场看守人在猎场的哨所里对我说。

“我亲眼看见小母野猪‘毫不客气地’抢走了两只小公野猪的食物，母野猪怎么可能不肥呢！如此看来，按照野猪的礼节，公野猪必须心甘情愿地把食物让给母野猪吃，是这样吗？”

“暂时是这样。”猎场看守人笑道，“等公野猪长得身强力壮之后，它就变得蛮横不讲理了。那时，

什么都得给它!”

大象和小狗

阿拉木图动物园隐没在绿树丛中，香味浓郁的阿泡特品种苹果树，倒映在镜子般的水中。空气十分清新，可供动物居住的处所很多，这样的条件就连极为珍奇的鸟——胡兀鹫都能在这里繁殖。从规模、设备的完善和所饲养的动物种类来说，在全苏联，阿拉木图动物园也是属于一流的动物园。在这个动物园的一个牲畜圈里，住着一只孤零零的狍子。有一天，饲养员把一只抱窝的母鸡放在这个牲畜圈较远的角落里，让它孵野鸡的蛋。起初，狍子和母鸡和平共处了几天，谁也没有注意谁，谁也没有理会谁。但是，母鸡趴在蛋上的时间越长，它的脾气就变得越坏。只要狍子一走到鸡窝近旁去，抱窝的母鸡立刻支棱起身上的羽毛，做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期待已久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蛋里孵出了雏鸡，这下子，狍子和母鸡就再也无法和平共处下去了。

动作优美的鹿科动物中的最小代表——狍子，怎么也没有意料到，它毫无恶意地从鸡窝旁经过，母鸡却把这当作对它的新生儿粗暴的蓄意侵犯。

它竖起羽毛，大声叫着，从角落里跳出来，向狍子扑过去，就像克雷洛夫寓言里的小狗莫西卡进攻大象一样。

狍子可真是窘态毕露了。它表示抱歉地抿起耳朵，朝旁边一闪。看上去，它甚至可能夹起尾巴，可惜它没有尾巴。“规矩”显然对抱窝的母鸡有利：想象中的敌人在威胁它的家庭幸福，必须把敌人赶走，不惜任何代价地把它赶走，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母鸡飞到狍子跟前去，踢了后退的敌人一脚。狍子慌忙顺着围墙逃去；母鸡跟在它后面追，追得狍子在牲畜圈里跑了一圈，两圈，三圈……其实狍子只消用一只脚一踢，就能把母鸡踢成一团死羽毛。然而，合情合理的权力在抱窝的母鸡一边，狍子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只好羞愧地逃走。

幸亏一位女工来干预这件事了。她跑进牲畜圈，把身上还没有干的小雏鸡放在围裙里兜着拿走了。母鸡支棱着羽毛，耷拉着翅膀，跟在她旁边跑。

不过，它没有往女工的身上扑，仿佛它认为这位女工是保护它的小娃娃们不受到“敌人”——孢子侵害的大救星。

孩子和动物

夏天的一个早晨，晴空无云，阳光灿烂。看来，这是个大热天。在电线杆之间的电线上，落着几只寒鸦，微张着嘴。一只乌鸦神气活现地在村道上踱来踱去。到处都能看见燕子叽叽喳喳地在空中飞着。一团尘云，从村庄逐渐远去——这是牧人赶着牛群去放牧。女主人们刚挤完牛奶，趁着天还没有热，把牛放了出来。

一群孩子嘻嘻哈哈地跑到村外的小丘上。他们那响亮的欢声笑语，使一切都充满了生气。皮肤黝黑、光者两只脚的瓦西卡年龄最大，最近他刚满七周岁，别的孩子都比他小。不论玩什么，瓦西卡都当头儿和出主意。有浅色头发的莲娜和娜塔莎长得很像，像姐妹俩似的，她们蹲在地上，聚精会神地观看一只蜜蜂怎样在黄色的蒲公英花上爬。黑眼睛的小胖墩跑过来，用光脚丫子踢了蒲公英一下，蜜蜂飞

走了。

“瓦西卡，柯尔卡干吗踢人？”莲娜尖声尖气地告状。

“来，都过来，咱们玩堡垒!”瓦西卡喊着，爬上一堆沙子，这沙子堆在路旁，是准备用来修理那座宽谷里的小桥的。孩子们团团地围住了沙堆，开始兴致勃勃地筑山洞、造小房子、挖小沟。小家伙们的顶嘴、抬杠和笑声向四周传到很远。

谁也没注意到，从峡谷里来了一只狼。它慢慢朝孩子们走了过来，不时停下用鼻子闻闻。它夹着尾巴，竖着耳朵。

孩子们什么也没有看见，还是兴高采烈地在沙堆上玩。头一个看见狼的是娜塔莎，这时狼离她只有几步远了。

“快瞧！来了一只狗!”小姑娘像爆豆似的说着，跑到狼身旁，摸摸它的背。

狼一动也没有动，只把身子绷紧，蜷缩了起来。孩子们把狼围住，摸它，给它面包吃，但是狼不吃。

“小灰，小灰！吃点面包!”孩子们一个劲儿地劝它。

奇怪的是，狼没有扑到孩子们身上，而且还允许他们爱抚它。

大道上过来一辆拉干草的大车，要不是来了这辆大车，真不知道事情会怎样结束。一位老人坐在大车上赶着马。他一眼就看出，这群孩子正处于何等危险的境地——他们有生命的危险！老爷爷手拿木叉下了大车，朝他们跑去。

狼一看见大人，立刻向峡谷里逃去，“小灰，小灰，你上哪儿去？回来！”孩子们向狼喊道。

我不由得又想起一件亲眼看见过的事。在巴尔徒盖猎场的森林里，有两所小房子，小房子之间，有个培育赫赫有名的阿泡特品种苹果的果园。秋天，每日清晨都有许多野鸡到这果园里来。它们在苹果树之间走来走去，用脚爪在落叶里又挖又刨，完全像家鸡一样。不过，只要有人从屋里出来，走到门廊里，野鸡马上啼叫着飞上天，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也不敢再到果园里来。

一天早晨，我从窗子里看见，猎场看守人的六岁孙女卡齐亚从她家出来，到果园里去了，但是没有一只野鸡飞走。它们只不过从容不迫地躲到一边

去了一点，还是继续在落叶之间刨着。

“莫非野鸡不怕小孩子？”我心里这样想着，走到门廊里。

野鸡立刻边叫边扑翅膀，从小姑娘的头上飞了过去。

同一天，卡齐亚还有一件事使我很惊讶。那里有一只驯养过的母狍子：名叫玛西卡。它是人用奶嘴喂牛奶养大的。它自由自在地居住在猎场看守人哨所附近的树林里：到了玛西卡该生小狍子的时候，玛西卡一下子就发了野性，不再到把它哺育大的人跟前来了，甚至也不许可人从近处给它拍照了。

“卡齐亚，你把玛西卡抓住一会儿！”猎场看守人的妻子喊道，然后又补充了一句，“玛西卡只许卡齐亚到它身边去！”

这时，玛西卡正在哨所旁边的草地上吃草。卡齐亚跑到狍子旁边，搂住它的脖子。玛西卡对这完全心平气和。只是当我拿着照相机走到离它大约15 米远的时候，它才想脱身。但是卡齐亚一边抚摸它，一边说服它，使它安静下来了。这样，我就给

她俩一起照了一张相片——变野了的动物和孩子。

怎样解释动物的这种行为呢？这是大自然的又一个谜。尼·秦别尔根在他的作品《动物的行为》中曾经写道："小孩子的头、小兔子的头和小鸟的头，放在一起，有个能引起父母感情的共同特点——短短的脸，明显突出的前额，圆眼睛，胖乎乎的脸蛋儿。"可能因为小孩子或小动物的个子都很小，能引起成年人和成年动物的亲情？"

不可侵犯的小麻雀

春天的早上，坐在树林里的树墩上，看看周围的情况，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一开始，鸟儿全停止鸣叫，它们躲到树间，惶惶不安地打量来人，如果静静地坐在那儿不动，群鸟就放心了。春天，鸟儿要做的事情总是很多的。

从灌木丛里飞出一只体态优美的红尾鸲，它充满活力地挥动着小尾巴，飞到草地上。一只大山雀从一棵有树洞的山杨树上飞了下来，蓬起身上的羽毛，朝红尾鸲冲了过去，把它撵走了。这是一只淡绿色的雄山雀，它的腹部有黑色条纹，颊部是白色的。

它落到山杨树的树洞旁，开始梳理羽毛。雌山雀当然正趴在窝里孵蛋，雄山雀在担任守卫工作。

过了一会儿，山雀又怒气冲冲地飞到草地最远的一端去，赶走了一只柳莺。这只小不点鸟根本不可能对树洞里的山雀窝构成什么威胁。但是，仍然要按规矩办事，——雄山雀不仅保卫自己的树洞，而且还保卫着树洞周围的森林中的“窝区段”，就好比我们不仅认为自己居住的住宅是个人所有的，而且认为整个房子，甚至于房子周围的街区都是个人所有的。不过，山雀只能在森林里搞这种“利己主义”。在城市里，如果它们住到一个院子里的话，那可不能把别人全轰走。

在别墅街的一个小宅院里，关怀备至的主人好客地挂上了一段挖空的圆木头，他不是挂在树上，而是挂在一根柱子顶上了。一对大山雀春天“租下了”这段空木头当做它们的家。雌山雀产了蛋，又开始孵蛋。

雄山雀为雌山雀严格保卫的窝区段，只不过是一根柱子，连同柱顶上的一段空心圆木头。当执行守卫的时候，它不得不待在旁边的一棵栓皮榆上。

在城市里，树洞实在太少。这对山雀只好住在这样一所“设备简陋的住宅”里，而且还在谁都看得见的明显地方。

有几对麻雀在院里的窗户饰框后面、房顶底下、汽车房里和苹果树上的空椋鸟笼里做了窝。雄山雀很快就使麻雀不敢再到它的窝所在的柱子跟前来了，现在雄山雀几乎整天闲待着。

但是，一天早上，发生了一件事情，从山雀的立场看来，这完全是不可容忍的：一只麻雀的雏鸟竟飞到山雀家的房顶上来了。这只小麻雀用央求的调子尖声叫着，张开黄色的嘴，抖动着小翅膀，要东西吃，许多像它这么大的雏鸟都是这样做的。小麻雀有生以来头一次飞了 20 多米远，从窗户饰框后自己的窝里飞到了柱子上。按说这只没有礼貌的小麻雀马上会被山雀推下去，因为它侵犯了完全不可侵犯的地方，这是院里被公认为山雀窝区段的地方！但是，几分钟过去了，又是几分钟过去了，担任守卫的雄山雀还是待在旁边的树上，梳理着羽毛，就仿佛没看见这个入境者似的，虽然只有瞎子才可能看不见它。

过了不大一会儿，一只雌麻雀嘴里衔着一条毛虫，飞到山雀家的房顶上来了，想把毛虫塞进雏鸟贪馋地大张着的黄嘴里。但是它没能在人家的房顶上喂自己的雏鸟——雄山雀发出毒蛇般的咝咝声，像恶魔似的朝雌麻雀扑了过来。毛虫掉在地下了，雌麻雀胆战心惊地飞走了，留下小麻雀独自待在那儿。雄山雀没有惩罚小麻雀。不懂事的小麻雀以同样的态度向雄山雀要早饭吃。雄山雀却假装没有瞧见，又从自己家的房顶飞到旁边那棵树上，执行守卫去了。

小麻雀的父亲雄麻雀衔着食物飞来了，当然同样也被蓬起羽毛的雄山雀从山雀家的房顶上粗暴地轰跑了。这样重复了好几次，直到饿极了的小麻雀不得不第二次试飞，自己去找妈妈。

如此看来，大山雀甚至与别种鸟的雏鸟都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一种姑息的、引起亲情的关系。已经发现，其他的飞禽走兽也是这样。

朱雀在歌唱

五年级学生维加到住在森林哨所的父母身边

来度假。早晨，他走到门廊里，不由得像着迷似的愣在那里。周围的松树林在沙沙地响。空气里充满了松脂的芳香。林中的一条小河弯弯曲曲地从哨所旁流过去，小风将岸边盛开的稠李花的香味吹到门廊里来。

“维加见着了？维加见着了？”红脑袋的朱雀在唱歌，它们唱的好像是这两句话。

孩子笑了——他觉得朱雀看见了他，在向别的鸟报告这了消息。

从四面八方传来鸦鸟和其他各种小鸟的鸣声和歌唱声。城里充满了汽车的喧声、废气的臭味儿和工厂的烟，从城里来到此地，维加觉得这儿的一切，都是那样的不同寻常！

维加跑到小河旁。这里是他从小就认识的地方。陡峭的右岸有几个小河湾，在那里特别容易钓到鱼。小河上面架着一座小桥，左岸有浅水滩，像疗养地的沙滩一样。

河岸上的灌木丛里传来一阵喜鹊的叫声。维加顺着茂密的绿色树丛中的小路，朝那个地方走去，树木被露水浸得湿漉漉的，空气中饱含着臭氧。一

棵高大的山杨树上，有个大鸟窝。一对喜鹊落在旁边的树上，惊慌不安地大声叫着。维加没有考虑多久，就向这棵山杨树上爬去。但是，想爬到鸟窝跟前，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山杨树的干是光滑的，跟电线杆一样。但维加的童年是在森林里度过的，爬树，他是能手。他用手和脚抱住树干，猛地一冲一冲地爬到第一根粗树枝，再往上爬，就容易了。

“维加见着了？维加见着了？”朱雀又唱了起来，就好像在对孩子灵活的动作表示自己的惊讶似的。

鸟窝里有五个温乎乎的喜鹊蛋。维加把蛋掖在怀里，就跑回家去了。喜鹊拼命大叫起来，一面叫，一面高高地跟在维加后面飞，一直跟到哨所，一直叫到维加走进外屋。

“维加，来吃早饭！”母亲招呼道。

桌上摆着煎鸡蛋，嗞嗞地响着，引起人的食欲。盘子里的热油煎薄饼堆成小山。维加一看见吃的东西，就把喜鹊蛋给忘了。吃完早饭，他才把蛋拿出来。

“你干吗把窝给毁了？”母亲气愤地说，“你什么时候干的呢？”

“我拿这几个蛋，是为了交给我们学校的生物陈列室。这是我们夏天必须完成的一项作业——收集昆虫、植物和其他生物陈列品。”

“除非是为了这个缘故。”母亲表示同意道。

但是这五个蛋都已经孵过很多天，从哪个蛋里也取不出蛋白蛋黄。再过几天，小喜鹊就该孵出来了。

维加走到门廊里，喜鹊落在哨所旁，一看见维加，就惊慌失措地喳喳叫了起来，一直叫到维加回屋里。

中午，维加跑到河边去洗澡。两只喜鹊大声叫着跟在他后面；他洗澡的时候，它们在树上不停地喳喳喳叫。维加气呼呼地拾起一根木棍朝喜鹊扔了过去，但是，木棍扔得不高，喜鹊甚至没有飞起来。

这样过了三天。一只喜鹊不知飞到哪儿去了，另一只喜鹊从早到晚看守在哨所旁。维加只要一出屋，向森林或小河边走去，这只喜鹊便跟在他后面边飞边叫。

下了几天雨，维加没有出屋。终于喜鹊不再叫了。炽热的太阳出来了。维加卷起裤腿，赤脚走到

院里，在水洼里乱跑。

忽然，他看见了“他的”喜鹊。这只喜鹊落在院子大门上，羽毛凌乱，浑身湿淋淋，它没有叫，但是扭过头来望着维加。

维加觉得喜鹊很可怜。这几天，它一定什么也没有吃，所以身体虚弱了。维加跑回家，拿出一块面包，扔到院门前。喜鹊惊吓地侧身挪到院门边，费劲地向房顶上飞去，但又滑落了下来，摔在围墙外的湿草丛里。

维加眼泪汪汪地回家去了。他从昨天就打算去钓鱼，着急地等待天晴，但是这会儿，他一点兴致也没有了。

从围墙外传来几只喜鹊的叫声。维加跑出院门去看，只见三只动作麻利的喜鹊正在拔“他的”喜鹊的毛，“他的”喜鹊已经奄奄一息了。

维加扔过去一根棍子，三只喜鹊立刻飞走了。身上被啄得皮破肉烂的喜鹊张着嘴，害怕地瞅着维加。它已经飞不起来了。维加将面包放在它面前，来看了它好几次。它把头塞在翅膀底下，趴在那儿，不论是对面包，还是对他，都毫不理会。

第二天早上，他做的头一件事，便是去看喜鹊。夜里它死了。维加把这具分量很轻的小尸体拿到鸟窝旁，把它埋在树下。

周围的朱雀还在说：

“维加见着了？维加见着了？”

现在孩子听出，朱雀的叫声里，含有责备他的意思。他连忙跑回家，一直到天黑，也没有出来。

忠实的天鹅

4 月初的一天，黎明前，春寒料峭，把我冻醒了。我醒得还挺及时——东方刚出现一抹明亮的朝霞。我往火堆里添了一些干树枝，火堆便熊熊地燃烧起来，使脸和手很舒服地感到了温暖。我匆匆地畅饮了几杯暖水瓶里的烫浓茶后，彻底暖和过来了。早霞越来越亮。我拿起枪，向湖边走去，融雪水形成了水洼，夜里冻上了薄冰，脚一踩上去，便喀嚓喀嚓地碎开来。受到我们全家人宠爱的长毛花猎狗兰达跑在前面，在天亮前的昏暗中泛着白光。

湖岸上的窝棚，是昨天就搭好的，我和兰达钻了进去，坐好。湖上，震耳欲聋地传来鸟儿的春季大

合唱。在黑暗里，还看不见湖当中的景象，只听见雄水鸟在狂热地尖声啼叫。这尖尖的啼叫声里，夹杂着雄野鸭的低音和含糊不清的叫声。绿头鸭在湖的各处一呼一应地叫着。

今年春天，只许可打 10 天猎，因此我急不可耐地望着早霞，听着那些熟悉的叫声。就在离我很近的地方，大雁嘎嘎叫起来了，清晨的号手——鹤，在远处发出了嘹亮的唳声。在黑洞洞的天空上，百灵鸟唱起了第一支歌。时常有野鸭哗哗地扑着翅膀，从头上飞过，现在还看不见它们。

好容易周围的一切都变得灰蒙蒙的，芦苇丛变得像一堵黑墙。我端起枪，瞄准早霞，枪杆顶端的准星已经看得清了。天越来越亮，完全可以放枪了。

突然，从我的头上空传来了沉重地挥动翅膀的声音，两个伸长脖子的大鸟的黑影，钻出黑暗，朝那条发亮的早霞飞去。

“天鹅！”我猜到了。遂即举起枪从后面放了一枪，火光和轰鸣打破了清晨的安静。一只天鹅一个倒栽葱跌进芦苇丛里。兰达飞跑了过去。我重新往枪里装上子弹，想跑过去取我的头一件猎物。但是，

被枪声惊起的无数只野鸭扑翅膀的声音和叫声，使我停住了脚步。我听见兰达在天鹅摔下的地方把芦苇撞得噼啪地响，就放心了：如果它不能将天鹅从芦苇丛里拖过来，准能坐在天鹅旁边等我过去。我朝野鸭放了几枪，但是因为天刚亮，光线太暗，所以都没有打中。同时，我心里好像还有某种要倒霉的预感。

虽然太阳还没有出来，但是天已经大亮了。没有野鸭再飞过来了。我跳出窝棚，跑去拾天鹅。

我费劲地从岸边的芦苇丛间挤过去，走到湖边一片没有芦苇的沙滩上。我看到前面有两个白点。我走到跟前去，不由得目瞪口呆地站住了——我的脚旁躺着两具尸体——天鹅和我的爱大兰达……

受了致命重伤的天鹅，用翅膀猛击兰达，击破了它的口鼻，将它打死了。这件事太意外、太可怕了，使我半天也不能平静下来。

我好不容易才强迫自己捧起爱犬的尸体，送到茂密的芦苇丛里，我这样做，是为了不让猛禽看见它。

我把天鹅拖到宿营地上快要熄灭的篝火旁，我

觉得这只天鹅比兰达还要重一些。

不时有野鸭从我黎明时藏身的那座窝棚上面飞过，但是我顾不上打猎了。兰达的死使我的心情坏透了。家里会怎么样？孩子们要流多少眼泪！——要知道，每次他们散步时，它与他们形影不离。还有妻子……我拿这只天鹅怎么办？打天鹅，是要罚款的。国家禁止打这种神话般美丽的鸟，即使没有这个禁令，我也从来没打过天鹅，我从小认为天鹅是大自然的珍奇装饰物。午后，朋友们将开车来接我。他们将怎样看待我这个市猎人协会的主席？……

从云霄下传来的一阵叫声，打断了我的忧郁思绪。我抬起头，只见一只天鹅高高地在空中盘旋。它那悲悲戚戚的叫声，跟平时的叫声完全不一样。现在它又在上面叫了起来，后来它简直开始对我进行真正的惩罚了：它一面令人心碎地哀鸣，一面在我的头顶上兜圈子，一飞了一圈又一圈，搅得我本来就犯了神经衰弱症的脑子更加不安。我受到良心的谴责——我这一枪，拆散了一对伴侣。我知道，一对天鹅要在一起生活几十年。

天鹅的叫声折磨了我一个多小时，我尽量想那些有燃眉之急的公事，吸完了剩下的一点酽茶，但是令人心碎的呻吟仍旧从云霄里传来，使我失去自制力。孤单单的一只天鹅，像小小的一朵白云似的，在蓝色的高空里不停地盘旋，盘旋，它在召唤它的女伴。我想把它轰走，便拿起枪，不瞄准什么，朝上，砰、砰、砰、砰，一连放了几枪。但这也毫无用处。我决定控制住自己，不让自己情绪消沉，便在火堆旁躺下，用棉袄蒙上头，完全意料不到地睡着了。

我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晒得很热。空中只有云雀在叫，天鹅不在那里了。还要过很长时间，朋友才能开车来接我。我决定去把兰达的尸体用芦苇盖得更严实一些，取下它脖子上的颈圈，留作纪念——纪念它的悲剧性的死。

我沿着自己的脚印子钻过芦苇丛，走到那块倒霉的湖岸上。那儿曾经躺着我今天早上打死的天鹅。怎么现在还有一件东西在那儿发着白光？我走近一瞧，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在我面前，躺着一具天鹅的尸体。它弯曲着脖子，用呆滞的、没有表情的眼睛望着我。毫无疑问，这就是刚才用叫

声折磨我的那只天鹅。

我把这具还没有凉的天鹅尸体拿到火堆旁，仔细研究了它一番。在它那雪白的羽毛上，我没有找到一滴血，也没有在它身上找到一点伤口。我的过错和罚款的数目增加了一倍：这会儿，有两只死天鹅躺在火堆旁了，这都是我的罪行的物证。

回到城里后，著名科学家满台菲尔告诉我，他知道，天鹅在交尾期，如果一对天鹅之中有一只死去的话，就有这种情况。那另一只天鹅，由于神经严重受到震荡，大血管破裂而死。这种情况多发生在有血管硬化症的老鸟身上。

这种天鹅，有时在空中就死去了，尸体掉在地上。民间早已观察到这种情况，所以有个传奇故事说，如果春天把雌天鹅打死，雄天鹅就会自杀。

别 掉 队

春天，有时城市里的人走着走着，就站住了，抬头仰望天空，脸上浮起若有所思的笑容，好像刚才那个匆匆忙忙要到什么地方去的人，不是他自己似的。还有两个人也在他旁边停住了脚步，也望着天

空，脸上的表情变得温和了。

原来有一群鹤，排成人字形，正从城市上空飞过。它们飞得高极了，从地上看，只有蚊子一样大。人们站在那儿瞧着，忘记了急着要办的事情，脑海中忆起了遥远的童年——鹤，使他们想起遥远的美好事物……

有一天，著名外科医生福奥明内，也像这样站在阿拉木图的别墅旁，沉思地望着空中的鹤群，回忆着几乎忘记了的一段经历。鹤群排成人字形，正顺着外伊犁山脉的山丘飞过去。忽然，人字形中的两只鹤，好像接受了同一声口令似的，同时离了队，转身飞回到别墅的上空。鹤群继续往前飞，但是显然也减慢了速度。过了不大一会儿，两只离群的鹤开始边叫边兜圈子；远远地掉了队的第三只鹤正朝它们飞了过来。它们一同叫着追上了排成人字的鹤群，插了进去。

鹤群向东方飞去了，消失在从春天的大地上腾起的烟雾里。

医生还在那儿朝鹤群逝去的方向凝望，心里想，这大鸟的行为真奇怪。大概那第三只掉队的鹤，

是一只小鹤，它可怜巴巴的叫声被它父母听见了，它的父母便离开规矩严谨的人字形，赶来帮助它。整个鹤群为了等候它们，减慢了飞行速度。这是说明鹤群之中的鹤彼此忠诚相待的生动实例。

家庭观念

自古以来，农民的家庭里就有这样，一个习惯：儿子长大结婚时，父母为他盖一所新房子，分给他马、牛和其他财产，年轻人就建立小家庭，开始独立生活。飞禽走兽的孩子长大后，却是一飞了之，或一走了之。不过有一种叫做黄鼠的小动物却是例外……这件事情太有意思了，值得详细地讲讲。

我记得这样一件事。

当时，我们勘察队在阿巴坎河的支流莫诺克河边的米努辛斯克草原上，研究向埃维尔斯曼长尾黄鼠作斗争的办法。这种有害的小兽往往把田里的庄稼破坏一空。所以村里的居民，老老少少，全体出动，去向黄鼠洞里下毒药。

那天早晨，我很早就到草原上去了。太阳刚从地平线下探出头。那是个极舒服的夏晨。频繁的雨

水把草原冲洗得像一张翠绿的地毯，上面斑斑点点地缀满了鲜花。黄鼠洞有斜的，有垂直的，这使我们勘察队很感兴趣，因为这一与我们向黄鼠所作的斗争，有很大关系。我们在试验区内，在所有的黄鼠洞旁都钉了小木头橛子，做了记号，可是又出现一个新的斜洞。一个星期以前，这儿没有这个洞。我走到一边，躺在一棵茂盛的南方鸢尾灌木后面，等我的伙伴们过来。

从新洞里出来一只大黄鼠。它刚睡醒——又是打哈欠，又是伸懒腰，坐在后脚上，模样儿滑稽地用一只前爪挠肚皮。我用望远镜看了看这只黄鼠，不由得笑了出来——在它面颊的右侧，有一小块皮连胡子一起被扯掉了，这准是春天它跟别的雄黄鼠打架的时候被扯掉的。

黄鼠抖动一下身子，就跑了，好像它的行为没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可是，过了不大一会儿，它又回到它的洞前来了，嘴里衔着一大束干草。现在周围到处一片碧绿，正是春天，它从哪儿弄来的干草呢？黄鼠衔着这束干草钻进洞去，它当然是在准备过冬用的窝。但是，一般黄鼠都是秋天才做冬天的窝，现

在离冬天还远呢!

我的伙伴们过来了。我们用小木头橛子在这个洞旁做了记号，便离开了。一星期后，我走过这个黄鼠洞时，看见一只蜘蛛在洞口张了网，正在安安静静地用网捉苍蝇。看来，黄鼠已经不要这个洞了，不再到这个洞里来了。忽然，我又看见了它——它嘴里衔着一束干草，朝我们试验区的旁边跑去。当它把干草衔进一个没有小木头橛子记号的、新挖的洞里去时，我在望远镜的视野里瞧见了它。10 多天后，这所冬季住宅的入口，又被蜘蛛用网封上了。

不过，一切走兽，甚至像黄鼠这样小的兽，都不会平白无故地做任何事情的。要知道，挖一个半米深的洞，里面有卧室，洞口的旁边，还有侧洞——阴雨天时使用的厕所，这是很费劲的，况且还得铺上干草褥子。

不知道黄鼠还挖了多少洞，挖好又不要了。总之，一个月后，我们发现它还在干这件事情，这使我们很感兴趣。我们用绳套在洞旁捉住了这只勤劳的黄鼠，没等它咬断系在木头橛子上的绳套，它是一只很壮实的大雄黄鼠，一侧的面颊上没有胡子。这

是我们所得知的一切，但这点信息也足够了。夏天，小黄鼠开始离开父母的洞，独立生活。缺胡子黄鼠挖的那些洞，全住满了——现在每个洞里住着一只小黄鼠。原来如此！原来黄鼠爸爸造的这些冬季住宅，是为它那些刚开始独立生活、没有经验的孩子们准备的。它对于家庭是多么忠实！——任劳任怨，不停地干了一个夏天——这可真了不起！

一只雄鹳的悲剧

重炮兵在前面已经走到很远了，到了河那边。几天前，在河岸上进行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当我们的队伍驻扎在白俄罗斯的森林与沼泽之间的一个孤零零的小村庄里休息时，已经到了傍晚。德国人只偶尔到这个地方来，因此，甚至在法西斯分子慌忙溃逃的时候，这个远离大道的村庄却保全住了。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是空的。德国人退却时，村里的居民都躲到远处的森林里去了，还没来得及回来。只有少数房子的烟囱冒出炊烟，窗板是打开的。

军官们在一位孤身的老太太家里过夜，她家是一所很小的房子，房顶上有一个大鹳窝。在烧水火

壶的时候，女主人告诉我们，他们全家人都是游击队员，把她留下来看家。昨天老太太还接到他们的消息——都活着，她随时等候他们回来。

“不过，我们家的格利高里被德国法西斯打死了。”忽然她用这句话结束了她的叙述，脸色一下子阴沉下来。她深探地叹了口气：又补充了一句：“等我的老头儿从森林里回来，不定气成什么样子呢……”

大家都不做声了。老太大把身子转过去朝着炉子，把水火壶的烟囱弄得丁当响，屋内的气氛闷得令人难受。

营长头一个打破了寂静：

“老妈妈，您把格利高里安葬在哪儿了？”

“就埋在菜园里……我自己挖的坑……”老太太勉勉强强地回答。

“明天早上，我让工兵给做个围墙，再……”

“老兄，这怎么行！”女主人打断了营长的话，“您知道么，我们家的格利高里不是人，是一只鸟！”

“怎么是，一只鸟？！”

“是一只鹳……”

军官们哄堂大笑，愉快的笑声在这窄小的房子里久久平息不下来。

“你们笑什么？”老太太生气地说，“我们家的格利高里完全像个自己人……”于是女主人给我们讲了一只令人惊奇的鹳——格利高里的不平凡事情。

有一对鹳，一连七年，在他们家房顶做窝。也不知谁，给雄鹳取了个名字叫格利高里，大家便这样称呼它了。几年前秋季的一天，当鹳已经在沼泽地上集合成群的时候，忽然这两只鹳又落在窝上了。雌鹳的一扇翅膀耷拉着，它要费很大劲，才能从房顶上飞到村外的沼泽地，再飞回来。格利高里寸步不离地陪伴着它。

一天一天过去了，雌鹤还是耷拉着一扇翅膀，这只患了病的鹳下不了决心动身飞上遥远的旅途，天气越来越冷，夜里水洼开始冻冰了。刺骨的秋风卷起最后一批树叶，在空中旋舞着。很快就要下雪了。所有的鹳都已飞到南方去了。

格利高里一天比一天显得焦急。它常常从房顶上飞起来，但又立刻落在窝边上，不耐烦地倒换着脚站着，用嘴发出哒哒的声音，千方百计地迫使它

的女伴一同飞走。但是雌鹳只是一动也不动地耷拉着一扇翅膀，用一条腿站在那儿。它飞不起来了。

格利高里也不能撂下它，独自飞走。两只鸟的这种令人感动的依恋，只能导致它们非饿死不可——沼泽地上的冰越冻越厚了，只在中间的一点地方，鹳才能找到少量食物。

结果，他们只好把这只患病的雌鹳捉住，拿进屋里来了。当天，格利高里就飞走了。第二天早晨，蓬松的白雪把大地平平地覆盖上了，冬天开始了，严寒突然降临。沼泽地上的水完全被冰封了起来。哪儿也看不见一只候鸟了。

一个冬天，雌鹳都和人住在一起，完全驯熟了。头一个月，它消灭了全家的蟑螂，它一见蟑螂，就用尖嘴准确地戳去；到了晚上，它就逮老鼠。这只鸟能够用嘴瞄准老鼠洞，在墙角里一连站几个小时。然后闪电般地一晃脑袋，吱的一声，一只老鼠便消失在鹳嘴里了。

春季来临，椋鸟飞来了，村外沼泽地靠边的地方已经化冻。森林里也有了雪融后露出的地面。

他们开始把雌鹳放到户外去。冬天，它恢复了

健康，能轻盈地在空中飞了。它从早到晚不停地从沼泽地衔回树枝和小木棍，修建房顶上的窝。天一黑，它就要求进屋。天气越来越暖和。窝早已筑好，现在雌鹳整天用一条腿站在窝里，忐忑不安地环顾周围和观看天空，——它在等待它的格利高里……

有许多鹳飞过去了。两对鹳已经在邻家的房顶上忙活。雌鹳对它们毫无兴趣。鹳都是成双成对地生活在一起，许多年也不分离，它在等它的雄鹳，但是格利高里迟迟不来，也许是因为它在这里待到深秋才飞走，那时已经天寒地冻，无处寻食，所以饿死了吧？！

但是，忽然一天早上，格利高里回来了。当雌鹳在屋里听见从房顶上传来格利高里的叫声时，急成了什么样子啊！它向门口冲了过去，刚给它把门打开一条缝，它便噼里啪啦地飞上了房顶，哪知……格利高里不是独自飞来的：一只年轻的雌鹳和它并排站在窝里，这只雌鹳的嘴鲜红鲜红，翅膀漆黑漆黑，胸脯雪白雪白。

老雌鹳勃然大怒，朝那只年轻的雌鹳猛扑过去，但是那只雌鹳一下子躲到了格利高里的背后，



格利高里冷冷淡淡地一甩翅膀，就把那个和它一同在这窝里住了七年之久的生活伴侣，从房顶上推了下去！然后它把嘴往上一举，洋洋得意地发出哒哒哒的声音，转过身去朝着它的新伴侣。

我们真不忍心瞧老雌鹳的样子。它支棱着羽毛，缩头蜷身，无精打采地在房顶的紧边上待到晚上，不敢再靠近自己的窝。头年秋天，它的格利高里独自飞到南方去后，在遥远的非洲，当然像所有失去雌鹳的雄鹳一样，跟一只没有雄鹳的新雌鹳结成了对儿。这完全是“合法的”，在“法律上”它是站得住脚的！

等到新雌鹳下了蛋，趴在窝里孵蛋的时候，这鸟的悲剧终于收场了。当雄鹳飞到沼泽上去寻食的时候，老雌鹳抓住一个机会，轻而易举地将小雌鹳从窝里推了出去，自己趴在窝里孵它的蛋。但是这情况仅仅持续了几分钟。格利高里回来后，马上把它从窝里扔了出去。它扑通一声摔在院子当中，突然把满腔怒火撒在狗身上，这是一只与它和和气气地相处了一个冬天的狗。狗被它咬了一口之后，夹着尾巴，尖叫着逃向院子角落。老雌鹳被嘴里的狗

毛噎得上不来气，一边咳嗽一边扑翅膀跟在狗后面追，追上去又啄了狗的屁股一口，狗已经被逼得无处可退了——在院子角落的门廊底下，躺着三只很小的小狗崽儿。这时，角色就换过来了。狗为了保护小狗崽儿，突然转过身，张嘴龇出白牙，眨眼之间就把老雌鹳压在自己身子底下了。

老雌鹳被咬断了喉咙，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这一切，都是在那两只鹳的眼前发生的，但是它们一丝一毫也不关心。

老太太讲完了这个悲惨的故事。大家都不说话。过了片刻，几个人一同提出了表示奇怪的问题：

“老奶奶，您干吗还可怜你们的格利高里呢？”

“德国法西斯把它打死了——那是活该！”

“这样一个唐璜，有什么可怜的！”

“我还差一点下命令给它造个围墙呢！”营长哈哈大笑。

“唉，孩子们，你们要是知道格利高里怎样后悔就好了！”女主人委委曲曲地抿了抿嘴唇，说道。

“瞧您说的，鸟怎么能后悔？鸟又不是人！”一位军官怀疑地问道。

“非常简单。格利高里从那个红嘴的新雌鹳那儿，什么也没得到——它下的蛋全是孵不出幼雏的蛋。后来，格利高里把它轰走了，独自待在房顶上，一直待到秋天。入秋以后，它还不飞走，老是看门。它就这样等老雌鹳，一直等到下雪；也许它没有料到，母狗当着它的面把老雌鹳咬死了。在那以后，一连三年，它年年和椋鸟一起飞来，比别的鹳来得早，雪还没有化就飞来了，在房顶上打光棍住到深秋。它那样子，叫人看了真难受：用一条腿站在那儿，一站就是几个钟头，活像死鸟一样，一只眼睛总是盯着门看，它在等待，等待，格利高里竟是这样的……后来，一个胡作非为的德国兵举起冲锋枪，朝它放了一枪……”

老太太叹了一口气，开始默默地收拾桌子上的东西。

不受欢迎的朋友

在巴尔徒盖猎场的辽阔旷野上，有个用矮栅栏围出的小方院子，里面有个气象亭和一根铁杆。飞鸟早已对这习惯了。也没有人到这里来，因为观察

已经结束，应该将设备拆下运回城里去，但总是一拖再拖。

铁杆的顶端，有根长钉横架在一根圆铁棒上，很像个十字架。一天，有一只老鹰落在这铁棒的头上。它不知在哪儿填饱了嗉子，现在不由自主地打着瞌睡。这只吃饱了的猛禽把头缩在肩膀里，完全停止了动作，变得活像个静止的标本。没有谁来破坏这个夏晨的安宁。

一对慈乌不知打哪儿急急忙忙地飞过来，匆匆地扇着翅膀，从铁杆旁飞过。一只慈乌落在了后面，它在旷野上空绕了一圈，然后俯冲，落在铁棒的另一头，仿佛没有注意到，在离它只有一米来远的地方，蹲着一只猛禽。不过，老鹰连动也没有动一下。

慈乌很响地抖了抖羽毛，把翅膀放舒服了一些，交叉好两只翅膀的羽尖，开始用淡蓝色的眼睛出神地打量老鹰，一会儿用左眼看，一会儿用右眼看。当然，它瞧得很清楚，是谁在它的旁边。尽管如此，它还是挪动着脚爪，向老鹰靠近了一些。过了片刻，它又向老鹰靠近了一些。忽然，慈乌已经和老鹰并排蹲在那儿了。看上去，好像老鹰的利爪马上就

要抓住这只不谨慎的慈乌了！奇怪的是，并没有发生这种事情。两只鸟和睦地蹲在那儿，直到慈乌把身子紧贴在老鹰的身上；猛禽醒了，懒洋洋地摇了摇头，用肩膀将慈乌稍稍推开了点。它们的行为确实令人很难理解，紧跟着，慈乌竟依偎到老鹰身上，用嘴梳理起老鹰的羽毛来。这种死气白赖的讨厌举动，终于使老鹰大发脾气，它把慈乌使劲一推，慈乌扑着翅膀，差一点从铁棒上掉下去。

这场林中小戏的结局非常简单。第二只慈乌出现在旷野的上空，老鹰的不受欢迎的朋友便跟在那只慈乌后面飞走了。两只慈乌边飞边唠唠叨叨地交谈，老鹰连瞧也没有瞧它们一眼。

这又是个大自然的谜——慈乌硬要和老鹰交朋友！这是怎么一回事？可能那只老鹰正饱得要命。在自然界里，老鹰是捉不到慈乌的——这种猎获物，它“吃不起”。但是这只慈乌见到老鹰时，不但没有飞走，没有躲起来，而且还主动去接近老鹰，甚至去巴结老鹰，仿佛它知道，按照猛禽的礼节，假使受害者一点也不怕它，它就不应该行凶。

真奇怪！

动物与音乐

有羽毛的轰炸机

12 月的一个大晴天，天山的山区里很暖和。峡谷朝南的斜坡上没有积雪，顺看窄窄的山间小路向上登攀，跟秋季里一样好走。尽管是冰消雪融的天气，但是已经被头几次的严寒束缚住的大自然，在梦乡中依然睡得正香。

一只硕大的鸟——胡兀鹫。在峡谷上空缓缓地飞过去。它伸开足有两米长的翅膀，像滑翔机似的滑翔。它落在山口的山脊背上，在冬季蔚蓝天空的背景上，它显得很美。过了一会儿，兀鹫又大张开翅膀，连挥动都没有挥动一下，风就将它送到空中。它朝上盘旋着，越升越高。忽然，有件什么东西从这鸟身上脱落，掉了下来。兀鹫做了个漂漂亮亮的俯冲动作，又落到刚才起飞的那个山脊上。

一分钟后，它又飞上天空，又丢下一件东西，然后又落回原处。这件事，兀鹫重复了三遍、四遍，这

时我才用望远镜看清楚，原来它在抓起石头往下扔，我瞧见一块石头被岩石弹了起来，在地上跳了几跳。

这只鸟在玩耍，虽然它已经不年轻了。这是一只浅颜色的老兀鹫！

泉水音乐

秋天，我需要浇房前的果园。从水龙带里喷出的水，很快就灌满了苹果树干周围的圆穴，久久地蓄在那里面，像一些浑浊的微型小湖。

从面向果园的一扇敞开的窗户里，传来电话铃声，发号施令般叫我进屋：主任应该给我打电话来，他是不喜欢等候的。水像山里的小溪似的顺着栅栏旁的一堆石头，潺潺作响地流进大街上的一条灌溉沟渠里。

我打完电话，家里又有一些事情要做。半小时后，我走到园里去时，亲眼看见了一些鸟的奇怪行为：一小群斑鸠、一只鸫鸟和一只小巧玲珑的鹪鹩，竖起身上的羽毛，蹲在有水潺潺流过的那堆石头旁。这些鸟只是待在那儿，哪只鸟也没有喝水。再

说，苹果树下的圆穴里有的是水可喝。可以想到，是从橡皮管子里流出的水奏出的“音乐”把它们聚集在这里的。

我还想起仲加尔·阿拉套山区的一个秋晨。当时，我不得不小心翼翼沿着横在北山岭上的一条野马鹿踏出的小径，逐渐向上攀登。野兽不需用任何地球物理仪器，就能极其高明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上坡道并不陡，但是不知不觉地顺着这条路越升越高。只有茂盛的天山云杉树冠里的山雀的吱吱叫声，不时打破山林中秋天的寂静，还有远远地从山下某处传来小河阿克萨的淙淙流水声。脚踩在被霜浸湿的落叶上，几乎不发出一点声音。小路翻过山岭，通向旁边的狭窄山谷。最先闯入眼帘的，是几只喜鹊。它们落在一棵枯杞柳底部的横枝上。那几只喜鹊支棱着羽毛，像一些黑白相间的小毛球，待在那儿纹丝不动，仿佛陷入了沉思。当它们看见过去一个人时，便高声叫着飞了起来。立刻从谷底飞出一大群鸟，有黑鸫鸟，还有一些小鸟。平时黑鸫鸟总是过独居生活的，不知什么原因使这种好打架的鸟与喜鹊及其他小鸟聚到一起了。

我发现，谷底上没有桨果或其他可能使各种鸟到这里来集会的食物：

只有一条小溪在淙淙地流着，水跳过一块又一块的石头，发出异常悦耳的音乐般的声音。而多石的窄谷两旁的峭壁，大概使这种声音更加优美悦耳。或许就是这种“音乐”将各种鸟吸引到这儿来的吧？

会欣赏音乐的石鸡

野禽中的石鸡能很快就对人习惯。在巴尔徒盖猎场看守人的哨所院里，每年都可以看见完全驯熟了的石鸡。在院里这种爱叫的石鸡，成群结队地在白色家鸡中间跑来跑去。春天，它们在哨所附近孵出小石鸡。

有一天，石鸡使所有的人都很惊讶。夏天，哨所敞着门，屋里有人打开了新买的收音机，正在放管弦乐。家鸡一点也没有理会这事。但石鸡却留神起来，伸长脖子，小小心心地朝播放音乐的地方走去。它们用自己的红爪子一蹦一蹦地跳上台阶，吃惊地在敞开的门前停住了。它们没敢进屋，只是愣在门

口，把小脑袋一会儿朝左歪，一会儿朝右歪。后来，有一只石鸡走进屋里去了，站在屋子当中。石鸡的外表楚楚动人：红腿、红嘴、灰色的羽毛，身上有漆黑的条纹。它们就这样愣在那儿，连我们从它们身旁走过时，它们都不动弹。

我们关上收音机后，这些有羽毛的小客人立刻跑回院里的家鸡群里去了，那些家鸡一直在忙它们自己的事情，对音乐毫无兴趣。石鸡却彼此交谈了很久，好像在交换它们初次听音乐的印象。

寻 开 心

晚秋用白雪漂染好外伊犁阿拉套山区的山峰，树木上的叶子纷纷落下；夜里的严寒将大地冻得坚硬如石。

太阳刚刚升到山的上空。猎场看守人叶甫根尼骑马跑着，从巴尔徒盖镇出发，沿着山中小河奇利克的岸边，朝上驶去。马蹄细碎地敲在冻冰的土地上，就像敲在马路上一样。山里可能有偷猎的人。叶甫根尼不时勒住马，用望远镜仔细察看托莱格尔的陡峭山坡。但是岩石上一片荒凉。

在离市镇大约 7000 米的地方，叶甫根尼拐进了侧面的峡谷，开始向上登攀。托莱格尔朝南的山坡上，却生机勃勃。在下面水流湍急的奇利克小河旁，一只河乌响亮地鸣了一声，跳上石头，然后一个猛子扎入汹涌的河水里。山鹀像麻雀一样，从马蹄下飞起，飞向四面八方。一群群的石鸡，在高处的岩石间看见了骑马的人，便大叫起来。可以看到，在干燥的沙砾地上，有野山羊留下的被岁月湮没的脚印。

在托莱格尔山脊上，有两只野山羊新踩的脚印，从铺着薄薄一层雪的低洼地上通过，旁边还有不知什么人新踩的脚印。这人好像在追踪野山羊。他准是个偷猎人！

叶甫根尼跳下马，用棕绳子把马拴在一棵大桧树上，开始仔细察看托莱格尔山坡。但是，在望远镜的视野里，只有光秃秃的岩石和山麓碎石，也听不见枪声。显然野山羊和偷猎人都离这儿不远，看上去，脚印子完全是刚踩出的。

他跟着那人的脚印子走了整整一天，那人是跟着野山羊的脚印子走。到了傍晚，人的脚印一下子朝下面的谷地里拐去。偷猎人追捕野山羊没有成

功，因此他不再追踪它们了。

叶甫根尼坐到一块大石头三个休息，从背囊里掏出携带的干粮吃了起来。他完全没有想到，偷猎人会对他进行反抗。叶甫根尼不仅在山里对付过一个偷猎人而且还同时缴过几个偷猎人的械。

初秋，天黑得早了。当叶甫根尼向拴马的地方走去时，走到半路上，天就黑了。一轮肉红色的大月亮从山后面冒了出来，慢慢向上爬去，逐渐缩小，颜色也逐渐变得像普通的月亮。托莱格尔朝南的山坡立刻被照得一片一雪亮，连远处的岩石都可以清晰地看见了。而对面朝北的山坡却变得漆黑漆黑。

拐过山的最后一个转弯处，前面是个被满月的淡蓝色光照亮的斜坡。刚才栓马的那棵大桧树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枣红马却不在那儿了。叶甫根尼惊慌失措地停住了脚步。莫非偷猎人发现有人跟踪他，因此骑马逃走了?

叶甫根尼气急败坏地朝大桧树跑去。

桧树干上挂着一段棕绳子，留在地上的马的碎步蹄印说明，马在吓得要命的情况下，挣断了拴住它的绳子，飞也似的跑了。在月光下，也可以分辨出，

是什么把马吓成这样子——两只雪豹的脚印子说明，这两只野兽像猫拿老鼠寻开心似的，拿马解闷玩耍了很久，直到马挣断绳子逃走了。雪豹根本没打算去追它，它俩自己还一起玩了半天，互相追逐，在雪地上打滚、相扑。后来它们的脚印子就通到山口后面去了。如此看来，这两只雪豹肚子很饱，它们只不过想拿可怜的枣红马寻寻开心，消遣一下。

母狮子阿尔法

一位著名的驯兽师，从动物园里要去两只小狮子，补充他的马戏团的大野兽组。母狮子阿尔法虽然有点爱咬人，但还是很快就学会了表演节目。公狮列奥是个慢性子，总是很蔫。有一天，它说什么也不肯重复从一个台座跳上另一个台座的动作。看得出来，它只不过是懒得这样做罢了。

驯兽师声色俱厉地喊了一句，朝列奥挥舞起皮鞭。列奥逃到墙角里它姐姐的身边。

阿尔法却从墙角里出来了，镇静地顺着墙边走去。驯兽师正忙着管教列奥，没有注意它。突然，阿尔法猛地一蹿，扑到驯兽师的身上，用沉重的身体

把驯兽师压倒在地上。驯兽师照准阿尔法的鼻梁猛一拳，才脱身。但是，紧跟着，列奥又扑了上来。它也把驯兽师扑倒在地，而且咬住了他的肩膀。驯兽师为了保护自己的脸和喉咙，将脸扭过去朝着铁栅栏。

幸亏助手正手待水龙带站在铁笼旁。他用水龙带喷出的水冲走了狂怒的狮子。

在发生这次事故以后，驯兽师在医院里躺了很久，但是他没有放弃他的危险职业。

没有人敢再进狮子的笼里去了。这两只狮子感觉到自己处于凌驾于人的优势，变得很危险。因此很快就把它们分送到两个动物园里去了。

这样过了好几年。

有一天，有关方面送了一只成年的母狮子到莫斯科的动物中心供应站去。这只母狮子很安静，有人走到它跟前去时，它就把身子靠在铁栏杆上蹲着，还允许别人抚摸它，挠它的耳朵后面，甚至从人的手里叼肉吃。它成了大家特别宠爱的动物。

那个驯兽师听说动物中心供应站有这样一只驯熟的母狮子，便特地到莫斯科去看它，心想，也许

可以把它弄到马戏团去。

驯兽师与供应站的经理边谈边向驯熟的母狮子笼跟前走去。工人刚收拾完笼子，还站在笼旁。突然他惊讶地看到母狮子竖起脖颈上的毛，沿着笼边爬了过来，怒吼着扑到铁栏杆上啃咬。工人完全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母狮子刚才不是安安静静，挺温顺的嘛！他一回头，看见经理顺着兽笼之间的通道走过来了，驯兽师正在大声给他讲什么。他们在笼旁站住了。驯兽师看见狂怒的母狮子正拼命乱咬铁栏杆，想破笼而出，便怒气冲冲地耸了耸肩膀，从笼前走开了。

“原来你们要赏给我这样一个魔鬼啊？！”他对供应站的经理不满地说。经理不知所措地一个劲儿解释，这只母狮子一直很温驯，还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它这样。

驯兽师又回头看了一下笼子，他觉得这只母狮子凶神恶煞的模样儿很眼熟，便走到动物中心供应站的办公室里去说：

“请把母狮子的档案拿给我瞧瞧！”

原来母狮子就是差一点将驯兽师撕成碎块的

阿尔法——它是从说话的声音辨认出他来的。

敏锐的听觉

那天早上，我到园里去浇花。爱尔兰种长毛猎禽狗莱吉正躺在太阳地里，把身子弯成半圆形，皱着鼻子，蹬动着一条后腿，忙着抓跳蚤。在围墙外的小巷里，不时有汽车开过。忽然，莱吉一跃而起，高兴地摇着尾巴，朝紧闭的院门跑去。我听见远远地从小巷里传来一辆小汽车逐渐驶近的声音。小汽车在院门口停下了，是我的儿子回来了。

“狗的听觉多么敏锐呀！它能听出我们家的‘莫斯科人’牌小汽车发动机的声音。”我这样想着，于是决定试验一下是不是这样。

晚上六点钟，我带着莱吉到院里去了。儿子马上就要下班回家来。

我站在门廊旁，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莱吉。这时，它正在院门附近干它的狗事情，细心到吹毛求疵程度地闻一根柱子，柱子上有别的狗留下的痕迹——那是狗的“名片”。院门外的小巷里，不断地有“莫斯科人”牌、“札波罗热”牌和“伏尔加”牌小汽车开过

去，——正是人们下班回家的时候。莱吉对那些小汽车毫不理会，一心一意地对外来的那只狗的身份进行“调查研究”。忽然，它抬起了头，头稍微向一边歪着，使劲摇起了尾巴——我儿子的小汽车跟在另外两辆小汽车的后面，从小巷里向家门口开过来了。没有什么疑问了。原来不仅狗的嗅觉值得羡慕，狗的听觉也很值得羡慕哩！

肝胆相照

救出小伙伴

头几次微冻天气出现后，树木上的叶子就变得像生了锈的铁片。园里秋天开放的花朵，颜色也发了乌。城里的大小公园不久前还是一片碧绿，现在一切都变得暗淡了，变得黑糊糊的。初寒，活像往植物上浇了一壶开水。

吹来阵阵小风，千千万万沙沙作响的树叶便在空中旋舞起来。它们那轻轻碰撞在沥青马路上时发出的窸窣声，多么像雨点的声音！

教授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的大街。

开过来一辆锃亮的“伏尔加’牌小汽车，它跑得非常快，在它后面，连同尘土起扬起许多落叶，盘旋飘舞着。

小汽车在门廊前停了下来，是教授的一位同学来了，当然是来邀他一同去打猎！在这种时候，哪个猎人在家里待得住呢！

夜车把这两位朋友送到了色楞格。

但是，打猎挺不顺利。蔚蓝的天空晴朗无云，空中飘浮着一丝丝的蜘蛛网，对这个季节说来，天气异乎寻常的暖和，因此野鸭暂时中止了迁飞。

猎人们在那儿坐了一个早晨，一枪也没有放。橡皮假鸭子黑糊糊的，纹丝不动地浮在水上。杞柳的烂叶子发出刺鼻的气味……没有野鸭飞来。

从远处传来一阵大雁的叫声。一大群雁从河上空拐到这湖的上空来了。

两位猎人都在窝棚里稍稍弯下身子，扳起了枪的扳机。大雁群越飞越近了，不过总在对岸上面的高空里飞。放枪，太远了。但是教授看见他的同学从隐蔽的窝棚里跑了出来，瞄准大雁放了一枪——枪声打破了秋晨的寂静。

雁群迅速向上飞去，但是其中的一只雁却开始下降，降落到湖上空来了。忽然，有三只雁极快地朝湖面俯冲下来，一只俯冲到降落的那只雁的前面，两只俯冲到降落的那只雁的左右两旁。它们惊惶不安地咯咯叫着，好像在要求那只受伤的雁克服困难，坚强起来。那只雁使劲挥动着翅膀，渐渐升高，

刹那间的虚弱被它克服了。

开枪之后，雁群猛然朝河上空拐了过去，离开雁群的三只雁跟在受伤的雁后面，为了抄近道追上雁群，横飞过湖上空，径直朝教授飞过来了。教授是一位科学家，他看见那三只雁冲过去救受伤的朋友，这件事使他深受感动，所以他站起身，朝它们挥了挥帽子。四只雁斜眼瞟着教授，拼命挥动翅膀，从教授的窝棚上面飞了过去。教授没有放枪。大雁平静地交谈着飞过去了。它们很快就追上了雁群，消失在秋季的晴空里。

慷慨的小乌鸦

边防哨所的院子里，不知打哪儿来了一只小乌鸦。它很快就与边防战士们处得非常熟了。每次，只要有一个出现在门廊里，小乌鸦马上就抖动着翅膀，张开大嘴，蹦蹦跳跳地跑过去要东西吃。它那个贪食的样子，真令人惊奇。给它什么，它吃什么，而且总是吃得很香。有一个人弄恶作剧，给它一小块肥皂，它连眼睛也没眨一下，就吞了下去。

边防哨所里养了一只安度晚年的老警犬。它逮

过不少偷越国境的人，负过好几次伤，劳苦功高，如今老了，在哨所里享受“应得的养老待遇”。老警犬的名字叫丹卡。丹卡经常睡在厨房门廊里的一块羊毛毡上，那是它的地方。小乌鸦侧着身子跳到丹卡跟前，抖动翅膀，大张开嘴，要东西吃。丹卡醒了，皱起口鼻，表示警告地低声唔唔吼了几下。但是小乌鸦却不知道什么是害怕，竟心安理得地蹦到了暖和和的狗身上。这可太过分了！丹卡大声发威吼叫着，龇出了牙。哪知小乌鸦只是蹲舒服了一些，又满不在乎地梳理起羽毛来了。小乌鸦的这种认为什么特别事情也不会发生的坚定信心，对丹卡起了作用，丹卡将尾巴贴到两腿之间的肚皮上，脸上露出了热忱和温顺的表情。

这只小乌鸦是一只最普通的乌鸦，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特点，要不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就不值得提它了。

小乌鸦长大一些后，开始往厨房的屋顶上飞。夜里，小乌鸦睡在一棵白杨树上；白天，它最喜欢待在老警犬丹卡的身上。丹卡早已对小乌鸦习惯了，它俩和和睦睦地同住在院子里。一天，炊事员正在

切烤羊肉串用的羊肉，切到一半时，哨所的领导叫他去。炊事员急急忙忙把羊肉用纱布包起来，放在桶里，又把桶浸在灌溉沟渠的冰凉的泉水里。这是他们的“冰箱”，可以把肉和其他食物放在那里面，几天也坏不了，灌溉沟渠里的水就有这么凉。

小乌鸦从房顶上注视着炊事员的行动，炊事员刚走，小乌鸦就从房顶上飞下来，站到桶边上。炊事员走得太急，忘记把桶盖盖上。小乌鸦一口叼住包着肉的纱布包，挥了几下翅膀，就回到了房顶上。它用脚爪按住纱布包，用嘴拖出一小块肉，把肉在嘴里含了一会儿，然后向地上扔去。这块肉正掉在丹卡身上。丹卡醒了，坐起来，看看周围，但是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当然，丹卡马上闻到了肉味，把这块肉给吃了。

第二块肉掉在丹卡旁边，丹卡也吃了。这回丹卡才瞧见房顶上的小乌鸦，意识到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小乌鸦丢给它的。丹卡摇着尾巴，感激地尖声叫起来。慷他人之慨的小乌鸦连续不断地把肉一块一块往下扔，每次扔下后，就从房顶上低下头，观察狗怎样吃它施舍的礼物。它自己一块也没

有吃。这是个很好的例子，说明鸟类起码的悟性活动。

瘸腿的草狐

冬天，猎场看守人彼特连科全家人都睡得很早。晚上 8 点钟，他们听完无线电收音机广播的最新新闻之后，便躺下睡觉。

早晨 6 点钟，山区里天还没有亮，可是彼特连科已经睡不着了，他走到外面去给马喂燕麦。他准备黎明时骑马到山里去。大空晴朗无云，缀满了亮星星——这预示将是一个有太阳的好天儿。

山里的石鸡拼命大叫一阵，然后一下子沉静下来。

“草狐又发现了一个石鸡群。等着吧，我得跟踪找到你。”彼特连科边往饲料槽里倒燕麦，边想道。

他骑马来到山上，找到了石鸡过夜的地方。根据剩余物看来，草狐咬死并吃掉了两只石鸡，其余的石鸡都飞走了。

一串清晰的草狐脚印子，把彼特连科带到了下面的峡谷，峡谷里长满小桨和忍冬，脚印子一直通

到覆雪的灌木丛里。从脚印上可以看出，草狐吃饱后，躺在灌木丛里躲了起来。

一块石头扔进了灌木丛，几只黑颈的鸫鸟飞了起来，向四面逃去，一只小小的鹪鹩愤怒地大叫。去年的干枯蒿草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然后就静下来了。草狐不想离开藏身之处。

又扔过去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在空中旋转着，掉进灌木丛当中，显然就掉在那只草狐的附近，因为它马上从灌木丛的另一面跳了出去，一溜烟地向朝南的山坡逃走了，距离相当远，但猎枪的大砂弹还是打中了草狐旁边的石头。草狐往碎石堆里一钻，但又立刻蹿了出来，很快地用三条腿跑着，翻过了山岭。追踪一只受了轻伤的草狐，那只会是白费劲。

三天之后，彼特连科在离哨所只有 1 公里远的地方，发现了三条腿草狐的脚印子。这正是“他的”那只草狐。一星期后，彼特连科在山坡上看见两只草狐。其中的一只，抬起右前脚，用三条腿跑着。

整整一个月内，这两只狐的行动非常谨慎小心，不过一直住在哨所附近，从没到任何远离哨所

超过 10 公里的地方去。受伤的草狐开始用四条腿跑了，但是瘸得很厉害。这从脚印子上可以看得很清楚。

一般在 12 月初，山里的草狐都是一只一只单独地生活。彼特连科不明白，为什么这只受伤的草狐总有另外一只草狐陪伴着？他看见这两只草狐好几次；它们俩的脚印子更是经常可以瞧见。这个谜，引起了这位经验丰富的猎人的注意。他一有时间，就骑上马，去察看草狐新踩的脚印子。但是光看脚印子，也无法理解这种"牢不可破的联盟"的原因。

事情往往是这样：当你最少考虑谜底的时候，谜就破译了。

从头天晚上起，就飘起了雪花。清晨，山上的"雪地之书"揭开了写在最新的"笔记"上的一页。在前一天，山区牧场的牧羊人来找彼特连科，告诉他，在卡拉塞峡谷里看见了两只大雪豹的脚印。这是一种稀有的动物，对于羊群的害处又不大，所以受到法律的保护。看看雪豹，尤其是看看在自然环境中的雪豹，总是挺有意思的。

彼特连科备好马，背上枪以防万一，骑马去找

那两只雪豹。忠实的猎狗木什克特听话地跟在马后面小跑。

彼特连科走到离家不到 1000 米的地方，便瞧见“他”那两只草狐的脚印子。脚印子横穿过道路，在灌木丛中向不同的方向绕来绕去。彼特连科很难克制住不拐过去研究一下那些脚印。

脚印表明：健康的草狐在灌木丛间咬死一只兔子，把兔子吃了。受伤的草狐坐在一旁瞧着——它直流口水，口水在前脚的脚印旁边冻成了小球。

健康的草狐吃饱后，就躺在灌木下睡了。受伤的草狐衔起它吃剩的兔子，拖到旁边去，吃了个一干二净。

什么都明白了：健康的草狐带着受伤的草狐走，一路供给它吃！这是一个最能说明野生动物互助的好例子。

又过了一个月，受伤的草狐痊愈了，不再瘸腿。它的脚印与其他脚印混在一起了。彼特连科再也没有碰到过那两只草狐待在一起。

银鸥探“监”

周围，到处是被草原上的太阳晒得干巴巴的草地，一直伸展到地平线尽头，也看不见一棵灌木、一棵小树。哪儿也没有一点可以躲一会儿毒太阳的阴凉。一辆汽车，载着阿拉木图少年宫的少年博物学家们，在没有道路的草原上奔驰，向远远的湖岸上的一排绿色芦苇驶去。

天黑以前，他们就支好了纱布蚊帐，搭好了帐篷，把小船放到了水里，在火堆上做好了晚饭。天刚一擦黑，蚊子就把少年们赶到蚊帐里去了。他们不知不觉就入了梦乡。

早上，少年们划小船到湖上去。在芦苇丛的边缘上，到处是燕鸥和银鸥的窝。一看见人，成百上千只雪白的鸟在空中盘旋起来。无数毛绒绒的雏鸟，在水上伸长小脖子，动作迅速地朝四面八方游去。

湖水很浅，所以孩子们蹚水去捉雏鸟。坐在小船里的两个少年几乎来不及给那些捉到的雏鸟戴上环，登记上它们的号码。有些孩子从四面八方送过来雏鸟，有些孩子把戴好环的雏鸟放掉。

环上面打印着号码和地址，它们将帮助人们了解，我们苏联的燕鸥和银鸥在什么地方过冬，沿哪些路途迁徙，能活多少年，以及许多其他事情。

忽然，一个少年发现一只孤零零的成年银鸥，像个小白团儿似的，一动也不动地趴在窝里。两个少年博物学家在齐腰深的水里慢慢走到那只银鸥跟前。

“它是固定在窝上的!”孩子们叫了起来。大家都朝那里跑了过去。银鸥在空空如也的窝里拼命扑腾起来。考察队的队长走了过来，向孩子们解释道:

“窝里还有雏鸟的时候，这只银鸥曾经送食物来喂它们。它伏在窝里的时候，偶然被去年的香蒲的尖锐花柄像锥子似的戳透了翅膀，就把自己固定在窝上了。这大概是一个星期以前的事情。递给我一个环，我给它戴上，把它放走吧!”

他把环戴在这只银鸥的腿上，写下编号，然后把它往空中一扔。银鸥飞起后，立刻与别的银鸥混在一起了。

“你们看，它的窝里有新鲜的食物!”一个少年博物学家喊道。

“真的!”队长惊讶地说。“这些半死不活的鰙斯、小鱼和蜻蜓一定是其他银鸥送来的。如此看来，它们很关心这只失去自由的银鸥哩!”

天鹅列车

在一片大湖的中央，最后一点未结冰的水面也冻上了。平坦的冰面上落了薄薄一层初雪，白茫茫地伸展到很远，一直通到沙沙作响的干枯芦苇丛的后面。候鸟早已飞走了，草地周围十分寂静。晚秋很快就变成了冬天。

每天早晨，猎场看守人都走到门廊里，举起望远镜观看湖上。有一群天鹅已经待在那个冰湖上好几天了。那些大白鸟把头塞在翅膀底下趴着，活像一些静止的雪堆。

狩猎学专家索尔达托夫的“嘎斯”牌吉普车在哨所的门廊外停下了。

“您来得真巧!”猎场看守人高兴地说着，将望远镜递给索尔达托夫，“请您告诉我，它们怎么啦?它们趴在那儿两天多了，还不飞走! 人出远门之前总要歇一会儿，天鹅也是这样吧。”

但是狩猎学专家也不明白，为什么这群天鹅迟迟不飞走。要知道，不能在这里“寻找逝去的夏天”，得赶快用强有力的翅膀飞到南方去。

“每年秋天，它们都是最后一批飞走，还有这种小鸟!”猎场看守人指了指哨所旁的树丛。

几只小巧玲珑的柳莺在树丛中飞来飞去，悲声悲调地尖叫着，想在光秃秃的树枝间找到可以充饥的昆虫。的确，为什么候鸟之中的这种大鸟和最小的鸟总是最后飞走呢？这是一般规律之中的两个奇怪的例外。

围坐在水火壶前喝茶的时候，狩猎学专家和猎场看守人接着谈天鹅的事。

“去年，它们也像这样躲在冰上，结果夜里过去一只狼，咬死了一只。那时它们才立刻飞走了。冰已经比较厚了，能经得住狼走过去了，可是天鹅还待在那儿……”突然，猎场看守人的话说到一半就停住了，他贴到窗户上去看。“好像准备飞走了!”他大声说着，跑到门廊里去。

远远地，从冻了冰的湖面上，传来了大天鹅的高叫声。它们伸长脖子，一边叫一边焦急不安地在

冰上走来走去；后来，好像商量好了似的，一齐连蹦带跳地挥动翅膀迎风跑去，飞上了天空。它们在湖中央的上空还边叫边飞了半天，逐渐上升。过了片刻，它们飞到芦苇丛上空，排好队，转过头来朝着哨所，方向准确地向南飞去。

这真是一幅令人难忘的壮观画面——在无云的蔚蓝天空上，那些雪白的鸟很像一望无际的大海上漂浮着的水晶般的浮冰。哗哗地挥舞翅膀声越来越清楚。天鹅在一直朝人飞过来，它们排成整齐的人字形，飞得很慢。

“这些可怜的天鹅能飞到水不冻冰的地方去吗？”猎场看守人的妻子叹了一口气，她也走到外面来送天鹅，“瞧它们飞得多么安静！”

“能飞到！”索尔达托夫安慰她道，“现在它们还在上升，等上升到一定高度以后，它们就要以每小时 10 万米的速度飞了。”

“快看，这是怎么回事儿？”猎场看守人打断了他的话。

一对天鹅在天鹅群后面稍低一些的地方飞着。可以看清它们的黑脚爪和黄嘴。前面的天鹅比后面

的天鹅翅膀挥动得更频繁，就好像它飞得挺费劲似的。噢！可以看清楚了，原来后面的天鹅用嘴咬住前面的天鹅的尾巴，整个队伍像一串连在一起的空中列车在飞翔，这太令人吃惊了！为此大家还默默地在门廊里站了很久，目送着天鹅逐渐远去，直到它们从视野里消失。

鲁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鹅列车/（苏）兹韦列夫等著；王汶编译. —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1

（白桦林译丛）

ISBN 7-5436-1903-2

Ⅰ. 天…　Ⅱ. ①兹…②王…　Ⅲ. 儿童文学-科学故事-苏联-现代　Ⅳ. I51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4891 号

书　　名　天鹅列车
作　　者　〔苏〕马·兹韦列夫等著　王　汶　编译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266071）
邮购电话　（0532）5814750　5814611－20
责任编辑　陈国先　刘海波
装帧设计　管　辉　封面绘画　李　春　插图　宣　森
印　　刷　胶州市装潢印刷厂
出版日期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32 开（850×1168 毫米）
印　　张　9
插　　页　2
字　　数　120 千字
印　　数　1－3000
ISBN 7－5436－1903－2/I・297
定　　价　12.00 元

小猫瓦西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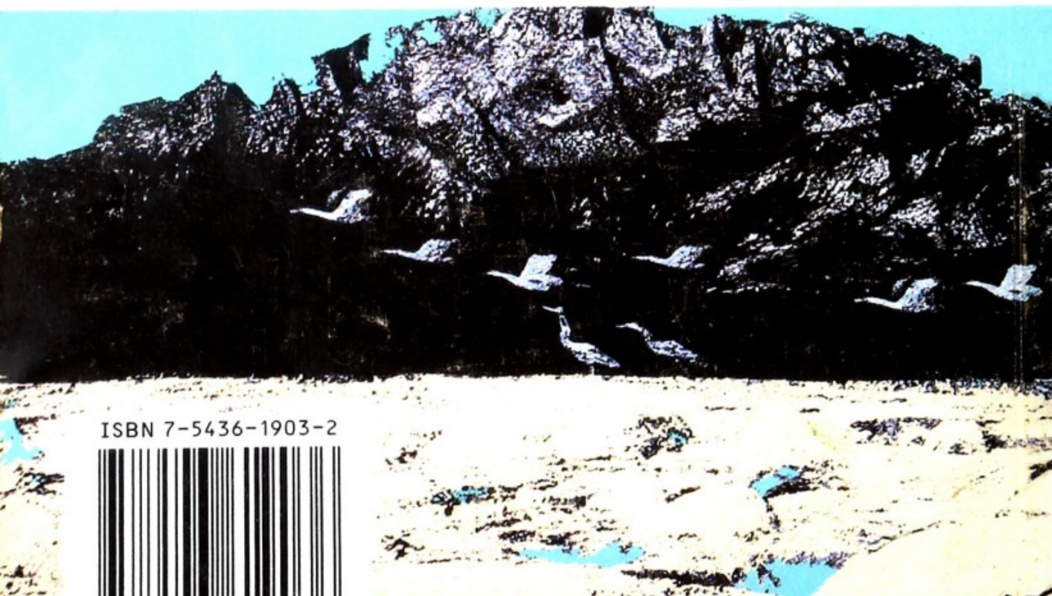
天鹅列车

捅了马蜂窝

树林的回声

山雀的日历

BAI HUA LIN YI CONG · 白桦林译丛 · BAI HUA LIN YI CONG · 白桦林译丛 · BAI HUA LIN YI CONG



ISBN 7-5436-1903-2

9 787543 619036 >

ISBN 7-5436-1903-2/I · 297 定价：12.00元

Ken777 校对及文字输入说明：

页码	说　　　　　明
114	大䲭（~fán）之“䲭” 原书为“䳁”，尚未查到此字，此处用繁体代替。



珍爱书籍，开卷有益，请支持正式出版物。

《天鹅列车》一校图文版，版面精确还原

全书由 凡剑（Ken777）OCR、校对、翻拍插图、制作。

2008 年 *08* 月 *05* 日一校

2009 年 *06* 月 *05* 日再制

Ken777
2009.06.05
eBook